

ཀུང་ལོའི་མཐའ་ཡིད།

漢藏合璧：先總統 蔣公告西藏同胞書
紀念西藏反共抗暴
拉薩抗暴革命運動的意義
展望西藏抗暴前途
歷輩達賴喇嘛事略
國父 孫中山先生與邊疆民族
從卡若遺址之發現論西藏永爲中國領土
第九輩班禪回藏始末
藏族探源
西藏會被分割嗎
爲續修周氏族譜詳陳徵編構想
中國邊政協會七十一年年會紀錄
歡迎邊疆青年報考政大邊政研究所
國內外大事記
中英對讀：給自由中國

索忍尼辛	李憲章	周蔚岐	明初	蔣雄	王美霞	袁冀	蔣武雄	金兆鴻	蔣君章	周昆田	薛人仰	歐陽無畏譯
(51)	(46)	(45)	(42)	(35)	(32)	(25)	(23)	(18)	(14)	(10)	(6)	(2)

漢藏合璧

先總統

蔣公告西藏同胞書

歐陽無畏譯

西藏同胞們！

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今日我雖身在台灣，但我這一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一起，反共作戰。尤其是這次拉薩戰爭，我藏胞僧侶，壯烈犧牲，更使我關懷倍切，時刻難忘。我中華民國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給你們以繼續有效的援助。並號召海內外全體同胞，共同一致，給予你們以積極的支持。

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反共抗暴運動，不僅是爲了藏族全體的生存，爲了藏胞個人的自由，發揮了大無畏的精神，並且對於自由亞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與安全，擔當了英勇無比的前鋒。所以世界上一切愛好自由、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支援你們！禱祝你們的成功！

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現在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僞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西藏同胞們！朱毛共匪的傀儡政權，對於你們反共抗暴的革命運動，使用殘忍、狂暴、恐怖、屠殺的手段，企圖加以鎮壓和控制。我深信共匪的武裝暴力，縱能一時破壞你們的寺院，劫掠你們的城市，絕對不能毀滅你們革命的意志，和宗教的信仰，只要你們更加堅決，更加勇敢，繼續不斷的奮鬥到底，我必領導全國軍民，很快的與你們在大陸上約期會師，共同作戰，來完成我們反共抗暴，救國家救民族救同胞的神聖使命。

༢༡ ། ། གྲུང་རྩ་མིང་གོ་ཅང་ཚུང་ཐུང་མཆོག་གིས་པོད་ཤིགས་ཀྱི་སྒྲན་བླ་ཁང་
མ་ཐམས་ཅད་ལ་ལྷ་རྒྱུ། །

[illegible]

ཕྱིད་རྣམས་རྣམ་པ་ཚོ་གཅིག་ཕྱ་རྒྱུ་འདུག་པ་མ་ཤིང་། ཕྱིད་.....
 རྣམས་ཚོའི་གྲུང་སློག་པའི་ལོ་ལོ་ཤིག་གི་གཡོ་འགུལ་ཕྱིད་པ་ནི། བོད་རིགས་.....

ཡངས་ཀྱི་གསོན་ཚད་དང་པོད་སྐྱུན་སོ་སོའི་རང་དབང་གི་དོན་དུ་འཛིགས་སྒྲག་མེད་
 པའི་སྤྱི་སྤྱོད་སྤྱོད་ཆེན་སོ་མངོན་སྤྱད་ཟེལ་གྱིས་ཕྱིར་སྤྱོན་ཐུབ་ཡོད་པ་མ་ཟད། དེ་
 ཡང་ཨེ་ཤ་གླིང་ཆེན་གྱི་མི་རིགས་སོ་སོ་དང་། ཆོས་ལུགས་སོ་སོའི་རང་དབང་...
 བདེ་རྟེན་གྱི་སྒྲིབ་ལ་དཔལ་པོ་འགྲན་མེད་སྤྱོན་འགྲོའི་ཁྱུང་སྒྲངས་ཕྱེད་པའང་ཡིན།
 དེ་རྟེན་འཛིན་གླིང་ཐོག་རང་དབང་ལ་དགལ་བར་དམ་དོན་གཙོ་བོའི་བཞེད་ཀྱི་རྒྱལ་ཁབ་
 རྣམས་ཀྱི་མི་དམངས་ཐམས་ཅད་ཀྱང་ཁྱེད་རྣམས་ཚོའི་ཕྱོགས་ལ་རྗེས་ཟིན་རྒྱུ་ལངས་
 རིགས་རམ་ཡུལ་ཡོང་བས་མཐུ་གཅིག་དུ་ཁྱེད་རྣམས་ཚོའི་དོན་ཆེན་ཡངས་སྐྱུབ་སྤྱོན་...
 ལམ་འདེབས་པའང་ཡིན། །

འདིར་ཀྱང་རྟ་མིང་གོའི་དཀྱིལ་གཞུང་ནི། དང་པོ་ཉིད་ནས་པོད་ཡུལ་
 རང་ཡོད་སྤྱི་ལྟར་རྒྱུད་པའི་ཆབ་སྲིད་དང་སྤྱི་ཚོགས་ཀྱི་རྩ་འཛུགས་ལ་ལེགས་མེས་
 ཡོད་པ་དང་། པོད་མའི་ཆོས་ལུགས་དད་པ་དང་འཚོ་བའི་རང་དབང་སྤྱི་བཞིན་
 མགོན་སྐུབས་སྤྱི་ཐབས་བྱས་ཡོད་པའང་ཡིན། དེ་བས་ཀྱང་ད་ཉིད་ནས་ད་རང་
 དམ་གཏན་གྱིས་སྤྱི་སྤྱོད་སྤྱོད་ཆེན་མ་འོང་འཕུང་འཕུར་གྱི་པོད་ཡུལ་དུ་ཆབ་སྲིད་ཀྱི་མཛད་
 བློ་སྤྲོད་དང་ཆབ་སྲིད་ཀྱི་གོ་གནས་ནི། གང་དུས་རྒྱ་དམར་གྱི་སྲིད་དབང་རྒྱུ་མ་
 ཚར་གཅོད་དུ་གཏང་རྗེས། པོད་དམངས་ཀྱིས་བསམ་འདུན་རང་འདོད་རང་དབང་
 གིས་ཕྱིར་འདོན་ཐུབ་པ་ནི། འདིར་དཀྱིལ་གཞུང་འདི་ནས་མི་རིགས་རང་དོན་
 རང་གཅོད་ཀྱི་རིང་ལུགས་སྤྱོད་གཞིར་ཡོད་ཆོག། ཁྱེད་རྣམས་ཚོའི་རིང་འདུན་
 གང་ལྟར་སྤྱི་ཐབས་ཕྱེད་རྒྱུ་ཡིན། །

བོད་ རྒྱལ་གྱི་སྤྱན་ལྷན་ཆུང་མ་པ་ཆོང་། བོད་ ཆུང་ཆོང་གི་གྲང་
 སྤྱོད་པའི་ལོ་གི་གཞི་ལྟུང་སྤྱོད་པའི་པར་། གྲང་པུ་གྲུ་མོ་ལྷོ་སྤྱོད་དཔང་
 རྒྱུ་མ་པར་། སྤྱོད་དུག། ངན་སྤྱོད། ལོ་གི་པར་དང་པར། གསོད་པའི་པར་.....
 སྤྱོད་པར་སྤྱོད་གི་པར་དཔང་གསོད་པར་ལྟུང་དུ་བྱེད་ཡོད་ཀྱང་། ངའི་ཡིད་ཆེས་
 ཆོད་པར་། གྲང་དཔང་གི་པར་སྤྱོད་པར་སྤྱོད་པར་གཅིག་ལ་བོད་ ཆུང་ཆོང་དཔོན་ལྷོ་པའི་
 པའི་པར་བྱེད་པར་། བོད་ ཆུང་ཆོང་གི་གྲང་བྱེད་པར་ལྟུང་པར་བྱེད་པར་། བོད་
 ཆུང་ཆོང་གི་གྲང་སྤྱོད་པར་པའི་པར་ལྟུང་པར་དང་དཔང་ཆོང་པར་དང་པར་ཡོད་ཆུང་
 རྒྱུ་པའི་པར་གྲོང་བྱེད་པར་། དཔོན་ལྷོ་བོད་ ཆུང་ཆོང་ལ་དཔོན་ལྷོ་
 རྒྱུ་པའི་པར་ཡོད་དེ། བོད་ ཆུང་ཆོང་པར་དང་པར་ཀྱང་པའི་པར་བྱེད། དཔོན་
 ལྷོ་ཀྱང་དཔང་པོད་ཡོད། ཆོད་ལྷོ་པའི་པར་པའི་པར་ལྟུང་པར་ལྟུང་པར་།
 ངས་ཀྱང་ཆུང་པའི་པར་ཡོད་དཔང་དཔང་གི་པར་པའི་པར་སྤྱོད་པར་སྤྱོད་
 པའི་པར་པོད་བོད་ ཆུང་ཆོང་དང་དཔང་ཆོང་པའི་པར་ལྟུང་དཔང་དཔང་དཔང་
 ལྟུང་པའི་པར་གཅིག་པའི་པར་དཔང་པའི་པར་ཆོད་པར་། དཔོན་པའི་པར་ཆོང་གི་གྲང་སྤྱོད་
 པའི་པར་ལོ་གི་པར་ཆུང་པའི་པར་སྤྱོད་པར་། རྒྱལ་ཆུང་སྤྱོད་པར་། སྤྱན་ལྷན་སྤྱོད་པའི་
 དོན་གཅིག་ཆོད་པའི་པར་ཆོད་པའི་པར་པའི་པར་ལྟུང་པའི་པར་པའི་པར་པའི་པར་པའི་པར་པའི་པར་།

གྲང་ལྷོ་པའི་པར་ལྷོ་ལྷོ་ཆོང་པར་། །
 ངས་ལྷོ་པའི་པར་།

紀念西藏反共抗暴

薛人仰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康巴壯士（居住於西康省之藏胞俗稱康巴，以別於西藏藏胞之博巴），首舉義旗，掀起舉世震驚之反共抗暴運動，一時各地藏胞紛起響應，轉戰於青康藏高原之上，風雲為之變色、草木因而含悲，其後雖以武器陳舊、寡眾懸殊，反共搏鬥持續不久，但各地藏胞，在達賴喇嘛率領下，衝出鐵幕投奔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者幾達十萬人之眾，其反共黨、爭自由之英勇事蹟，已為世人所欽敬，亦為我中華兒女在反共鬥爭史上寫下最光輝燦爛之一頁。

藏胞反共抗暴運動爆發十日後，青康藏高原猶在烽火瀰漫之中，我先總統蔣公即於四十八年三月廿六日發表告西藏同胞書，對藏胞明白昭示：「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今日我雖身在台灣，但我這一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在一起，反共作戰。尤其是這次拉薩戰爭，我藏胞偕侶，壯烈犧牲，更使我關懷倍切，時刻難忘。」當時海內外中華兒女，對藏胞之英勇事蹟，莫不衷心敬佩，傾力輸將與支援。先總統蔣公對於各地藏胞崇尚佛教、堅持傳統政教合一之生活方式，至為了解且極為尊重，因此對西藏未來前途亦在文告中宣稱：「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我現在更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時光荏苒，各地藏胞流亡海外業已二十餘年，人數已超過十萬人，且亦有

拉薩抗暴革命運動的意義

在二十四年前的今天（三月十日），西藏拉薩爆發了一次抗暴革命運動，震撼了全國，為全世界之所注目。

拉薩抗暴革命運動之所以值得全國、全世界的重視，是因其反共鬥爭中具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綜言其要：

一、拆穿了共匪和談的騙局

分別移居歐美各地者，其中絕大多數皆仍秉持當年反共抗暴初衷，堅持反共立場。近數年來中共當局對達賴喇嘛多方誘惑，達賴喇嘛反共意志堅定，迄今未與無神論之共產主義妥協。不幸間有極少數藏胞或以離鄉背井日久漸忘抗暴之英烈事蹟，或受國際陰謀份子分化我國邪說之影響，混反共與反漢為一談，居然倡言西藏不屬於中國，自陷孤立，此與藏胞之整體願望背道而馳，誠識者之所不應為，深望此極少數人，應以全體藏胞之福祉為念，趁迷途之未遠，翻然回首，參加我反共陣營，先求國土之光復，再計西藏之重建。

蔣總統經國先生在七十一一年國慶祝詞中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是當前海內外全體中國人一致企求的願望，也是民國七十年代每一個中國人所要擔負的時代使命。如今大陸同胞爭自由、反暴政的浪潮，正是風起雲湧，因之我們必須化願望為積極的行動，號召全民，人人參與，以堅強的意志，緊密的團結、樂觀的信心，集合海內外一切力量，把波瀾壯闊的反共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深入推進中國大陸，一舉摧毀匪偽政權，徹底消滅共產制度，還我全體同胞以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重建三民主義安和、樂利、均富的新中國！」

本年三月十日，乃我藏胞反共抗暴二十四週年之紀念日，吾人緬懷當年抗暴陣亡之英勇藏胞；應該遵照蔣總統的昭示：人無分藏族漢族，地無分海內外，加強團結，堅定信心，繼續以實際行動摧毀匪偽政權，重建三民主義民族平等自決自治的新中國！如此抗暴烈士之血不致白流，全藏同胞的共同願望才能實現。

周昆田

西藏偏處國之西陲，由於叢山峻嶺的阻隔，與內地交往較少，當共匪發動全面叛亂時，西藏地方當局猶希望以地理上的優勢，並藉印度的外援，可以保持在中央與共匪間的中立形勢；不意，共匪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月一日成立匪偽政權前後，大陸各省已漸次入其魔掌，乃不斷叫囂「必須解放西藏」，遂把箭頭指向西藏，採取政治統戰與軍事進犯的雙管齊下策略，而以武力壓迫為首要的工具，三十九年十月共匪遂分兵四路進攻西藏，除新

疆一路係以阿里爲目標外，西康、青海、雲南三路，都以昌都爲目標。藏軍雖竭力抵抗，但終被擊潰，昌都於十月十五日陷匪，噶倫阿沛、阿旺晉美及所屬官員二千餘人被俘。

當此形勢危急之際，第十四輩達賴喇嘛遂接受僧俗官員的建議，於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提前親政，一方致書匪方主張和平談判，一方自赴亞東暫住，並將庫存金銀寶物運至錫金窖存。旋得共匪同意，雙方派員和談。達賴派被俘而投匪的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爲首席全權代表，率領部份代表經重慶於四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抵達北平，另派凱墨、索安旺堆等爲代表，由藏經印度、香港於同月廿六日抵平，與匪方代表李維漢等於四月廿九日開始談判，於五月二十三日簽訂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除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地位及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爲人民解放軍，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份。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五)爲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儘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份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就上述十七條看來，這是何等堂皇而又毒辣的條款，西藏便在威迫利誘的雙重壓力下，墮入共匪這一套騙局之中。

根據上述協議第二條，匪軍遂在張國華率領下，源源入藏，於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十月進駐拉薩，隨即分據黑河、日喀則、噶大克等重要據點，翌年二月成立西藏軍區司令部，並根據該協議第八條，改編西藏地方軍隊。從此，西藏遂被共匪全面控制，步步加緊，推行其赤化西藏的暴政，凡在該協議中對西藏有利的全遭抹殺，對共匪有利的則一一實施。

在該協議第四條中原規定：「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與「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但在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以達賴爲主任委員，班禪爲第一副主任委員，共匪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爲第二副主任委員，於是破壞了西藏原有的政治體系，企圖以這個籌備委員會代行達賴、班禪的職權，且達賴、班禪的意見均被否決，而張匪國華則掌握大權，指揮一切，把在其他各省、區所製造的「鬥爭」和「改革」的模式，都漸次在西藏展開。

西藏文化，原植根於佛教的教義，與馬克斯主義、共產邪說根本不能相容，同時洞察其十七條協議的詭詐，反共思潮乃在藏族同胞居住的地區普遍傳播，自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起，藏族同胞便在青海、甘肅、西藏各地發動反共的行動。四十四年，西藏部份人士，曾透過達賴喇嘛，向共匪要求：「恢復地方權力，減少駐藏共軍，改善寺廟現狀及糧食供應」，當然無何結果，從此，康巴及果洛人更陸續進入西藏的本部進行其反共的工作，破壞由昌都至拉薩的公路，並不時襲擊匪軍，共匪曾派飛機轟炸，並動員五萬以上的兵力去鎮壓，可見反共隊伍聲勢的浩大，藏族更組織有西藏獺曼（即民衆）黨，以爲領導的核心。迄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春，由於共匪欲誘禁達賴喇嘛，激起僧俗民衆的憤怒，乃爆發了三月十日拉薩的抗暴革命運動，達賴喇嘛聞道逃入印度。共匪爲消除此一抗暴力量，不惜以強烈的炮火加以鎮壓，所有重要的寺廟和文物都遭破壞，更於同月二十八日由偽國務院發佈命令，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職權，以年僅二十的班禪代理達賴爲主任委員，厲行軍事管制，以嚴密控制

各地。於是，三十九年共匪與西藏和談的騙局，遂被完全拆穿。它仍想用「西藏模式」來做統戰的工具，再也沒有人敢相信了。其敢相信的，不是至愚、便是別有懷抱之人。

二、粉碎了共匪民族政策的假象

共匪的民族政策是脫胎於蘇俄的民族政策，而以馬列主義為其指導方針。

蘇俄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與人種有一百七十四種之多，而以大俄羅斯人及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為其主要成份，各種語言及方言在二百種以上，而以俄羅斯語文為全蘇聯的正式語文，且係各共和國之必修的語文（見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編印的世界各國憲法大全中蘇聯憲法的說明）。在這樣複雜的民族和語文的國度裏，在過去沙皇統治之下，民族問題便構成其國內的重要問題之一。列寧針對這一事實，亦利用這一事實，於一九一三年（民二）提出其「民族問題提綱」，為其對國內民族的要領，以號召各民族來推翻俄國舊有的統治政權，而建立共產主義的政權，先總統 蔣公在其所著「蘇俄在中國」補編四章一節裏說：「一九一三年列寧對俄國內民族問題的提綱，是一面要求一切民族的自決權，來瓦解俄國的國家組織，而一面又堅持一切民族工人階級的最密切最圓滿的聯合，來建立布爾雪維克的統一政權。」把牠的目的，說得甚為透澈。換言之，即對俄國原有的國家組織，是主張國內各民族各自分立以削弱其國家總體的力量，對於將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則主張國內各民族彼此聯合歸於統一。到了一九一七年（民六）列寧所領導的布爾雪維克十月革命獲得成功以後，他乃與史達林於十一月十四日聯名頒佈了「俄國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規定其民族政策的原則為：「（一）俄國各民族一律平等，並享有主權；（二）俄國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包括脫離和組成獨立國家的權利在內；（三）廢除一切民族的以及宗教的特權和限制；（四）羅斯境內的少數民族及種族，得自由發展。」這四項原則都交由民族事務委員會辦理，乃是由於在革命初期，政權未穩，自不惜開出鉅額支票，以換取各民族的合作，但以後形勢既穩，為建立統一政權，對於所規定的原則都棄置不顧，尤其與「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一項，更屬背道而馳，如在一九二二年（民十一）以前，白俄羅斯、亞塞爾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和烏克蘭，都還是獨立的國家，後在「對付資本主義國家進攻」的口號下，先後成立同盟條約，被併入整個蘇聯的體系之中，成為五個盟員共和國（參閱中央日報編印我們的敵國中卜道明著蘇俄是怎樣一個國家）。蘇聯現共有十五個盟員共和國，內含有邊區、自治共和國等，以示對各民族的安撫。而以各項罪名（如私通外國等）、殺戮各族的人士，却不計其數。

根據馬列主義的數條，只有階級利益沒有民族利益，只有共產主義，沒

有民族主義的，先總統 蔣公在「蘇俄在中國」的三章二節中指出：共產集團的戰爭目標，是要「以國際性階級鬥爭，摧毀世界各國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又在四節中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一朝淪入其共產帝國鐵幕之內，那就：非在其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即其所謂『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公式之下，完全變成爲斯拉夫的奴隸不可了。」這以階級利益涵蓋一切，以「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民族政策，便是共產主義制度下民族政策的本質，蘇俄如此，共匪也是如此。

共匪自組黨以後，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起，即仿俄布爾雪維克的先例，對蒙、藏、回各民族製造許多謊言，企圖分裂國家，及至竊據大陸，亦遂棄置不顧，自三十八年僞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有關民族政策，到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僞憲，對民族政策乃塑成一套具體的欺人的假象：如該僞憲序言第五段說：「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國家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將照顧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份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其第三條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爲。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接着在第五十三條便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建立自治區、州、縣等等大小不等的自治單位，以各少數民族「自己當家做主」，為誘騙的香餌。

就上引的僞憲規定，所謂「團結」、「友愛」、「互助」、「平等」等等，是何等官冕堂皇，而其中有「禁止」、「禁止」那樣，又是預先設下了殺人的刀斧。

共產主義下的民族政策都是以「民族為形式」、「主義為內容」的，如其廣設民族自治區、州、縣，便是保存民族的名稱，以其為表面上的形式；而其真正的目的，却要把人民的思想和社會制度等都共產主義化，各個民族所具有的特質是不允許存在的。

我們看西藏抗暴運動所發表的宣言（見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之卅七），歷述自匪軍入藏以後，「西藏人民遂受到了難言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逐漸剝奪我們一切政治權利，」西藏地方各級政府都毫無權力，並實行軍事管制，及「一九五六年中共為加緊控制西藏，成立了西藏地方自治政府籌備委員會，此一委員會是直隸於北平政府，所有中共與西藏官員的任用，均須經過北平當局之許可，一切決定必須先經他們批准。他們自己任命在該委員會的代表，中共與西藏各半，利用那些西藏傀儡以影響此委員會的決定，所以在政

治上的西藏人完全卑屈於中共大君主矣。」此還有什麼「團結」、「友愛」和「平等」的現象。在經濟上，共匪則用種種掠奪的方法，使農牧民都陷於飢餓的狀態，同時又運走其「貯藏的金銀條子」。「中共為實行其土地改革」，「施行了集體農場」，「使被劫掠的西藏農民、一日工作達十二小時，其所得尚不足供其一餐。」這許多暴政，何嘗有所謂「照顧各民族的需要」之處。「在教育的名義下，中共一設立了種種不同名稱的學校，組織訓練中心，諸如青年同盟、婦女會、工會，」「使數以千計的家庭陷於不幸，」「沒有一人受到建設性的教育和訓練，」「其結果，他們分散了家庭，子反其父，妻背其夫，因而使西藏人疏遠了其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家鄉。」這正是中共少數民族政策中心的企圖。

我們知道，西藏文化是植根於佛教教義的，中共知欲摧毀西藏文化，必先消滅佛教的思想和教義，在該宣言中指出：中共有計劃的在推翻佛教而伸展馬克斯的理想，並利用「著名的喇嘛學者之一喜饒嘉錯格西：翻譯他們種種的書籍和論文」，這些宣傳的小冊子，「自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八年以來已散遍西藏，」對每一個西藏人民宣傳共產主義。「對一般的僧衆，」則「使僧侶們留滯於他們的小室內為祈求獲得食物而單獨祈禱，如食物不能神奇的產生，這就可以證明神的不存在。」即「以饑餓的酷刑，迫使他們放棄其純正的信仰。」這是何等殘酷而滅絕人性的措施，那裏有絲毫尊重其宗教信仰自由的影子。

由以上所引身受者所揭露的事實，已充份證明共匪的少數民族政策完全是種欺騙世人的假象。在此次抗暴運動發生後，中共更不惜使用炮火把拉薩一帶著名的寺廟和文物，加以摧毀，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若非見機逃離，則其後果如何，殊不堪設想，中共藉以欺世的少數民族政策，從此亦遂粉碎無餘（另有川甘青三省反共義軍義胞代表都告才不但等十四人經西藏抵印後於四十八年四月一日寄給我政府函一件，痛陳各族同胞在匪偽政權統治下，都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人人身處地獄的慘狀，益證明中共少數民族政策只是迫害少數民族的代名詞，以文長免錄）。

三、首舉唾棄中共政權的義旗

共產主義及其制度，塗炭生靈，滅絕人性，早為自由世界之所唾棄，自一九五六年（民四五）匈牙利浴血抗暴的事件發生，共產黨的獍獍面目，更完全暴露於世人之前。而在中國，大陸既淪入共匪之手，在初期，一般人們受着共匪花言巧語的宣傳所麻醉，對於共匪政權尚存有若干美妙的幻想，但積以時日，遂漸識破共匪統治的毒辣與險狠，其表面所素描的遠景是一套，其實際所推行的工作却又是一套，於是由東北、北部、西北、西部而至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都普遍發生了抗暴運動，如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中華民

國年鑑第十八篇載：「匪共竊據大陸後，對蒙藏地方之陰謀，係承襲俄帝民族政策之衣鉢，先施以誘惑欺騙，進而則壓迫就範，以達其分化控制之目的。八年以來，匪對蒙藏之陰謀措施，大致可歸納為：實行所謂民族區域自治之分化政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經濟榨取政策，積極發展文教之毒化政策，建設邊疆戰略交通之政策。對於蒙藏同胞之生活幸福既未注意改善，後改變邊疆之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因而激起邊疆同胞之強烈反抗，普遍發生抗暴運動。」其在吉林、新疆、雲南等省，亦都有抗暴的事件不斷發生，惟此等都是小規模的，都是零星的，不為世人所注意，且鐵幕低垂，外人亦難悉其詳情。

西藏同胞以將近八年的體驗，深知共產主義的本質及其極權專橫的統治，忍無可忍，為爭取自由、民主，為保護西藏的傳統文化，乃於二十四年前的今天，發動波瀾壯闊的拉薩抗暴革命運動，首先舉起大規模的唾棄中共政權的義旗。先總統蔣公在同月二十六日發表告西藏同胞書，開始便說：「你們這次奮起反共抗暴，浴血作戰，乃是我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開始。」又說：「你們不是孤立的，你們的反共抗暴運動，不僅是為了藏族全體的生存，為了藏胞個人的自由，發揮大無畏的精神，並且對於自由亞洲各民族、各宗教的自由與安全，擔當了英勇無比的前鋒。所以世界上的一切愛好自由，主張正義的國家和人民，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支援你們，慶祝你們的成功！」可見其意義的重大和影響的深遠。

自此一震撼世界的抗暴革命運動發生後，所有的自由的國家，莫不對於西藏寄予同情與支援：

美國艾森豪總統於同月二十五日在記者招待會中說：「這是很顯然的，西藏人民已受不了中共的統治，而開始奮起反抗。」代理國務卿赫特於二十六日發表一個嚴正的聲明說：「我們對於西藏人民所受的痛苦，深致悲傷，但他們在抗戰努力中，創造了更令人興奮的人類不屈精神的榜樣」（見蒙藏編印藏胞反共抗暴運動之研析五五頁）。據合衆國際社五月三日電：「美國加州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布拉克摩今日稱：渠建議組織志願隊，協助西藏人對付中共，志願參加者已超過一百五十人。」

韓國漢城三月卅一日法新社電：「大韓民國政府今天要求自由世界支援西藏，以使其可免遭匈牙利的命運。」

泰國曼谷四月二十六日中央社專電：「泰國政府發表聲明，由於中共在藏實施鎮壓，對藏人表示同情，並要求泰人認識這是共黨危險的警告。」

菲律賓馬尼刺五月三日合衆國際社電：「國防部長瓦加斯今日對菲律賓天主教教友領袖稱，中共在西藏之恐怖統治，顯示共產主義對教會和政府所加的危險。」

日本東京四月廿七日中央社專電：「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本日稱：中共

在西藏使用武力的舉動是不當的。」又五月二日台北市新生報載：日本佛教界「鑒於中共的種種暴行，乃發起一個羣衆性運動，包括全日本佛教同志會及西藏問題協議會，積極展開救援活動。」

此外，若馬來亞、緬甸、印度、越南方面，其政府及民間莫不對西藏抗暴運動表示其同情與援助之忱。法國與英國，也是如此。

由以上所引的資料看來，可知中共迫害少數民族、摧殘宗教的毒辣手段，已普遍地爲全世界人士所瞭解、所反對。

在中國大陸的各省區及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痛恨中共的統治，使得人民一窮二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多懷唾棄中共政權的心理，早在四十三（一九五四）拉薩抗暴運動發生之前，即於韓戰後有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選擇自由的壯舉，可知人心之所向。泊拉薩抗暴運動發生後，雖尚未聞有大規模的抗暴運動繼之而起，但藏邊及各省區較小規模的抗暴戰鬥，斷斷續續的迄未稍止。良以爭取自由、嚮往民主，乃全人類自然的願望，不會被暴力所扼殺，故自由民主的思潮，或明或暗的在大陸各地普遍傳播，遇有機會，便形成行動。

在大陸各地區的各階層、各行業（農、工、商及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音樂家、運動員等知識分子）、各民族之人士，其唾棄中共政權的表現，或越界逃入國外，或藉派赴及留學自由國家的機會投奔自由，或駕機直接、間接飛台，投奔自由；其身羈鐵幕之內者，則以文字及出版物表露其嚮往自由之心聲，雖牢獄鼎鑊而不懼，上年（一九八二）十一月在美紐約出現有「中國之春」的雜誌，具體的向國內外揭開了中共殘酷暴政的本質。這先後各人所作的言論不管其政治主張如何。而其唾棄中共政權，則都屬一致；其所發生的行動，雖與西藏拉薩抗暴革命運動，無直接的關聯，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要求自由、民主的熱望，也沒有什麼差異的。

七十二年一月一日蔣總統經國先生在元旦祝詞中說：「盱衡當前世局，

展望西藏抗暴前途

從拉薩抗暴說起

西藏拉薩抗暴，發生於四十八年三月，到今年已經有二十四年了。中共進入西藏是三十九年，當時訂立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協議」計共十七條，到今年已有三十三年，但是差不多十年便發生拉薩抗暴事件，足證中共對於西藏的控制，完全失敗。到了六十六年，中共鑒於過去控制西藏的無效，乃作表面的放

動盪多變依舊，但最爲吾人所關心而密切注意的，則是共黨控制下的我們大陸愈變愈窮，愈窮愈亂，以致億萬同胞的苦難也愈陷愈深。所幸如今大陸同胞都已普遍覺醒，看清了共產主義已經走到了死巷的盡頭，民主自由的思潮和反共抗暴的巨浪，正是洶湧澎湃，而全球中國人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偉大運動亦正擴大展開，充分表現出海外中國人民族愛、同胞愛的熾熱情懷。」又說：「中共暴虐政權必須推翻，馬列主義在中國土地上的流毒必須肅清。」又說：「我們決心以重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根本目標。我們要把這宣告和決心，呼喚大陸上的同胞們，三十多年來受盡了共黨的欺騙和折磨，喪失了一切人性的尊嚴和人身自由，現在該是真正要和共黨拚鬥的時候了。」從這段祝詞中，我們可以知道：「共產主義已經走到了死巷的盡頭，民主自由的思潮和反共抗暴的巨浪是洶湧澎湃」，將匯集爲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淹沒而摧毀共匪惡貫滿盈的暴虐政權。

拉薩抗暴革命運動的死難同胞們，你們首舉唾棄共匪政權的義旗，創造「中國大陸全體同胞反共革命最莊嚴、光輝的歷史第一頁」，你們的血沒有白流，大陸上以及海外的全體同胞，必將以各種方式作正義的呼喚，來消滅共匪，安慰你們在天之靈；其因抗暴而流亡國外的藏族同胞們，你們背井離鄉，骨肉分散，或仍在國內進行抗暴戰鬥的藏族同胞們，三十多年來受到了許多生活和精神上的苦痛，這都是共匪所加給你們的，但你們這種奮鬥不是孤立的，是有廣大後援力量的，在不久的將來，必在全國各族同胞並肩奮戰之下，討回你們原有的自由幸福。

我中華民族是整體的，無論是漢、滿、蒙、回、藏、泰、苗、苗、苗、高山各族與國內國外的同胞，都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的素養與各個的生活方式，必須堅強的團結起來，擴大反共的新形勢，以雷霆萬鈞的力量，打倒共產黨，建立一個安和樂利各民族一律平等與自由的中華民國。

蔣君章

鬆，允許改善西藏同胞的生活，允許逃離西藏的藏胞返回西藏，到了二年前，宣布第二次解放西藏，歡迎達賴喇嘛十四世返藏，並侈言對藏胞的生活已有若干改善。但經達賴喇嘛四次派代表團進入藏境調查的結果，雖在中共嚴密監視之下，但仍被發現許多詐騙的伎倆：如藏境的大小事件，都由中共幹部決定，「西藏自治」，全是謊言；如中共處心積慮要消滅西藏文化，西藏文化的精華是宗教，西藏寺廟差不多都被毀壞，只留下幾個著名大寺，作爲觀光之用，

僧侶也受到最殘酷的虐待，如配給糧食，以二十天的量充三十天之用，致藏胞以樹皮草根果腹者，每月至少有十天；藏胞對中共恨之入髓者達百分之九十五，其餘被利用的百分之五都是沒有知識的，但是他們也只是陽奉陰違，內心依然反共。

由於上述事實的發現，所以中共對達賴十四世的統戰工作，完全失敗，截至現在，達賴十四世，決不返回西藏，做中共統制西藏同胞的統戰工具。

中共在藏交通建設的目的

西藏同胞雖然全部反共，但中共對於西藏的控制，決不放鬆，此可於中共對西藏的交通建設中獲得證明。

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期，雖然有二十年的時間，但是內憂外患，相迫而來，對於西藏的建設，幾於無暇顧及，但仍建設青藏公路到達玉樹，建設川藏公路到達甘孜，方欲兩路西展，以拉薩日喀則、亞東等地為目的地，但以日本投降，中共全面叛亂，轉其注意力於淪陷區之收復與剿匪戡亂之進行，以致兩路西展，暫告停頓。中共竊據大陸後，不但把這兩條公路，向西延展至上述地區，並且自新疆另築公路，自南疆的葉爾羌向南建築，經羅多克噶大克至日喀則，與上述兩公路相接，另有一路繞喀拉崑崙山的西麓向西藏進展，與新藏公路會於羅多克，其中一段，印度認為是屬於印度的，因此發生中共與印度的所謂西段國界問題的交涉。以日喀則為起點的公路，築一支線，發展至尼泊爾邊界，並與尼泊爾合作，建築尼境公路，直指印度的邊境。其以噶大克為起點的公路，亦築支路，直接指向印境。

由上述中共在西藏境內的公路發展來研究，我們明顯地看到中共是在利用西藏的地緣位置，對南亞洲作侵略的企圖。這裡所說的南亞洲，是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等國。大家都知道西藏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在五千米左右，其南端即為有次大陸之稱的印度半島，亦稱南亞洲。其間的疆界即為世界最高而最寬的喜馬拉雅山。故西藏與南亞洲的交通，便受這一大山脈的限制，其可以相通的山口，很少低於三千公尺的，雙方互通的谷道，總計不過十八處，而以噶大克經薩特里克谷道，羅多克至克什米爾的谷道，聶拉木至尼泊爾的谷道，江孜經亞東大吉嶺而至錫金的谷道，拉薩經澤當而至不丹的谷道為重要，而以亞東的谷道尤稱重要，中共對上述谷道，都已建築公路，其用意蓋在控制整個西藏，並利用其地緣上的位置，向南亞洲侵略。

按藏印間的交通如此困難，故自來甚少直接往來。據我國史籍所載王玄策借羅些尼婆羅兵平天竺篡逆之亂，似為首次直接交通的記錄。羅些即西藏，尼婆羅即尼泊爾。從羅些列在尼婆羅之前一點來看，王玄策可能先至西藏，後至尼泊爾。這條道路自早在王玄策以前，已有往來，但不知始於何時耳。又按佛教之由印度傳入西藏，有兩條路線：其一，是經由尼泊爾；其二，是唐代文成

公主下嫁藏王棄宗弄贊時帶去。由此，可知藏印交通，歷史上並不發達，西藏通常分康藏衛阿里四部，據藏方的解釋，衛為中央之意，其範圍包括今印度之恒河三角洲，說近誇大，未必可信。今中共把這些谷道都予以現代化，似在實現列寧的大迂迴戰略，列寧曾云：自莫斯科至巴黎的最近路線，是經由北平與加爾各答，由亞東可以直下加爾各答，這正是列寧大迂迴戰略的一部分。

西藏地位價值的遺憾

西藏在地緣上的位置，雖然極具優越性，但其地位價值，實有不少不可克服的缺點：其一，這是一個世界最大的高原，地勢過高，氣溫必低。大體上海拔三百呎，即低華氏一度。西藏海拔一萬五千呎，即較同緯度地區低華氏五十度，如上海與拉薩緯度相似，上海七月份的平均溫度約華氏七十九度，而拉薩還不到三十度，仍是冬季氣候。藏中全年氣候偏低，每晚不下霜地區極少。下霜即為植物生長機能停止的時候，故西藏地區大部分不適於農業耕種，極小一部分地區只能生產生長期較短硬粒子小麥，即一般所稱的青稞。農業資源缺乏，是一個無可補救的大缺點。按西藏雅魯藏布江下游是一個可以耕種的地區，但是藏胞過慣了高寒地區的生活，無法加以利用。

其二，高地空氣稀薄，氣壓降低，通常煮水華氏一百始達沸點，可以殺死細菌，可以煮熟食物。但西藏因氣壓太低，八十度水沸，細菌無法殺死，煮物不易熟爛，此在衛生方面，影響太大，西藏人口因而在減少中。本地人力不足，為其無可補救的大缺點之一。按清初的西藏人口粗略估計為六百萬，此殆指分佈於青藏高原的全體人口數字，但今天西藏本區的人口，是一個謎，要不足一百萬。其減少程度，使人吃驚。此不僅由於氣壓關係，而且與男子大量入喇嘛寺為僧與大量向外移出，有更大的關係。

其三，西藏附近地區的西藏高原、青海高原，都是人烟荒蕪的缺糧地區，直至四川才有豐富的糧食生產，而川糧接濟西藏，又以交通路線太長，且須經高山深水相間的道路，故為不可能之事。西藏糧食補充來源，大抵都是不丹，以鹽易米，數量亦不太大，此為西藏人口減少的原因。

其四，西藏本身的其他資源，亦甚貧乏，除肉類乳類稍多外，礦產木材等均甚稀少。其可資出口的貨物只有麝香、羚羊角、犀牛角、大黃、青果（藏稱西藏橄欖）、藏香、藏經等數量均極少，只有羌塘地區的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成為易取米糧的大宗物品，但交通困難，輸出量亦不甚多。羅多克地區並曾產沙金，以無水淘沙，廢棄已久。資源不足為西藏另一不可補救之大缺點。

因此，西藏在地緣上之位置雖有極高的價值，但地位價值，卻因此而極大的降低其位置上的重要性。中共初期的入藏部隊，約有十五萬人，大多數屬於魯豫蘇北地區的陳匪殺部，即所謂「四野」。他們對這樣的環境，極難適應，瓜代無期，遂多逃亡，轉入藏胞群中打游擊。中共部隊所需糧食補給，都來自

川陝，而以玉樹、昌都為轉輸站。故游擊隊在昌都附近，最為活躍，專門搶糧、燒庫，在四十八年前也是如此。為此，中共特派陳毅入藏加以安撫，一時中共報紙渲染陳毅如何安撫傷患，如何與他們同寢共餐，為他們洗滌擦背。可是這有什麼用呢？根本問題不能解決，終於發生拉薩抗暴事件，也由此而使印度侵入大旺地區。

中共雖然把拉薩抗暴救平，把大旺區收回，並集結其部隊於東巴基斯坦與印度邊區，作南入大陸的模樣，但後方補給困難，而且這一形勢，反而促成印度與巴基斯坦聯合的趨勢。因而改變其南侵的方向，拉攏巴基斯坦以抗印度，煽動印度境內的反饑餓運動，製造印度的內部糾紛，仍然是在利用西藏地緣位置，對南亞作躍躍欲試的姿態。但印巴列次的衝突，巴基斯坦都告失敗，所謂中共攻印以支援巴國，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反而失去東巴基斯坦而成為孟加拉國。自俄軍進入阿富汗後，巴印已在言歸於好，中共徒然擁有西藏優越的地緣位置，而入次大陸，還是夢想而已。

中國政府關切西藏的史實

達賴喇嘛十四世自抵印度後，受到印度政府嚴密的「招待」，外人要見他，非得印度當局同意是很難辦到的。印度自認為不列顛帝國遺留下來的權利之繼承者，而帝國對西藏頗具野心，大體的辦法是企圖把西藏劃為內藏與外藏，金沙江以東為「內藏」，屬中國；金沙江以西為「外藏」，成為中英之間半獨立的「緩衝國」，中國如對「外藏」有所主張時，須得英國的同意，但我國絕不同意此項提議。達賴喇嘛十四世達到印度以後，所發表的言論，都表示了西藏為「獨立國」的姿態，顯然是受印度的影響。從達賴曾派其弟嘉樂頓珠祕密來自中國的一點來看，足證達賴十四世的內心是傾向自由中國的。至逃抵印度的藏胞，傾向自由祖國，更從行動上表現出來。許多藏胞經由我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協助，業已返國定居，過着自由的宗教生活，並且傳布藏文於有志學習西藏語文的青年，其高僧並多次作佛家經義的演講，頗受自由中國佛教徒的歡迎。在印的或在尼泊爾的流亡藏胞，更對自由祖國嚮往甚切，其內心之傾向，至為明顯，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他們留印留尼，更向留居西藏的同胞，傳播自由思想與策動反共運動，不遺餘力，這一點我們更當注意。

從過去的事實來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康衛藏阿里，衣色尚紅，是印紅教。明初，凡元代所贈的封號，照常加封。凡國王、法師來貢者，因其俗而許以世襲，封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法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八，歲一朝貢，其地位略與藩屬相當。紅教流弊漸深，不能壓人民之望，蒙人宗喀巴者，明永樂十五年出生於青海，八歲出家，二十四歲入藏。三十四歲得道於甘珠寺，銳意改革，其信徒皆黃衣黃冠，這便是黃教，即現在盛行於青康藏及蒙古的喇嘛教。其弟子達賴與班禪受遺命接掌教務，

以呼畢勒罕（轉世）世世相承，這就成為喇嘛教傳統的制度。黃教在明中葉後實際上已凌駕紅教而逐漸成為西藏蒙古的唯一宗教，時明政不綱，西藏與明的關係，暫告中斷。達賴五世卜藏嘉穆錯正與清太宗皇太極時代，滿清勢力已大盛，崇德二年，太宗因衛拉特使而貽書達賴五世，於是達賴、班禪及札什倫布藏巴汗、青海固始汗，先後遣使通貢，遠繞塞外，建立清藏的政治關係，太宗也於藏使到達的翌年（崇德八年），遣使報聘，存問達賴班禪，封為金剛大士。清世祖順治初年，入主中國，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各遣使上表朝貢，順治三年，以甲寅、弓矢、皮帶賜達賴，並迎達賴至京。九年達賴入京，世祖以厚禮待之，並冊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命親王以八旗兵送歸，禮遇之隆，前所未有。

達賴五、六世之間，西藏曾多次發生變亂，大體上是由江寧的為患，西藏政教方面的爭權，與外力的侵入西藏。清政府在康熙帝時曾兩次為西藏內部事件，有所努力。第一次的亂事，康熙帝採調停政策，令第六世達賴暫留塔爾寺，以緩和雙方空氣，這是康熙四十年的事。第二次平亂是在康熙五十六年，護送達賴六世入藏，即在此後，並留蒙古兵二千，維持秩序，以拉藏汗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自此，西藏正式列為中國的藩屬。雍正初年，青海羅卜藏丹津作亂，藏中統理兵馬的噶布倫三人聚兵殺康濟鼐，頗羅鼐討平之，乃以頗羅鼐總藏事，留正副大臣各一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是為西藏設駐藏大臣之始。無論駐藏大臣或駐藏台吉，其主要任務是秩序的維持與達賴班禪繼位發生爭執的解決，並不干涉西藏內部的政事，西藏內部完全是自治，終清之世至國民政府時代，都是如此。

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在中央設蒙藏委員會，以綜理蒙藏的政務，在拉薩設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央對藏事的溝通或聯絡機構。達賴十三世與班禪九世失和，班禪出奔青海，京中諸佛教信徒，兩度歡迎班禪入京，優禮極為隆重。達賴十三世圓寂，藏中糾紛，即告解決，達賴十四世坐床典禮中，中央特派當時的蒙藏委員會委員吳忠信前往主持，其重視藏事，由此可見。班禪九世在達賴十三世圓寂後，由青海回藏，中央特派黨國元老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氏為特別代表，護送四札什倫布，不幸班禪在途中圓寂，其事始寢，然國民政府重視藏事之忱，由此可知。戴季陶先生熱誠信奉佛教，班禪在京時曾受灌頂大法，號稱不空金剛，成為中央與蒙藏佛教徒的聯繫中心。民國三十七年行憲後，戴氏已卸任考試院院長，改任國史館館長，未就。時西藏代表將有北平之行，戴氏特電其曾任考試院司長而在平辦事之馬繼華，囑其妥為招待。馬司長接電後，在無可奈何中，特別首見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說明來意，請招待西藏代表不是他的權責，即電囑其招待者亦並無此項義務，所以如此者為國家維持其整體計。傅某乃令平津兩市負責墊付經費，一切聽馬司長之安排，所以招待得十分周到，西藏代表頗稱滿意。此亦足以代表中央對藏胞關切之深。

漢藏是血親

上面曾經提到過西藏人口的減少，外移是一個重要因素。這裏，作者要談一談藏胞外移的情形。

大體上說，藏胞外移，有三條路線：一條路線是向東南遷移，其終點是今雲南西北部的中甸維西一帶，稱古宗人；一條路線是向東遷移，其終點是四川邊區及四川岷江上游松、理、藏、汶一帶，一般稱之爲番；其三是向東北遷移，是經由青海草地，出黃河及其支流水、洮河而至隴西。東南移和東移的藏胞，都不下平地，因平地炎熱而多蚊蠅，和他們的生活於高寒地區的環境，相差太遠之故。惟東北移者，隴秦地區，冬季長而寒，近於他們的生活環境，故爲數較多。各地藏胞的名稱頗多歧異，如分佈於川甘邊區而延及河西走廊者稱爲「尕斯」，其接近農地區者稱爲「羌」，其出入於農地區者稱爲「戎」。其沿渭河而東下至農區與農業民族雜居者，久而放棄其游牧生活方式而爲農業的生產但仍保有其原有生活習慣者稱爲「有姓之戎」，如姜戎。左傳說：「我諸戎飲食起居不與華同」，即指此類藏人，其最東達於今河南省。及其生活習慣也改變而與農業區的居民相同，即去戎存姓而融合於農業民族中，故務農爲本的漢人中，雜有藏人血統甚濃。孟子曾說：「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以犬馬不得免也，事之以皮幣不得免也」，乃去邠而邑於岐山之下。這股所謂狄，便是東遷的藏人。周初封建諸侯之一的秦，其原封地爲渭河上游的王水，但秦的國君兩個被俘，也是藏人東遷的結果。五胡之亂中，氐人李特是在成都建國，氐人之一蒲氏後改姓苻，曾建國於黃河中游，而且統一了黃河流域，以氐水之敗而失國，隨有羌人姚萇的建立局部政權。這些各種不同的藏族之裔，現在早已不見於史乘了，便是由於他們已經融合於漢人之中的結果。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大家都知道游牧是不經濟的土地利用，必須廣大的土地面積，才能養活爲數不多的牧民。牧民周轉最快的是羊，但是從小羊養成山羊，至少需二、三年的時間，但農業生產，黃河流域的環境已經不算太好，但每年有兩次的收穫，比諸牧業，自然要經濟得多。所以他們進入農業區域，很自然的放棄游牧生產而效法農業生產，由生產方式的改變，漸漸改變其生活習慣，這點很自然的。

反之，農業民族進入不能農業生產的地區，也無法生活下去，所謂「得其地不能居」便是。故漢代以趙充國之能，農業民族的勢力只能及於河湟地區，而以屯墾代運糧之繁費，以馬援之能，其治隴西，只能「移羌於三輔」，以減少地方的紛擾。唐初常勝將軍李靖曾追游牧藏人至大非川，薛仁貴曾達河源地區，但終於放棄已佔領區而退守河湟地帶，便以此故。故游牧民族之融合於農業民族，只能在農業區域爲立，若農業民族之商人欲與游牧民族通商者，非胡服胡語不可，如康定，爲漢藏貿易中心之一，其地的漢人均通藏語，若至康定以西搜購藏產，則非藏裝、能藏語不可了。我們邊疆地區之所以能保持其原有生

產方式生活習慣者，便是特殊環境所造成。

噫是之故，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條，明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保障，」第五條云：「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憲法第六節，專門對於邊疆地區的國策，有具體的規定，第一百六十八條云：「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對於土地的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一節中，列舉十四條之多，其中包括「信仰宗教之自由」一條，這些權利與義務，藏胞當然都能享受。我們在自由基地的施政，悉本憲法的規定，台灣山胞所享有的各種權利，是一項具體的事實。在西藏的實際生活體驗與所見所聞，是最好的見證。

這部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由制憲國民代表大會通過，翌年元旦由總統頒布，五月實施，制憲國民代表及以後行憲的國民代表，都有藏籍代表參加，也代表達了西藏的國民公意，藏胞也有擁有這部憲法，使其在光復大陸以後，實行於大陸各省區，屆時西藏同胞才能享受憲法所規定的各種權利。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下列幾項事實：

第一，中共控制西藏，旨在消滅藏胞的文化生活，特別是宗教生活，破壞藏胞的社會組織，奴役所有的藏胞。

第二，中共重視西藏的地緣位置，是執行列寧的大迂迴戰略，侵入南亞；但是西藏的地位價值，不能配合它的野心，只好陳兵邊界，對南亞作威脅狀，而以挑撥印巴關係，策動印度內部的鬥爭爲途徑。

第三，中共對西藏的建設，以交通路線爲主，目的是在控制西藏，絕無爲西藏同胞增進福利的意味，反之，以飢餓政策，來脅服藏胞，但因此而激起全體藏胞的反感，抗暴運動，正在強烈的發展中。

第四，達賴喇嘛十四世仍爲中共爭取的對象，企圖誘引回藏，藉其過去在藏的地位與聲望，供其對藏胞號召作傀儡，達賴十四世了解了中共對西藏控制的實際情形以後，暫時不作回藏的打算，這是明智之舉。中共爭取達賴的陰謀，逆料決不放棄，我們期望達賴十四世能夠堅持其原則，決不受其誘惑。

第五，達賴在印度所發表的言論，我們相信決不是他的本意，我們也不願在本文有所辯解，但是我們期望所有藏胞，都應該了解藏胞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血統，中藏關係向來親睦無間，中國政府與民間，向來尊重西藏的佛教，對西藏的宗教領袖，都非常尊敬，藏胞代表參加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明定西藏爲自治區，尊重宗教自由及應享之人權，都有憲法的保障，對其一切建設——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等方面，都規定盡力的協助，光復大陸全部實現，絕不是空頭支

票。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說明，我們自由地區的同胞，對於中共以殘酷手段虐待藏胞，都寄以無限的同情與憤慨，對藏胞的抗暴運動，都衷心支持，願以最有效途徑，予以鼓勵和援助。但是，我們也要忠告藏胞，擊潰並消滅中共殘暴的偽組織，是要靠我們中華民族全體的力量來共同努力，方可實現，光靠藏胞的力量，僅僅解決西藏問題，其勝數的可能性是有問題的。換言之，藏胞的反共抗暴運動，一定要和中華民族全體的三民主義統一運動，結合在一起，纔是唯一途徑，西藏抗暴運動之成功，一定在中共整體崩潰中，纔能完成任務，達到目的。我們以台灣為例，台胞在日本統治下，繼續不斷的抗暴起義，但是都不

歷輩達賴喇嘛事略

喇嘛教經宗喀巴大師改革後，特重戒律，佛門之肅穆清淨，因而重見於藏地，但黃教初興之時，並未能遍及於藏土，中土尤莫之詳也。其後由於宗喀巴大師及其門弟子之努力持律宣教，黃教乃得漸次推展，在衆門弟子中，以羅倫嘉穆錯與凱珠二人成就最高，此二人即達賴與班禪，茲就歷輩達賴事略敘述如次：

羅倫嘉穆錯生於後藏薩迦附近一牧場，年十五出家受沙彌戒，立號曰「根敦珠巴」（或作根敦主巴、根登珠巴），譯言之即僧成也。初從慧獅子學，後謁宗喀巴大師於札喜朵喀法會中，親炙宗喀巴大師教誨，並蒙宗喀巴大師收爲弟子，授以班執、神母各經，回藏後創修札什倫布寺。此即第一輩達賴，惟當時並未以達賴稱之，蓋其法名中有「嘉穆錯」（或作「嘉穆達」），按此字在藏語中爲「海」，黃教推廣及於蒙古後，蒙語讀海爲「達賴」，第三輩達賴瑣朗嘉穆錯曾往青海謁蒙古阿爾坦汗，時阿爾坦汗以其「德廣如海」，遂稱之爲達賴，從此達賴一詞乃成爲定稱，時爲明嘉靖二十二年（西元一五四三年）。

按宗喀巴大師圓寂後，命根敦珠巴以「呼畢勒罕」轉世，按「呼畢勒罕」亦蒙古語，意爲「自在轉生」或「再來人」，在藏語中則稱之爲「諸孤」（Sprunsku），此種轉世方法始於喇嘛教噶舉派之噶瑪瑪支派，其第五世曾爲宗喀巴之師，所謂「呼畢勒罕」詳細言之即「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之職位」。

黃教初興之時，其影響力尚未及於青海，至第五輩達賴時，始漸次攝化蒙古地區，蒙古額實汗縱觀世局，深以清當代明而有天下，乃分別致書達賴、班禪及藏巴汗（居藏地），約共遣使朝貢於清，乃於清崇德七年十月各使均抵盛京，清太宗皇太極接見於馬館，達賴使者伊喇固克散胡圖克圖等，以黃璽穩書

能成功，最後他們覺悟，台灣抗日成功途徑，只有一條，那就是靠祖國的強大，所以台籍志士，紛紛設法返回祖國，參加祖國革命，參加祖國抗日，終於在這一途徑之下，達到重返祖國懷抱的目的，才有今日的繁榮與進步，享受民主自由與家給戶足的優裕生活，成爲大陸苦難同胞苦海航行中的希望的燈塔。這一事實值藏胞作參考。作者在此，要特別聲明，關於光復大陸以後的西藏地位問題，將來可由雙方協議解決，我們相信必能在會議桌上，雙方能平心靜氣的在愉快的情形下，獲得協議。作者敢於斷言，無論西藏問題將來如何解決，我們民間一定以平等待藏胞，我們政府一定盡其可能，協助西藏的各種建設，決不干涉西藏的內政。

金兆鴻

進內，稱曼殊師利大皇帝，其意爲妙吉祥，「滿洲」一詞乃由此音轉而來。清太宗受書畢，與喇嘛握手相見，賜座賜茶禮遇有加。至次年四月，清太宗亦遣使存問達賴、班禪，並稱之爲金剛大士；至清世祖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第五輩達賴更親至北京，謁世祖章皇帝於南苑，世祖賜坐賜宴，至十年二月始辭歸，並命承澤親王碩塞偕貝子顧爾瑪洪吳達海等，率八旗官兵送至德格，同年四月，又命禮部尚書覺羅朗球及理藩院侍郎席達禮，持金冊金印前往德格，封達賴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齊喇達賴喇嘛」（清代邊政通考作：「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瓦齊喇達賴喇嘛」），此項封號除漢文部份外，其「瓦赤喇但喇」一語，並非藏語，極可能爲滿語，經輾轉請託向精諳滿洲語文之李學智教授請教，由於未有滿文原文，僅能憑語音推測，「瓦赤喇」意爲「西方」、「怛喇」意爲「管理」，統而言之「瓦赤喇但喇達賴喇嘛」之意當爲「管理西方之達賴喇嘛」，此爲我國中央封賜達賴喇嘛之始。

第五跳達賴喇嘛於康熙廿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圓寂，享年六十二歲，第五跳達賴喇嘛圓寂時，其第巴桑結以議立新達賴，與拉藏汗（通稱爲蒙古唐古特汗）交惡，乃秘不發喪，並以己意立羅布藏仁青策嘉穆錯爲第六輩達賴喇嘛，並僞稱第五輩達賴入定不聞修事，並假託達賴名義入貢清廷，言已年邁，各事決於第巴，乞清給予封爵，清廷乃詔封第巴桑結爲土伯特王（亦稱藏王），桑結由是益專橫，並左袒準格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康熙乃以書詰之，桑結不得已始明告第五輩達賴已示寂，又以兵攻拉藏汗，結爲反爲拉藏汗所討誅，清廷因以封拉藏汗爲「翊法恭順拉藏汗」，拉藏汗奏請廢桑結所立之第六輩達賴，康熙詔將羅布藏仁青策嘉穆錯送京師（北平），行至青海圓寂，享年二十五歲，時爲清聖祖康熙四十六年（西元一七〇七年），清廷於第六輩達賴未

加封賜。

第六輩達賴喇嘛，乃以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或作羅布格桑嘉穆）為第七輩達賴，據西藏宗教源流考稱：於清康熙四十七年（西元一七〇八年）轉生於裏塘，但魏源聖武記則作為康熙二十二年轉生（見聖武記國朝撫綏西藏記上），果爾，則第六輩達賴喇嘛時，渠已卅四歲矣！聖武記之說或另有所本，西藏民族政教史亦作生於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二年，青海蒙古各台吉等遣兵取道德格，迎至青海坐床，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至拉薩布達拉坐床，康熙詔加封之為：「宏法覺衆達賴喇嘛」，但蒙藏委員會印行之清代邊政通考（七十年四月校訂再版）一書則作：「（康熙）五十九年，封前藏噶爾桑（按即噶爾桑）嘉木磋為與教度衆六世達賴喇嘛，給金冊金印。」按邊政通考之記載顯係不承認桑結所立之第六輩達賴喇嘛，而以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上接第五輩達賴，而為「六世」矣！果爾，則聖武記所載羅布藏噶爾桑嘉穆錯誕生於康熙二十二年，亦即第五輩達賴喇嘛之後一年，又係合情入理者矣！又據「康輅記行」所載，清雍正二年曾賜第七輩達賴以「西方湯微巴清巴木載達賴喇嘛」一名號；第七輩達賴喇嘛於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圓寂。

第八輩達賴喇嘛為羅布藏降白嘉穆錯擺桑布（或作羅卜姜白嘉穆磋巴桑布），於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誕生，並於乾隆二十七年（西元一七六二年）迎至布達拉宮坐床，乾隆三十年由班禪塾伊喜傳授小戒，乾隆四十二年由班禪傳授格隆大戒，乾隆四十六年詔頒給勅書金冊金印，所謂金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共十五頁，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以紫檀座盛之；所謂金印，其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恒喇達賴喇嘛之印」，至乾隆四十八年，又頒給玉冊玉印，凡遇國家慶典，准其鈐用，所謂玉冊大小如金冊，每頁厚二分，邊刻龍文，正面書勅封達賴喇嘛玉冊，共有四種字體，依次為國文（漢文）、唐古忒文、蒙文、滿文，共十五頁，不聯，亦以紫檀座盛之；所謂玉印，又稱玉寶，其印文與金印同。

按喇嘛教四聖（指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及八大呼圖克圖等，皆以呼畢勒罕轉世，至乾隆時，其轉世方式已頗見私心自用，清高宗乾隆皇帝亦頗悉其弊，欲革除之，乃於乾隆五十七年（西元一七九二年）諭曰：「西藏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地，各蒙古及番衆人等前往煎茶瞻拜，皈依佛法，必其化身的確，方足以衍禪教而愜衆心，今藏內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呼畢勒罕圓寂等，俱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體，指名呼畢勒罕所在，拉穆吹忠既不能認真降神，往往受人屬求，任意妄指，是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以親族姻婭遞相傳襲，近數十年來，總出一家，竟與蒙古之世職無異，以致蒙古番衆物議沸騰，嗣後應令拉穆吹忠認真作法降神指出，務尋實在根基呼畢勒罕名姓若干，將其生年月日各寫一籤，貯於由京發去奔巴金瓶內，令達賴喇嘛等會同駐藏大臣公同念經，對衆拈定具

奏，作為呼畢勒罕，不得聽其仍前妄指，私相傳襲，以除積弊而服人心。」又諭：「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係宗喀巴之大徒弟，職掌佛教，乃西藏之要人，衆蒙古番子等，尊崇佛教，是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必須真實，方能傾服衆心，興隆黃教，向來認識呼畢勒罕，惟在拉穆吹忠之隆丹，憑其所指，即為呼畢勒罕，因近年來古爾德木巴等本領平常，不能降神，或受人屬託，妄行指示，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之呼畢勒罕，皆出於一族，及其近親中，竟與各蒙古王公八旗官員世襲無異，朕心實所不許，乃果因丹津班珠爾之子中亦出呼畢勒罕，衆心不服，致有沙瑪爾巴圖謀班禪額爾德尼遺產，遂往廓爾喀勾引賊匪搶擄札什倫布之事，朕前於識認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時，曾降旨令四吹忠誠心祈禱，俾真神降臨，指出呼畢勒罕幾人，將伊等名字生辰籍貫入於自京賞發之奔巴金瓶內，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等公同看見降經，於大衆前掣出一人，以為呼畢勒罕，如此辦理，特為保衛黃教之意，藏內既已如此，內外札薩克地方，亦各原有素所敬信之呼圖克圖，如圓寂後，其呼畢勒罕亦應照此例辦理，不可仍前以改善部落所奉之呼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必出於本部落札薩克王公之子弟中，此朕保障黃教之意，將此通諭內外札薩克等知之，欽此。」

清廷乃遵照乾隆皇帝之旨意議定：「凡蒙古番子部落呈報呼圖克圖大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准於開散台吉或屬下人等及唐古特平人之子嗣內指認，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親族，及各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台吉之子孫，禁止指認呼畢勒罕，……。」

此項金奔巴瓶掣籤制創頒之後，供於西藏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不止一人時，皆將其姓名入於瓶內，誦經祈求降神，由清廷所派駐藏大臣會同大喇嘛於宗喀巴大師像前公開掣出之，以示公正。第八輩達賴喇嘛於清嘉慶九年（西元一八〇四年）圓寂。

第九輩達賴喇嘛為阿旺隆安嘉穆錯擺桑布（或作阿旺龍圖嘉穆磋巴桑布），於清嘉慶十年（西元一八〇五年）在西康墊曲科地方轉世，以其疊著靈異，據傳：「初生即呼阿媽，誦六字明，有時云薄達拉宮正在奏樂，世間自在亦住於彼，或云我亦有四臂，汝等見否？」（見西藏民族政教考），經奏准清廷，奉旨即定之為呼畢勒罕，不必經金奔巴瓶掣名，至清嘉慶十三年（西元一八〇八年）迎至布達拉宮坐床，清廷或以其尚在沖齡（僅四歲），未加封賞，但對其正師傳薩瑪第巴克什，除已賞給行宗禪師名號外，至嘉慶十四年又加封「翊教」二字，其副師傳嘉木巴勒伊什丹嘉木磋則賞給諾門汗敕印，另一副師傳噶勒丹舊池巴阿旺念札，賞給班第達名號；至嘉慶十五年，以達賴喇嘛已受戒坐床，與早經受戒坐床之班禪額爾德尼，均止有金印，清廷乃再頒給金冊。至嘉慶十八年，又對達賴喇嘛之正師傳薩瑪第巴克什之「衍宗翊教禪師」名號內，加恩賞加「靖遠」二字，以示中央對達賴一系之重

視。第九輩達賴喇嘛於清嘉慶二十年（西元一八一五年）圓寂，僅得年十一歲。

第十輩達賴喇嘛爲阿旺羅布藏降擺丹增楚稱嘉穆錯擺桑布（或作阿旺羅布美巴丹尊楚稱嘉穆磋巴桑布），於清嘉慶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一六年）在西康裏塘仲奪地方轉世，道光二年三月，奏明在大招寺金奔巴瓶內掣定，同年八月迎至布達拉宮坐床，至十四歲（西元一八二九年）入哲蚌寺研習教理，清道光十四年（西元一八三四年）年十九歲從班禪額爾德尼受苾芻戒，於道光十七年圓寂，享年二十二歲。

第十一輩達賴喇嘛爲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或作阿旺格桑丹卓密凱珠嘉穆磋），於清道光十八年（西元一八三八年）九月初一日在噶達地方轉世，至道光二十一年（西元一八四一年）五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內掣定，由班禪額爾德尼受戒，至道光二十二年迎至布達拉宮坐床，清廷封賞達賴生父策旺頓柱爲公爵；道光二十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由班禪額爾德尼傳授小戒，後二年，清廷再封賞其父策旺頓柱公爵寶頂戴雙眼花翎，足徵中央對達賴喇嘛之重視。咸豐三年，太平天國亂起，騷擾各省，第十一輩達賴喇嘛亦爲中央政府虔誠念經，祈禱速滅太平天國之亂，清廷曾明令褒獎，足證其時達賴喇嘛與清廷中央關係之融洽。至咸豐五年（西元一八五五年）第十一輩達賴喇嘛圓寂，得年十八歲。

第十二輩達賴喇嘛爲阿旺羅布藏丹貝甲木參稱勒嘉穆錯（或作阿旺羅布丹貝甲穆參稱勒嘉穆磋），於清咸豐六年（西元一八五六年）在沃卡壩卓地方轉世，於咸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八年）經金奔巴瓶掣定爲第十一輩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次年七月初三日迎至布達拉宮坐床，清廷即封賞其生父彭錯策旺爲公爵；至清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由噶勒丹池巴羅布藏青饒汪曲傳授小戒，次年，剿平瞻對逆番，清廷將上中下三瞻地方賞給達賴喇嘛管理。至同治十二年（西元一八七三年），奉旨接管政教事務，光緒元年（西元一八七五年）在布達拉宮圓寂，得年二十歲。

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於清光緒二年（西元一八七六年）在拉薩東南方之青海達布甲察（或作達波監敦）地方轉世，據傳渠轉世時靈異事跡甚多，初二輩達賴喇嘛圓寂，面向東南，嗣將靈位移至大殿，安置靈中並使面向正南方，無何，復自行轉向東南，於是全藏僧俗咸以其呼畢勒罕應在東南方轉世，於是西藏之僧俗乃密往各方尋覓靈童，各該僧俗人等到達班登摩索爾噶摩海（其義爲佛母海）齋戒禱告，祈求神明示以靈童所在，忽由海中幻出一影，形勢奇異，屋宇軒敞，其中有兩老一幼，衆僧俗皆認爲此乃新達賴及其父母之預兆，乃分途尋訪，終在青海達布甲察地方發現與海中所見情景相同者，遂認定此幼兒即第十二輩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

第十三輩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既經尋獲，由於靈異異常，乃由第八輩班

禪額爾德尼率同拉薩僧俗人等出具圖記，請求駐藏大臣松桂代奏准予免除金奔巴瓶抽籤手續，定之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清廷准其所謂，遂於清光緒四年正月在貢湯德娃尖寺，由班禪額爾德尼拔刺授戒，同年六月迎至拉薩布達拉宮坐床，同時銷去呼畢勒罕名號。清廷封賞其父工噶仁青爲公爵及寶石頂戴花翎。至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十一月正式接管政教事務。

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少年時代由於師傅之中有布里雅特蒙古人名佐治野夫者，居克拉攏，使達賴在態度上傾向俄國，其後英國不斷以武力侵入西藏，清廷被迫先後與英國訂定「藏印條約」、「續藏印條約」，使藏人權益受損，並對清廷之軟弱感到灰心，自然產生仇英親俄心理，因此更敢發俄國加緊勾結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英國唯恐達賴投入俄國懷抱，乃更積極侵略西藏，終在清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年）乘日俄開戰之時，揮兵進入拉薩，此爲白種人兵臨喇嘛教聖地之始，十三輩達賴喇嘛惶惶逃離西藏而至外蒙之庫倫，第十三輩達賴喇嘛雖逃至外蒙後，清廷爲防止達賴向俄乞援，隨即派員前往庫倫，清廷加以厚賞，達賴喇嘛在庫倫停留三年，於光緒卅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進京朝覲並恭祝慈禧萬壽，清遂加封之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並按年賞給庫銀一萬兩，達賴喇嘛依照清廷規例向慈禧行跪拜禮，但心中以向女人下跪實頗不快。

未幾駐藏大臣在藏舉辦新政，十三輩達賴喇嘛頗不以爲意，據傳竟指使川邊康巴擾亂反抗，川滇邊務大臣以武力平定康巴之變亂，並爲鞏固西藏邊圍，清廷准派兵入藏，十三輩達賴喇嘛於中央軍隊抵達拉薩前，逃往英屬印度，竟意外受到英人之盛大接待，十三輩達賴喇嘛遂從此投入英人懷抱，清廷得悉達賴出走，遂於宣統二年正月十六日下詔：「廢達賴十三世，命駐藏大臣依例求靈異小兒，立新達賴喇嘛。」從此更增加十三輩達賴喇嘛對中央之不滿，同時亦更爲親英。

及至辛亥革命成功，達賴在英人操縱指使下，急遽趕返西藏，居然高唱「獨立」，未幾想係神靈感召，深知此舉之非是，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後，乃派代表晉京，除陳述其處境之艱困外，並設立西藏駐京辦事處，西藏與中央之關係漸見好轉，無奈英國經常從中作梗，致使西藏與中央之關係處於若即若離之中，及至民國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終於告別擾攘之大千世界，化入涅槃，終圓寂時，曾語其隨侍者曰：「爾等不聽吾訓誨，吾將去矣！師兄班禪，在南京中央有力，應速請彼回，維持政教，前藏後藏僧民等，應聽班禪之教誨！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惱！於戲！」（原爲藏語，請參看黃奮生所著「邊疆人物誌」），十三輩達賴喇嘛臨終化入涅槃口出靈性之言，終不愧爲宗喀巴大師之傳人；我中央政府於獲悉其圓寂消息後，明令追贈「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

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在臨圓寂前，對於轉世之方向及特徵留有遺言，當其圓寂後，大德喇嘛觀海中發現兩種特徵，其一為顯現民族複雜服飾各異之處，另一為顯現意為塔爾寺之藏文。其時熱振呼圖克圖卜卦及護法神之識語，亦認為應在拉薩之東北方轉世，於是尋訪靈童之喇嘛於民國二十五年行抵青海省塔爾寺，其時適值第九輩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塔爾寺，對尋求轉世之靈童亦加以指示，又經三年之尋找，於民國二十八年（距西寧南五十里處之祁家川地方）尋獲名為拉木登珠者，認為轉世之靈童，我中央政府據報後發給十萬元護送費，並派員護送至藏，於同年十月七日到達拉薩，我中央政府則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坐床大典，吳委員長於十二月十五日抵達拉薩，同時國民政府據報拉不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明令免於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撥四十萬元為坐床大典經費。坐床大典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在拉薩布達拉宮正殿舉行，典禮中吳委員長與新任達賴併排而坐，面向南方，達賴居左、吳委員長居右，仿照前駐藏大臣之例，其餘中央所派官員坐東面西，西藏熱振呼圖克圖率及各僧官坐西面東，三噶倫及各俗官坐南面北，充分顯示中華民國對西藏之主權。

同日陪都各界亦在長安寺設壇慶賀，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且親臨觀禮，在致拉薩之賀電中有下列欣慰詞句：「慶益人天，歡騰遐邇，國人尊崇佛教，素具正信，瞻望西陲，時切馳仰，弘法利生，諸維慧照。」我中樞各機關首長，亦紛紛致電慶賀。十四輩達賴喇嘛之經師熱振呼圖克圖以「潔樽降巴阿旺益西丹增嘉穆錯」名號上之。

我中央政府既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禮聘先生入藏主持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而熱振呼圖克圖亦對我中央所倡導之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之政治主張表示信任，一時西藏與中央之關係大見好轉，吳禮卿先生遂於此時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其地位頗類於遜清之駐藏辦事大臣，西藏為中國領土，已是不容爭辯之事實。

然而英俄各國，鑒於西藏地理形勢險要，北扼新疆青海，東瞰華中、華南，西制中央亞細亞，南控印度及印度洋，極具戰略價值，因此列強對西藏莫不欲將之列為勢力範圍，尤以英、俄兩國為甚，英國下手較早，所籠略之藏人（多屬貴族階級）亦較多，形成一股親英力量，此等親英力量見影響於圖克圖之歸向中央，自然大為恐慌，而其背後之主腦，更恐在西藏之影響力消失，遂千方百計置熱振呼圖克圖於死地，自熱振死後，藏事日非，兼以此時日寇侵華戰火方酣，政府基於外交上之考慮，雅不願得罪盟邦，對藏事一再隱忍，但盼主持藏政者，能徹底悔悟，先總統蔣公於民國卅一年秋巡視西北，在八月廿八日曾指示：「對西藏問題，宜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只要藏政歸中央治理，不受外國牽制足矣。」蔣公又說：「中央之所以必須統治西藏者，其宗旨全在解放藏民痛苦，保障其宗教與生活自由，而不被外國所愚弄與束縛而已。」（以上兩引均請見張其昀氏所著「中華民國史綱」

第五冊，頁一二四）。因此不派飛機偵察昌都，一方面不欲刺激英國，另一方面亦不欲刺激藏境親英份子，使其忿而投英，可謂用心良苦。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先總統蔣公會曰：「英國對我提出西藏已經自治之備忘錄，是其對東方政策，並未受此次大戰嚴重之教訓也。」（見前引張著「中華民國史綱」第六冊，頁二六七），足見外人對我西藏從未放棄分化陰謀。

及至抗戰勝利，政府準備開始行憲，乃先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進行制憲工作，在十四輩達賴喇嘛同意下，推派藏籍代表計有西藏部份土丹桑布、土丹榮丹、土丹烈烈、多吉歐珠、何巴敦、計晉美、益嘉達結、索朗旺堆、絳巴阿旺、策汪頓珠、黃正清、圖丹桑批、圖登生格等十三人，另有西康、青海藏胞代表十人，均參與制憲工作，中華民國憲法乃得確實成為各民族權益之保證書，而藏胞之參與制憲，亦即明白向世界宣示藏族為中華民族之一份子，西藏為中華民國不可分割之領土。嗣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依法選出國民大會代表，西藏藏胞部份亦選出土丹桑布等十三人，西康、青海等地藏胞代表廿六人，充分顯示藏胞勤贊憲政體制。

惜乎行憲伊始，共匪即在蘇俄指使下全面叛國，未幾神州陸沉，河山易色，西藏孤懸西陲，暫時未被共匪所佔領，但好景不長，至民國卅九年十月，中共軍隊攻入玉樹並俘獲班禪額爾德尼，收攬班禪作為制衡達賴之籌碼，嗣又攻陷昌都，藏軍駐昌都噶倫阿沛、阿旺晉美投共，在中共軍隊強兵壓境之下，十四輩達賴喇嘛迫於無奈，不得不派代表赴北平與中共談判，中共輕便兼施，極盡欺騙統戰之能，遂在民國四十年五月廿三日，簽訂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匪軍因而得以入藏。至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中共藉口召開首屆「人大」，強制十四輩達賴喇嘛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平與會，在達賴滯平期間，共匪自食其「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之諾言，逕予成立所謂「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由附匪之阿沛、阿旺晉美為籌備會「秘書長」，嗣後數年共匪在西藏肆意胡作非為，終於激起藏胞高舉反共大纛，進行令舉世震驚之抗暴運動，時為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十四輩達賴喇嘛為反抗毀滅傳統文化之共產主義，爭取宗教自由，毅然領導此次反共抗暴活動，並率同近十萬藏胞逃離西藏，避赤禍於印度，迄今已廿有四年，此為歷輩達賴喇嘛所未曾有之遭遇。

按自第六輩達賴喇嘛之後，其呼畢勒罕人選皆由我國中央裁定，而十四輩達賴喇嘛之坐床更由我中華民國政府特派大員前往西藏首府拉薩主持之，我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之重視於此可見，而今十四輩達賴喇嘛流亡域外，敬希能秉持索喀巴大師明心見性之慧根，為維護佛教之存在與發展、堅持反共抗暴之初衷，堅定反共立場，當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時，即是西藏同胞重獲自由之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邊疆民族

蔣武雄

一、呼籲我中華各族彼此團結合作

國父孫中山先生，本著崇高理想，從事革命，經過多次失敗，推翻數千年來之專制政體，建立我中華民國後，即經常呼籲全國各族團結合作，以促進國家之建設。曾特別表明其「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待，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註一）故認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註二）又言：「今中華民國已完全統一矣。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因此敢告我國民，而今而後，務當消融意見，掃除畛域；以營私為無利，以公益為當謀，增祖國之榮光，造後民之幸福，文謹惓惓焉。」（註三）凡此皆為國父所深切盼望者，亦即尤望我中華各族能融合為一大民族主義之國家，故曾一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百萬人，滿人祇數百萬，回教雖衆，大都漢人，講到他們底形勢，滿洲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國範圍，西藏亦幾成了英國底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能力，我們漢族應幫助他們才是。……倣效美利堅民族底規模，把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註四）並期望透過我中華各族之協力合作，來促進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其言：「所望者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公同負荷之大責任也，……但願五大民族相親相愛，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焉。此則鄙人所欲與五大民族之同胞，共勉者也。」（註五）

由上可知，國父之殷切期望者，乃是我中華各族無論是屬於那一族，皆為中華民族構成之一份子，彼此如同兄弟手足，地位亦是平等的，生死榮辱更是相互關聯，故諄諄言之，極力呼籲國內各族能摒除偏見、私利，精誠團結合作，共同為國家之建設工作而努力。

二、歡迎邊疆領袖參與國家之政治建設

國父既是如此深望我中華各族能團結合作，故亦尤其歡迎邊疆領袖共同來

參國家之政治建設，對於民國初年，邊疆領袖背叛之事，曾表示其寬大為懷之態度，當「袁氏（袁世凱）問：西藏獨立，近有主張以兵力從事者，先生（國父）以為然否？」先生答：「余極端反對以兵力從事，一旦激起外禍，牽動內地，關係至大。故余主張兩事：（一）速頒待遇西藏條例；加尹昌衡宣慰使銜，隻身入藏，宣布政府德意，令其自行取消獨立。」（註六）又言：「達賴背叛，純係外人運動所致，我如誘以爵位，餌以重金，或可就我範圍。若專恃正式討伐，微特無濟，恐益堅其外禍之心。」（註七）蓋其深知蒙、藏同胞向不盡知共和之理論與優點，乃有反對之舉動（註八），故訓示日後可予以開導，當「訪員又問：蒙古之事若何？」孫（國父）料蒙古無甚大事，不久可停妥。最好是將蒙古改為行省，與中國各省平等。內蒙古極贊成共和，外蒙古則尚未知其益處，彼等一明白後，必絕對贊成。彼等教育未足，未易明白此問題，惟逐漸開導之而已。」（註九）亦即國父希望以主義予以開導，使其了解政府之立場和態度，共同來為建國之工作而努力，故於民國十三年，在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講詞中，曾說「蒙古巴先生和國民黨各省代表諸君……我們今晚來歡迎巴先生，巴先生是外蒙古人，外蒙古到民國以來，脫離中國，內政是很修明的，在陸軍一方面，也練了很多的騎兵，所以他們現在便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次巴先生到廣東的來意，還是想蒙古再同中國聯合，造成一個大中華民國。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大民族，全國人口的總數是四萬萬，漢族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中國在帝制時代，總是想壓制蒙古，在民國時代，北京政府也有徐樹錚線邊防軍去打蒙古，現在又想派馮玉祥帶兵去征服蒙古。但是蒙古總不怕北京政府的兵力，總是要脫離中國去獨立，我們南方政府向來沒有用過兵力去征蒙古的，今晚巴先生尚且不遠萬里而來，想聯合成一個大中華民國，就是因為我們有主義。」（註一〇）

由上可知，國父對於邊疆民族之態度，向來是希望彼此能精誠團結合作的，故早於民國初年，即曾力邀邊疆各族領袖共同參與國政，在「致北京蒙古各王公勳團結一致並盼推舉代表來寧共議要政電」言：「北京喀爾沁親王，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親王（名那彥圖）、科爾沁輔國公（迪蘇博）、暨蒙古諸王公，各台吉均鑒：漢蒙本屬同種，人類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謀幸福。況世界潮流所趨，幾於大同，若以芸芸衆生長聽安危於一人，既非人道之平，抑亦放棄天職，今全國同胞見及於此，群起解除專制，並非仇滿，實欲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享人類之自由。究之政體雖更，國猶是國

，故稍有知識之滿人，亦莫不贊同恐後，諒諸公明達，必表同情。文以薄德，謬膺臨時總統之舉，上述各意，已一再宣佈。蒙地遼遠，或未盡悉，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險，非群策群力，奚以圖存？夙仰貴王公等關懷時局，眷念桑梓，際茲國勢岌岌，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賴維持，祈將區區之意，遍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圖大計。務堅忍以底成，勿誤會而債事，並請選舉代表來寧，參議政要，不勝厚望！」（註一一）又於「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演講詞」中言：「今日此會，聚蒙藏同胞於一堂，實為亙古以來未有之盛舉，至足感佩！我國民以自由、平等、博愛三主義，造成共和國家。凡我蒙藏同胞，首即當知共和國家與專制國家之要點。專制國家，其利益全屬於君主，共和國家，其利益盡歸於國民，此即共和與專制之特異點。……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壓制於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方知共和初建，各種政治條理，尚未發生，將來國家立法，凡有利於己者，我同胞皆得贊同之；有不利於己者，同胞皆得反對之。非如前清之於蒙、藏，部落視之，俄國之于人民，奴隸視之，日本之于高麗，牛馬視之。日本雖強，高麗人乃日即於苦痛，無絲毫利益之可言。凡我蒙、藏同胞，亦當知所以審擇矣。惟以蒙、藏同胞目前未知此理，日受外人挑弄，乃發生種種背謬之行爲，吾輩丁此時艱，所當力為勸導，俾了解共和之真理，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此為貴會諸君之責任，亦即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也。」（註一二）

國父此種誠懇歡迎邊疆領袖來參與國政之態度，終於使其等了解政府誠摯地扶助邊疆各民族，故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二講中曾欣慰地說：「這回我們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贊成我們主張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樣。」（註一三）

三、以鐵路建設來開發邊疆

國父曾言：「交通乃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故在組黨之初，即非常重視建設，不僅以全國鐵路之設為重點，更欲以此項建設來促進邊疆地區之開發。清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我國戰敗後，國父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除痛陳救國大計外，更力言鐵路之重要。其言：「……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

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註一四）至光緒二十五年冬，國父在東京繪印「支那現勢地圖」，亦曾附有全國鐵路計畫路線（註一五），蓋其時國父已對於全國鐵路之建設有一腹案矣。至武昌起義成功後，國父從歐洲啟程返國，於民前一年（清宣統三年）十二月下旬抵達香港，再轉赴上海。在港期間，與胡漢民論及共和政府成立後，所欲行之急務，其一是借外債以從事全國鐵路之建設。（註一六）至民國元年四月一日下午，國父在南京參議院行解職禮，正式宣告解職時大總統職，由袁世凱繼任，但亦表示仍本其革命之初衷，努力於國家之建設（註一七）並且鼓吹鐵路建設之重要性（註一八）。

關於國父以鐵路建設來促進邊疆之開發，吾人從其所擬全國鐵路幹線之分布，即可體認其心志。例如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對民立報記者談話，曾言：「以吾策之，溝通全國之真幹路，則有三條：（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川之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點於揚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陝西、甘肅，超新疆，而迄於伊犁。（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於蒙古，直穿外蒙古，以達於烏梁海。論者必對於北路尤有難色，且謂張家口至庫倫之直線為更要。余則以為北路更急，北路乃西陲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務，殖邊移民，開源濬利，皆為天然之尾閘。張庫直線，雖亦當並作，但被不過連續鐵路，依人籬下而已。……僕雖不敏，以為策此而無難，建築此三路之計劃，吾已思之審且詳。」（註一九）至九月十一日，袁世凱授任國父籌畫全國鐵路全權，國父為表示與袁合作，乃予以接受，並進行籌畫與建大計，擬赴各地巡視，並於十四日兩度提及鐵路幹線之計畫，由此吾人亦可知其對邊疆開發之關切。其言：「京漢、粵漢均係貫串南北幹線，兄弟所計劃者，則均係貫通東西幹線，既不與原路並行，亦不與原路衝突。兄弟日前已將路線繪畫送往交通部，其路先從西北築起，大略分為三線：一、由廣州經廣西、雲南，接緬甸鐵路。二、由廣州經湖南、四川，達西藏。三、由揚子江口，經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迄於伊犁。若使此等幹線全體告成，則全國交通便利，調兵運餉，攸往咸宜，日俄亦不敢出頭干涉矣。」（註二〇）又言：「又全國路線計畫，曾擬有一圖，現在交通部未取回，大致係分數條幹線：（一）從廣州到成都。（二）從廣州到雲南大理。（三）從蘭州到重慶。（四）從長江到伊犁。（五）從大沽到廣東、香港。（六）從天津到滿洲各處。」（註二一）至國慶紀念日，國父為英文大陸報撰「中國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一文，亦言：「從上海至伊犁，將敷設幹線一條，另一條由廣州至喀什噶爾，又另一條由廣州至西藏，取道雲南。揚子江流域本為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地，將為此種新路線所橫截。且甘肅之蘭州，將有十三條鐵路匯合於此，形成一極重要之交通中樞，此世人必為驚異者也。」（註二二）

以上所引，皆為國父在民國元年對於全國鐵路幹線敷設之概略計畫，至

民國十年，國父完成「實業計畫」一書，則又有更詳細之說明，在「第一計畫第一部北方大港」，其言：「願吾人之理想，將欲於有限時期中發達此港，……西北為熱河特別區域及蒙古游牧之原，土曠人稀，急待開發。夫以直隸生齒之繁，山西礦源之富，必賴此港為其唯一輸出之途。倘將來多倫諾爾、庫倫間鐵路完成，以與西伯利亞鐵路聯絡，則中央西伯利亞一帶，皆視此為最近之海港，……蒙古、新疆與夫煤鐵至富之山西，亦將全恃直隸海岸，為其出海通衢。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實蒙古、天山一帶，從事墾殖者，此港實為最近門戶，且由此行旅為最廉矣。」（註二三）在「第一計畫第二部西北鐵路系統」中又言：「吾人所計畫之鐵路，由北方大港起，經灤河各地，以達多倫諾爾，凡三百哩。經始之初，即築雙軌，以海港為出發點，以多倫諾爾為門戶，以吸收廣漠平原之物產，而由多倫諾爾進展於西北。第一線，向北偏東北走，與興安嶺山脈平行，經海拉爾，以赴漠河。……計其延長，約八百哩。第二線，向北偏西北走，經克魯倫，以達中俄邊境，以與赤塔附近之西伯利亞鐵路相接，長約六百哩。第三線，以一幹線向西北，轉正西，又轉西南，沿沙漠北境，以至國境西端之迪化城，長約一千六百哩，地皆平坦，無崇山峻嶺。第四線，由迪化迤北，以達伊犁，約四百哩。第五線，由迪化東南，超出天山山峽，以入戈壁邊境，轉而西南走，經天山以南沼地與戈壁沙漠北偏之間一帶腴沃之地，以至喀什噶爾。由是更轉而東南走，經帕米爾高原以東、崑崙山以北、與沙漠南邊之間一帶沃土以至干闥，即克里雅河岸，延長約一千二百哩，地亦平坦。第六線，於多倫諾爾迪化間幹線，開一支線，由甲接合點出發，經庫倫以至恰克圖，長約三百五十哩。第七線，由幹線乙接合點出發，經烏里雅蘇台，傾北偏西北走，以至邊境，約六百哩。第八線，由幹線丙接合點出發，西北走，達邊境，約四百哩。（附圖略）……故中國西北之鐵路系統，由政治上、經濟上言之，皆於中國今日為必要而刻不容緩者也。……余每與外國鐵路家、資本家言興築蒙古新疆鐵路，彼輩恆有不願。彼將以為茲路之設，所過皆人跡罕至，只基於政治上、軍事上為理由，有如西伯利亞鐵路之例。而不知鐵路之所布置，由人口至多以達人口至少之地者，其利較兩端皆人口至多之地為大。……」（註二四）在「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三部蒙古新疆之殖民」中，又言：「殖民蒙古、新疆，實為鐵路計劃之補助，蓋彼此互相依倚，以為發達者也。願殖民政策，除有益於鐵路以外，其本身又為最利之事業。……以國民需要之原則衡之，則移民實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夫中國現時應裁之兵，數過百萬；生齒之衆，需地以養；殖民政策於斯兩者，固最善之解決方法也。……對於被裁百餘萬之兵，只以升方大港與多倫諾爾間遼瀋之地區，已足以安置之。此地礦源富而戶口少，倘有鐵路由該港出發，以達多倫諾爾，則此等散兵可供利用，以為築港建路及開發長城以外沿線地方之先驅者，而多倫諾爾為發展極北殖民政策之基矣。」（註二五）

述及「實業計畫第四計畫」，國父又特別將全國鐵路幹線詳加說明，其中頗多關於促進邊疆地區之開發者，例如「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一部中央鐵路系統」，言：「此系統將為中國鐵路系統中最重要者，其效能所及之地區，偏包長江以北之中國本部，及蒙古、新疆之一部，……東方大港塔城線：此線起自東方大港之海邊，向西北直走，至與俄國交界之塔城為止，……自蘭州從昔日通路，以至涼州、甘州、肅州、玉門及安西州。由此西北行，橫絕沙漠以至哈密，自哈密轉而西，達土魯番。……直向邊界上之塔城。……東方大港庫倫線：此線自東方大港起，即用天線路軌迄於定遠。……自定遠起，始自建其路軌，進向西北，……此線自府谷北行，截開萬里長城，入綏遠區，再渡黃河，至薩拉齊。由薩拉齊起，西北行，截過此大平原，至西北幹路之甲接合點。在此處與多倫諾爾、庫倫間之公線合，以至庫倫。此線自中國中部人口最密之地，通至中部蒙古土沃人稀之廣大地域，其自定遠至甲接合點之間，約長一千三百英里。東方大港烏里雅蘇台線：自東方大港，因用天線天軌，至於定遠，再用地線路軌，至於亳州，……然後循長城之南邊，以入甘肅。又渡黃河，至寧夏。自寧夏而西北，過賀蘭山脈至沙漠緣端之定遠營，於此取一直線向西北走，直至西北鐵路系統之乙接合點，與此系統合，一線以至烏里雅蘇台，此線所經之沙漠及草地之部份，均可以灌溉工事改善之。其自亳州至乙接合點之距離，為一千八百英里。」（註二六）在「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三部東北鐵路系統」中，國父又言：「此系統包括滿洲之全部，與蒙古及直隸省之各一部份，……東鎮多倫線：此是由鐵路中區分出之第三線。向西方直走經過平原至洮南，……經過洮南後，此線即沿大興安嶺山脈東南方之山脚轉向南走，……然後經過上遼河谷地，……再通過林西與經棚等市鎮至多倫，於是由此處與西北鐵路系統之幹線相合。此線長約四百八十英里，大半皆在平地。東鎮克魯倫線：此由東鎮鐵路中區分出之第四線。向西北方走，幾與中東路之哈爾濱、滿洲里線平行，……此線由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之東鎮北部起，……然後橫過大興安嶺分水界，進入蒙古平原。於是從哈爾哈河之右岸至貝爾池北之末端，由彼處轉向西走，至克魯倫河，即循克魯倫河南岸至克魯倫。……東鎮漠河線：此是由鐵路中區發出之第五線。起自嫩江與松花江合流處之北部，向西北行，……沿嫩江左岸走，……再橫過大興安嶺山脈之北部末尾處至漠河。……胡蘆島熱河北京線：由此吾將從而另為計劃東北鐵路系統之一新組，此組以遼東半島之不冰口岸胡蘆島為總站。此第一線起自胡蘆島向西方走進沙河河谷地至新台邊門，於是行過海亭、犇牛營子、三十家子之多山境界，至平泉，復依同一方向直達熱河（又名承德），到熱河後，由舊官路至灤平，然後轉西南向至古北口，通過萬里長城，由彼處循通路經密雲與順義，至北京。……胡蘆島克魯倫線：此是由胡蘆島分出之第二線。起自胡蘆島口岸，向北直走，……經過大興安嶺極南之分水界，然後再進至巴原布拉克、烏尼克特及歡布庫河，由此即與多倫

克魯倫線合軌，直達克魯倫。……葫蘆島呼倫線：此是由葫蘆島分出之第三線，取道錦州，……然後橫過大興安嶺，進入阿滿谷地，沿河流直達呼倫。……臨江多倫線：……此線起自臨江，即鴨綠江之西南轉彎處也。……過阜新後，此線進入遼河谷地上部之山地，直向赤峯前行，……然後循吐根河至多倫諾爾。……吉林多倫線：……起自吉林，循舊通路西行至長春，……過長春後，即橫過平原至雙山，……再由雙山渡遼河至遼源。……經過東鎮北方大港線，直達綏東，與葫蘆島、呼倫線相會。過綏東後，循遼河谷地上行，先橫過葫蘆島、克魯倫線，然後過分水界至多倫，是為終站。……由以上所舉，方能完成吾計畫中東北鐵路之蜘蛛網系統。」（註二七）

國父在「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四部擴張西北鐵路系統」中，亦言：「西北鐵路系統，包有蒙古、新疆與甘肅一部分之地域，……多倫恰克圖線：此線起自多倫，向西北前行，……過蘇魯圖後，此線即橫過界線至外蒙古，……過赤奎河分水界後，此路即循赤奎河之支派，至恰克圖。……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此線起自萬里長城之張家口，向西北前進高原，橫過山脈，進入蒙古大草場，……由庫倫此線即進入山地，……過哈特呼爾後，……至近國界之出口點，復轉西南向直上克穆赤克谷地，至其發源處，通過巴潤窪，直達中俄國境交界處而止。……綏遠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線：此線起自綏遠，……向西北方前進，經過山地進入蒙古牧場託里布拉克，……至土謝圖省會，由彼處仍依直線向西北走至霍勒特，……過烏里雅蘇台後，……至科布多。彼時此線轉西北向，至歡慶、喀圖與列蓋等處，即復西走至別留，以國界為終點。……靖邊烏梁海線：此線起自靖邊，即在陝西北界與萬里長城相接地方也。此線向鄂爾多斯鄉落前行，……過哈那那林、烏拉嶺，即進入在西北方之蒙古大草場，……至烏魯克穆河，即與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相會，此即終點也。……肅州科布多線：此線起自肅州（酒泉），向西北方走，……即由塔普圖與古城、科布多通道相合。於是循此路經伯多復台、蘇台，前行至科布多，即此線之末站。……西北邊界線：此線近自伊犁，循烏魯木齊、伊犁線，至三台，……由烏列蓋依其本路取道烏松欄勒與烏蘭固穆行至塔布圖，於是與他線再會，……至別開穆與烏魯河之合流處，即再前行，沿前流依東北方溯源直上至境界，是為終點。……迪化（又名烏魯木齊）烏蘭固穆線：此線起自迪化，依多倫迪化幹線至阜康，……過土爾扈特後，轉北行經巴曼寧格力谷地，至斯和碩特。……即至烏蘭固穆，在此即與西北邊界線相會。……曼什溫烏梁海線：此線起自曼什溫，向東北前行，……至烏里雅蘇台，在此與綏遠、科布多線及北方大港、烏里雅蘇台線相會。……進入在唐努烏梁海地方之烏魯克穆谷地，與西北邊界線相會，是為末站。……烏里雅蘇台恰克圖線：此線起自烏里雅蘇台，……於是與張家口、庫倫、烏梁海線合軌，向東方前行頗遠，待至彼線轉東南向而止。當此線轉東北向時，即循色楞格河下至恰克圖。……鎮西庫倫線：此線起自鎮西，向東北前行，……然後行經戈壁沙漠之大草場，……進入色楞格河谷地，於是

在沙布克台行過靖邊烏梁海線，從此即轉東向，經過一多山水之境域至庫倫。……肅州庫倫線：此線起自肅州，……行經戈壁沙漠，……過三晉達賴後，此線前行經烏蘭，和順與許多市鎮營業，即至庫倫。……沙漠聯站克魯倫線：此線起自沙漠聯站，向東方前行，……過土謝圖汗都會後，行經大草場，至第一聯站。……由車臣汗此線向東北循河流而下，直達克魯倫城，於此時橫過多倫克魯倫線，並與克魯倫東鎮線相會。……格合克魯倫節克多博線：此線起自格合，……由彼處向東北前行，……至克魯倫，即由此橫過呼倫、克魯倫多博、過呼倫池後，此線橫過中東鐵路，……於是與多倫諾爾、漠河與節克多博依蘭二線相會，此即此線之末站也。……五原洮南線：此線起自黃河西北邊之五原地方，向東前行，……過格合後，此線漸轉東向，橫過多倫恰克圖之中部，……橫過興安嶺至突泉，然後轉東南向至洮南，此即終站也。……五原多倫線：此線起自五原，向東北前行，……過郭博圖後，此線轉而東向前行，……與多倫奉天臨江線相會為終站。……焉着伊犁線：此線起自焉着，向西北前行，橫過山嶺，進入伊犁谷地。……伊犁和闐線：此線起自伊犁，向南前行，渡伊犁河，……進入帖克斯谷地。……由札木台即轉南行，行過塔里木谷地北邊之最肥美區域，至巴斯圖塔格拉克，再向西南行至和闐。……鎮西喀什噶爾線與其支線：此線起自鎮西，向西南行，循天山草場，……過鄯善後，即循塔里木沙漠北邊而行，……行經巴楚至喀什噶爾，在此與烏魯木齊至闐線相會。過喀什噶爾後，此線即向西北前行至國界，是為終站。」（註二八）

在「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五部高原鐵路系統」中，國父亦言：「此之高原境域，包括西藏、青海、新疆之一部，與甘肅、四川、雲南等地方，……故為開闢而建設鐵路，為必要之圖。……拉薩蘭州線：此線與西藏都會相連，為彼境域之中央幹線，……此線起自拉薩，循舊官路，向北前行，……進至札陵湖與鄂陵湖間之星宿海，然後東北向，過柴塔木之東南谷地，……經過西寧，……至蘭州。……拉薩成都線：此線起自拉薩，東北向依舊官路前行，……過察木多後，此線不循東南之官路至巴塘（今巴安），乃向東北而循別一商路前行至四川省西北角之巴戎，……至大金川之倍田，並進小金川之望安。過望安後，此線即橫過堪達至灌縣，進入成都平原，即由郫縣至成都。……拉薩大理車里線：此線起自拉薩，與拉薩、成都線同軌，直行至江達，……過油魯後，即沿藏布江口左岸，經公布什噶城至底穆昭。……再行至保甸，與瀾滄江再會。於是南行沿江之左岸至車里，為此線之終點。……拉薩提郎宗線：此線起自拉薩，向南行，……至提郎宗，再繼續前行至印度之亞三邊界。……拉薩亞東線：此線起自拉薩，西南向，由札什循舊官路，……於是沙加離官路再轉向西南行，道經孤拉至亞東，是為亞三邊界。……拉薩來吉雅令及其支線：此線起自拉薩，向西北行，由札什循舊官路前行，……過拉古後，此線即轉西向至日喀則城，是為西藏之第二重要市鎮。……取道塔木札卓山，至噶爾渡，然後向西前行，至薩特來得河之來吉雅令，以印度邊界為終點。……拉薩諾和線

：此線起自拉薩，……再經過翁波、都拉克巴、光貴與于喀爾，至諾和，為此線之終點。……拉薩于闐線：此線起自拉薩，……過薩里後，……經索爾克至塔里木河流域之雅蘇勒公，在此與西北鐵路系統之車爾城、于闐線合軌，前行至于闐。……蘭州姑羌線：此線起自蘭州，循拉薩蘭州線軌道同行，……由宗札薩格依柴達木低窪地之南邊，向西南行，……過哈自格爾後，……至阿爾善特水泉。然後暫轉北向前行，橫過山脈至姑羌，即與安西于闐線及姑羌庫爾勒線聯合，是為終站。……成都宗札薩克線：此線起自成都，循拉薩成都軌道前行至灌縣。……過松潘後，即入岷山谷地，……渡黃河至舊官路。西北轉，與拉薩、蘭州線合軌前行，直達拉尼巴爾，……至宗薩克，與蘭州、姑羌線相會，是為終站。……寧遠軍城線：此線起自寧遠，向西北行，取道懷遠鎮，至雅江，……過札武三司後，……經沁司坎、阿洛共，至車城，是為終站。……成都門公線：此線起自成都，循西南行，……至雅州，轉西北向，……過裏塘後，此線向西南行，經過巴塘，宴爾喀喀，至門公。……于闐噶爾渡線：此線起自于闐，沿克利雅江，向南行至波魯，……復由磧穆神克東南向，沿印度河上行至噶爾渡，即於此與拉薩、來吉雅令線相會，是為終站。」（註二九）

以上諸所引，雖似嫌繁多，然而吾人從此些各項鐵路幹線之計畫中，可以更深切了解 國父是如何地重視邊疆同胞之福祉，故極欲以鐵路來促進邊疆地區之開發，使全國之建設工作都能全面進行，此中之苦心與理想應是吾人可以體認出來的。

四、結 論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 國父對於邊疆民族不僅視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且尤望彼此能團結合作，國家之建設方可臻於成功。故曰：「現在五族一家，各於政治上有發言之權。……苟起衝突，國必傾危。凡我國民，均應互相團結，以致共和政治於完善之域。人人之志願，均應為人民求幸福，為國家求獨立，而國家乃進於強盛，共和之目的，乃可達到。」（註三〇）可惜民國初建，局勢尚未穩定， 國父即隨逝世，致使諸多計畫與理想未能付之實施，幸賴先總統蔣公能繼承 國父之志業，對於邊疆民族之態度，仍秉持 國父之主張，予以發揚光大，使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之合作更形密切（註三一）。如今我國民族之關切，使我中華民族各族彼此更為團結合作，共同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神聖使命而努力。

註 釋

- 註一：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宣言」， 國父全集第一冊，頁八五九，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出版。
- 註二：民國元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同前，第一冊，頁七八一。
- 註三：民國元年二月十八日「臨時大總統布告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文」，書

同前，第一冊，頁七八八至七八九。

註四：民國十年三月六日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書同前，第二冊，頁四〇四。

註五：民國元年九月三日在北京五族共和進會西北協進會演講「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書同前，第二冊，頁二五九。

註六：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與袁世凱談話「消納軍隊實為軍民分治之要著」，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一。

註七：民國元年八月在北京談話「游京雜談」，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二〇。

註八：參見民國元年九月五日在北京迎賓館答禮會演講「欲解決外交問題須取門戶開放主義」，書同前，第二冊，頁二六二至二六四。

註九：民國元年五月在廣東與香港土蔑西報記者談話「借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富源」，書同前，第二冊，頁八〇三至八〇四。

註一〇：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晚在廣州歡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演講「主義勝過武力」，書同前，第二冊，頁六二二至六二三。

註一一：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八日「致北京蒙古各王公勛團結一致並盼推舉代表來寧共議要政電」，書同前，第三冊，頁一八八。

註一二：民國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演講「共和國家異於專制國家之要點」，書同前，第二冊，頁二五四。

註一三：民國十二年二月三日講「民族主義第二講」，書同前，第一冊，頁一五。

註一四：民國前十八年五月「上李鴻章陳救國大計書」，書同前，第三冊，頁一。

註一五：參閱民國前十三年冬「手製支那現勢地圖識言」，書同前，第四冊，頁一三九一至一三九二。

註一六：參閱民國前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與胡漢民等談話「民國政府成立後借債築路之利益」，書同前，第二冊，頁七九一。

註一七：參閱民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滙報記者問「政治革命之後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書同前，第二冊，頁七九六。

註一八：參閱民國元年四月十七日在上海實業聯合會歡迎會演講「興發實業為救貧之藥劑」，書同前，第二冊，頁二二五。

註一九：民國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對民立報記者談話「鐵路計畫」，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一。

註二〇：民國元年九月十四日在北京與各新聞記者談話「批修鐵路及東西幹線之規畫」，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二四至八二五。

註二一：民國元年九月十四日在北京與各報記者談話「批撥外人承辦鐵路之利益」，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二六。

註二二：民國元年國慶紀念日為英文大陸報撰「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譯文），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九九至九〇〇。

- 註三：「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一部北方大港」，書同前，第一冊，頁五一九至五二〇。
- 註四：「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二部西北鐵路系統」，書同前，第一冊，頁五二一至五二三。
- 註五：「實業計畫第一計畫第三部蒙古新疆之殖民」，書同前，第一冊，頁五二五至五二六。
- 註六：「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一部中央鐵路系統」，書同前，第一冊，頁五九〇至五九四。
- 註七：「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三部東北鐵路系統」，書同前，第一冊，頁六〇五至六一四。
- 註八：「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四部擴張西北鐵路系統」，書同前，第一冊，

從卡若遺址之發現論西藏永為中國領土

袁 冀

一、卡若遺址之發現

西藏地區之田野考古，向無發現，而吾人之古代歷史，復因出於傳說追記，又輒為人所否認。加以西藏之風俗語言，與中原更相異趣。遂致「西藏非中國領土」，「西藏人非中國人」之「學說」謬論，不時傳播。然據聯合報本年十月五日載：

「本報香港特派員江素惠四日電：據來自成都消息稱：最近在西藏昌都城南十二公里的卡若村，發現一處卡若遺址，經考古工作者測定，是新石器時代遺址。這一發現，將西藏的歷史，推到了五千餘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也有力的駁斥了「西藏文化外來」的說法。卡若遺址原始面積，約一萬平方米，已發掘面積，約一千八百平方米。長期以來，由於西藏原始社會考古發現方面，基本上是一塊空白，一般人心目中，以為西藏高原古代，是一片荒蕪不毛，寒冷乾燥的地方，不適於人類生存，直到現在，外國還有些研究西藏歷史的人，認為西藏民族及古代文化，均是外來的。根據卡若遺址的資料，研究的結果來看，古代西藏的氣候，較今溫濕，雨量充沛，草木茂盛，禽獸繁多，是原始人生產生活之地，發掘出來的房屋遺址、石器、骨器、陶片及裝飾品等遺物，不僅具有西藏地方特色，且與我國黃河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的文物，風俗，有許多共同之處，水平也相差不多。」

不僅證明西藏文化，為中原文化之分支與擴大，且尤足顯示吾人古代歷史，具有高度之正確性與可信性。

二、卡若遺址對中國古代歷史與西藏之價值

- 頁六一四至六二三。
- 註一九：「實業計畫第四計畫第五部高原鐵路系統」，書同前，頁六二三至六二九。
- 註二〇：民國元年九月十七日在北京廣濟廟與八旗人談話「五族互相團結共和之目的乃可達到」，書同前，第二冊，頁八二六。
- 註二一：參閱拙作「先總統 蔣公與邊疆民族」，中國邊政第七十七期，頁三二至三四，民國七一年三月出版。另可參閱吾師札奇斯欽「蔣總統與邊疆各民族」，憲政論壇一二卷五期，頁一九，民國五五年一〇月出版。后希鑑「蔣總統與邊疆政策」，憲政思潮三二期，頁一〇〇至一〇七，民國六四年一〇月出版。

按發現卡若遺址之昌都，在今西康之中部，清屬前藏，唐宋元為吐蕃，明為烏斯藏之東部，自古即為藏胞聚居之區域。

卡若遺址所發現新石器時代之石器陶片，既與黃河長江流域，所發現新石器時代之石器陶片，頗多類同之處，故卡若遺址，就時代而論，當同屬新石器時代晚期之彩陶時期。蓋黑陶多散佈於黃河以南，錢塘江北，蘇浙魯三省之沿海地區。柏紋陶則分佈於淮壽及河南一帶（註一），而黃河長江流域所發現者，多為彩陶文化時期之遺物也（註二）。

按「彩陶文化時期」之年代問題，雖諸家之說法不一，如李濟先生認為新石器時代，約自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至六〇〇年。梁思永先生認為新石器時代，約自西元前三五〇〇年至五〇〇年。安特生認為新石器時代，約自西元前三五〇〇年至一七〇〇年。徐中舒先生認為彩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二二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夏鼐先生認為彩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二五〇〇年至二二〇〇年。安特生認為彩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二二〇〇年至一七〇〇年。裴中先生認為彩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二〇〇〇年。李濟先生認為彩陶文化，約在西元前一八〇〇年以前。然大體論之，距今約四五〇〇年至三七〇〇年間。

至於「彩陶文化」時期，人民之生活情形：（一）由各地出土燒焦之獸骨，與具有煙痕跡之陶器，可知已知熟食。（二）由有眾多之豕骨，可知已進入飼養家畜，而非獵取。（三）因有石刀、石斧、石鏹、石杵、石茅等，可知已進化為農業時期。不唯有固定之住處，且依賴農產品為生。（四）由西陰村出土之半個蠶繭，可知已能養蠶繅絲。（五）由出土之石紡錘、石針、骨針，及陶器上深刻之繩紋布紋，可知已會紡織及縫製衣服。（六）由出土之石環、石瑗、石珠、

綠松石飾珠、貓石雕刻物、豕骨雕刻物、花紋彩陶、刻紋小骨板、繪滿幾何花紋小鉢、陶器上繪有迴紋、犬、馬、羊、鳥形、車形等花紋，可證明當時工藝之進步，審美觀念之發達。

故「彩陶文化」時期，無論就時代或文化型態而論，均已吾國古代神農黃帝之歷史相吻合。（註三）卡若遺址，既屬「彩陶文化」時期。所以，西藏不唯可以確定，是中國數千年以來之歷史領土，而吾人歷史中，有關藏胞源流：神農——西羌——藏胞之記載，亦獲得正確無誤之明證。至於所謂「西藏非中國領土」，「西藏人非中國人」之謬論，則已為之徹底粉碎無遺。

三、西藏資源豐富且為中國西南屏障

西藏號稱「世界屋脊」，以其居高建瓴之勢，一旦有爭，則康青不保。康青既失，則甘陝川北，必受威脅。設河西失守，則新疆孤懸域外，必陷絕境。故保西藏，即所以衛康青。衛康青，即所以固甘陝川新也。所以，其為西南屏障，地位之重要，於此可以概見。若轉而南下，則是以威脅印度，使其寢食難安。至其天災資源，雖因道路險阻，尚未詳加調查探測，然僅已知者，即頗為豐富，其中尤以林木及金銀煤鐵，最為著稱。試以奇寒荒涼之西北利亞而論，經蘇聯多年積極之探測，尚能發現蘊藏豐富之石油、天然氣，及煤鐵金等礦產。則西藏高原，有山岳丘陵，峽谷平原，假以時日，詳加探測，當必能有驚人之發現！昔日英國之所以出盡手段，用盡陰謀，以圖我西藏者，蓋由乎此！

四、勿遣人入吾殼中之譏

西方列強，自實業革命後，財力日益雄厚，科學日益科明，遂致橫肆侵略，堪稱所向無敵。時日既久，乃養成其自大狂妄之心理。既自視為優秀民族，復視有色人種為劣等民族，及其東來，見中國之地大物博，固極思染指，鯨吞蠶食，無所不用其極。然由於中國歷史之悠久，文化之燦爛，則又未免飽生挫折之感。於是，為滿足其狂妄自大之心態，兼以配合其分化侵略之需要，遂創立諸多光怪陸離，荒謬絕倫之「學說」。中華民族來自「埃及說」，堪稱此類心態之典型。蓋埃及為白種人，中華民族來自埃及，則言外之意，中華民族之歷史，雖然悠久，文化亦至為燦爛，然皆西方文化之延續，沒啥稀奇！而「西藏非中國領土」，「西藏人非中國人」，則又為達成其分化兼併中國手法之範例。因「西藏既非中國領土」，故其侵略西藏，中國人民無須同仇敵愾，外侮其禦。「西藏既非中國人」，故其侵略西藏，「助其獨立」，藏胞當「無任歡迎」，而無須對中國效忠。於焉分化侵略之陰謀，得以遂行矣！

試觀近代東西各色帝國主義之侵略史，無不製造事端，以為侵略之藉口。創立「學說」，以為侵略之理論根據。昔日吾人不察，每每墮其彀中，或

為之傳播，或深信不疑，終致飽受其侵略之苦，而在文化上，更受其愚弄者久矣！時至今日，良應鑑往知來，凜然知懼，提高警覺，萬勿再自蹈其陷阱之中，復為他人愚弄而不自知。倘不能如此，則可悲之情形，天壤間寧有若斯之甚耶！

五、西藏永為中國之領土

總之，藏胞為中華民族之一支，同屬黃炎之子孫。而西藏亦遠在數千年前，即為我民族生於斯，長於斯，綿延瓜瓞之生存領域。兼以資源豐富，為西南屏障。所以，基於民族血統，歷史文化，經濟資源，以及國防安全，吾人斷不許外來之荒謬「學說」，加以挑撥分化。亦至盼吾族無此愚人，予以輕信，或為播揚。西藏將永為中國不可分割之領土，藏胞亦永為中華民族，如手如足，最親愛之兄弟。

註解

註一：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石璋如先生新石器時代的中原」：「本處於東方海濱的黑陶文化向西發展，居於西北高地的彩陶文化向東發展，處於湖泊區的拍紋陶文化向北發展，於是安陽成為三種文化的角逐場。」所附「三種陶器分佈圖」顯示：黑陶分佈於黃河以南，錢塘江以北之山東半島及蘇浙之濱海地區。拍紋陶則分佈於淮河中流地區，因向北發展，故豫北、豫西亦曾發現。

註二：同書石璋如先生「中國彩陶文化的解剖」：「彩陶文化，有種種別名。一因為它是最初在仰韶發現，所以稱它為「仰韶文化」。二因為彩陶不過是其中的精品，僅佔少數，而大多數則為紅陶，所以稱它為「紅陶文化」。三因為這些遺址，大都在高地，所以稱它為高地文化的。實際上，紅陶包括太寬……，真正能包括全體的一個統治，自然是「彩陶文化」。……就現在已經發現的彩陶遺址，依其自然的區劃，可分為：一、豫西區，二、豫北區，三、秦晉區，四、甘青區，五、漢蜀區，六、塞北區，七、新疆區，八、香港區，九、台灣區，十、遼東區。」

註三：同書杜學知先生「新石器時代之繪畫」：「在傳統上，由太皞伏羲氏結束了舊石器時代，代之而起的，則由炎帝神農氏開創了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徵：在生產手段上發展了農業，而神農氏便是農業的創始者。在工具上發展了陶器，而神農氏便是陶器的始作者：……傳說帝王的年代，據竹書紀年所載，黃帝至周顯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五三年），為二千四百一十年，周顯王十六年（公元一九五六年）合之，黃帝距今為四千七百二十年。依三皇本紀，神農氏曾八傳，共五百六十四年而至於黃帝，則神農氏至今為五千二百八十四年，與中外考古學上的年代，可謂相合。」

第九輩班禪回藏始末

王美霞

前言

清中葉以來，英帝國主義介入邊境，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係逐漸複雜。辛亥革命發生時，第十三輩達賴乘機驅逐清廷駐藏官吏宣佈獨立，使得元朝以來中央對西藏統治的法統中斷。民國以還，英國對西藏的侵略並未放緩腳步，第十三輩達賴獨立的計劃也一直不曾放棄，唯有第九輩班禪，心傾中央。民國十二年，班禪與達賴不和，受壓逃到內地之後，即無時無刻不在想重返後藏。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後，除盡力調和班禪與達賴之間的糾紛外，並積極進行護送班禪回藏，誰知，由於政治立場之迥異，帝國主義之干涉，竟使「班禪回藏」這樣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件，演變成內政外交互為絆石的複雜情況，不但第九輩班禪未能在生前達到回藏的願望，中央亦未能達到藉班禪以爭取西藏人心的目標，良可痛惜！

一、離藏的原因

第九輩班禪俗名羅桑吐丹，生於光緒九年，十四年掣定，拜達賴十三世為師，與達賴十三世本來情同父子，後來卻因政治因素、宗教及私人恩怨，遠走內地，歸不得家園，今以民國廿一年雙方代表在南京之陳述，復參以史實，探究第九輩班禪離藏的原因。

根據達賴代表貢覺仲尼等人所呈之「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員及民眾大會宣言」（註一）內歷數班禪之錯，綜合起來，共有四點：

1 班禪位低：班禪原不過小寺恩棍的比丘，第五輩達賴嘉其能，召居札什倫布寺，遂呼之為班禪，目是轉世相承，以迄於今。又此輩之班禪實從現輩達賴受比丘戒。

2 奉教不力，且多行不義：如棒斃其叔覺拉敦真，酷刑上輩班禪之兄珠藏生本。

3 僭居日光殿，逆師犯上：當達賴避難大吉嶺時（指宣統元年川軍入藏時（註二）），班禪偕江孜馬監督入拉薩，結納聯豫及鍾穎，聲言達賴喇嘛被革，自行竊居寶座，越權行事。

4 抗繳軍糧：札什倫布廟及班禪原有香火贍養各地，全是前代達賴所賜，例供西藏政府差役，與政府直屬民戶無異，而班禪無故令其香贍各地衆戶，抗不供應。又西藏遇戰事，札什倫布須負擔四分之一，自戊子年，英藏戰事時起

，達賴催繳糧餉，班禪不理，後令其分年補繳，免納利息，仍不知感恩，竟攜械及衛隊潛逃。

茲再以班禪代表羅桑堅贊對以上指控之剖白，陳述如下：

1 西藏人民對於達賴班禪之崇拜信仰，初無二致，有所謂的「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故二者地位平等。

2 中央與西藏，自清代駐藏大臣設置以後，上自達賴班禪之掣瓶轉世，下至噶倫等之選拔任免，均須經由駐藏大臣奏准政府，然後實行。故西藏乃中國版圖之一部分。達賴內排斥班禪，以期操縱前後藏大權，外聽人離間，冀脫離中國獨立。班禪則洞悉世界大勢，深知非擁護中央，不足以圖存，故反對獨立，接濟駐軍（入藏川軍），維護漢人。

3 列數達賴之罪狀：

- (1) 乘辛亥革命之際，驅漢官逐漢軍，背叛中央。
- (2) 始則聯俄以拒英，繼則親英而叛華。
- (3) 因斃第木呼圖克圖。
- (4) 民元年，茅穆寺接濟漢軍糧餉，達賴聞之，殺全寺喇嘛五百餘人。
- (5) 濫施酷刑，罪及無辜。
- (6) 班禪離藏後，後藏寺廟以及隨從堪布等之財產，均被達賴搶掠一空。
- (7) 不使漢藏人民互相往來，阻礙交通。
- (8) 將西藏寧靜山之煤油礦，允許外人開採。媚外求榮。
- (9) 巧立稅名，向西藏人民徵收雙耳稅，西藏牲畜徵四蹄稅，橫征暴斂。
- (10) 侵略西藏。（註三）

此外，民國十九年三月，羅桑堅贊亦曾述及雙方失和的原因云：

「失和主因始自前清末葉，達賴惑於俄人德爾智之言，親往聯俄，事為清廷聞悉，令飭庫倫大臣截赴北平，送回西藏，革去其原有封號，並一面令飭倣佛前赴拉薩主持兩藏事務。倣佛雖到達拉薩，只暫時維持藏境治安，並未接受此項命令主持前藏任何事務，達賴不察，反疑倣佛為爭權，發生意見。」

「嗣後革命軍興，內地不靖，達賴得英人之援助，由印回藏，攻擊駐藏國防軍，嚴禁販賣糧食，以絕駐軍糧，倣佛激於大義，不忍坐視，遂密令第穆佛寺等，加以接濟，達賴聞之，仇怨益深。」

「民國三年，英帝國主義者以詭詐手段煽惑達賴獨立，脫離中國關係，達賴不權利害輕重，一味盲從，強迫倣佛一致行動，背叛中央，倣佛不忍以神聖

莊嚴之西藏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而蹈印度朝鮮之覆轍，堅不贊同，拒絕答應，自此達賴對於徹佛遂恨入骨髓，多方陷阱，勒令後藏年納藏幣二百萬元，青稞五十萬石，對於西藏民衆則加課耳稅；牲畜則加課蹄稅；藏民一致促請徹佛前來內地呼籲中央。」（註四）

雙方指控已見上述，爲進一步瞭解達賴、班禪之恩怨，在此似有必要將達賴與班禪之關係略加說明。

達賴與班禪，世俗相傳是黃教宗師索喀巴臨圓寂時，遺囑兩大弟子世以呼畢勒罕（化身）轉世而得名的。實際上，「達賴」之轉世固從第一輩開始，「達賴」名號之啟端則開始於第三輩達賴順南嘉穆錯時蒙古諸部共上的尊號，從此才成爲定稱的（註五）。「班禪」一詞是札什倫布寺第二輩達賴時所賜住持的名號（註六），第五輩達賴時，延請其師洛桑缺結住持札什倫布寺，兼理後藏政教之權。圓寂後，亦以呼畢勒罕轉生。故班禪名號與世系應從洛桑缺結開始，但世俗以之追溯至索喀巴的另一弟子——凱珠巴，以凱珠巴爲第一輩班禪，洛桑缺結爲第四輩班禪。（註七）

若以班禪之定名及世系之開始看來，達賴所指控，「班禪位低」，實亦實情；但一般喇嘛教徒，皆認爲達賴班禪同爲索喀巴兩大弟子，且有「天上的太陽月亮，地上的達賴班禪」之比喻，可見達賴班禪在教徒心中份量，原在伯仲之間。

再從達賴班禪與清廷之關係來看，班禪地位可以抗衡達賴。西藏轉世的活佛很多，但獨達賴、班禪與清廷關係密切。順治四年三月，達賴、班禪曾各遣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並獻方物（註八），順治九年，第五輩達賴入覲，十年四月賜金冊金印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註九）康熙五十二年正月，第五輩班禪朝覲，亦賜金冊金印封「班禪額爾德尼」，如達賴之例（註十）。乾隆五十七年，更定金奔巴掣名之制，達賴班禪轉世之決定，同受此制之約束。

再者：觀歷輩達賴與班禪，雙方常互爲師徒，如第五輩班禪爲第五輩達賴之弟子，後來又成爲第六、第七兩輩達賴之師長；又如第六輩班禪，拜達賴第七爲師，後來又是第八輩達賴之師長；又再如第七輩班禪，拜第八輩達賴爲師，後來又是第九、十、十一等三輩達賴之師長（註十一）。達賴班禪雙轉世制度之完成，在使雙方世世互爲師徒，不從其他喇嘛受戒學法。此爲達賴班禪身份同樣高超的另一明證。

由以上達賴班禪的關係看，吾人可說，班禪世系形成雖晚於達賴，第四輩的出身亦低，但在往後歷史的發展中，不管在喇嘛教徒心目中，或是在與清廷的聯繫上，雙方具有相當相等的地位，清朝皇帝康熙亦有「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持世」之話語（註十二），但達賴班禪雖地位一樣神聖，但在政教權之行使上，仍略有差別。喇嘛教徒認爲班禪得教導權，達賴得統制權，因此西

藏政務全歸達賴掌理。也因此達賴的影響力除了前藏外並擴及後藏，班禪的影響力則僅限於後藏。

從以上敘述，吾人很難評定雙方之是非曲直，因爲是非曲直原無絕對標準。但是分析雙方陳述，班禪之離藏則可歸結於四點：

1. 達賴班禪政治利害衝突：第十三輩達賴在西藏史上，一向被認爲是最具雄才大略的領袖之一，其想總攬前後藏地區，成就一個獨立國的野心，已見於雙方之陳述中。茲再舉部份史實，以爲佐證：

民國廿年六月，西藏召開拉薩會議，藏中重要官員一致簽字通過所謂「達賴密旨十條」，其中有：「尊達賴爲無上權威的神聖，所有全藏政治，都歸達賴掌握」；「西藏獨立」；「我無上神聖之佛教徒，任何國家倘以兵來，均用武力對付」；「決意對中央不信任，抗漢並拒英」（註十三）

民國廿一年，十月廿八日東京朝日新聞有篇特稿言：寫獨裁西藏國之達賴，效成吉思汗，將青海、西康二省合併，作爲大西藏之王國，抱定君臨天下之大野心：」（註十四）

蒙藏委員會格桑澤仁亦謂：「達賴雄才大略，頗欲恢復其前代版圖，建立一大西藏國爲目的：以圖收復與西藏同文同種之附近地方：」（註十五）

可見，最晚從宣統三年，達賴驅逐清廷官吏，宣佈獨立開始，一直到民國廿二年，達賴圖復以前達賴企求領土與權力的決心和作風是一貫的。對於這，班禪自是不甘，希望保持傳統由其統治後藏的地位。這種政治利害的衝突，是班禪離藏的首要因素。

2. 因政治利害衝突，導致雙方政治觀點不一：達賴欲憑藉英國勢力以求西藏獨立。班禪則因爲獨立於已不利，故主張西藏爲中國之一部份，以是袒護川軍，傾向漢人，益加深達賴的惡感。

3. 達賴認爲班禪爭權：宣統年間，達賴被中央革去封號，且因離藏，由中央令班禪代管前藏事，此爲達賴所不滿。又班禪出巡時儀仗隊行經布達拉宮，竟鳴鑼擊鼓，在教規上，對師爲大不敬，在政體上，對達賴爲僭分。事爲達賴聞之，遂更加痛恨。

4. 班禪拒負軍餉：達賴屢次追繳，班禪以交惡既深，藉詞延繳，達賴積怨遂深，乃想施之以法。班禪事先聞訊，乃有離藏之行。先潛逃青海，再赴內地。

二、班禪投奔內地後與中央之接觸

班禪於民國十二年逃離西藏，十三年由青海抵北平，受到執政之北京政府的優異招待。十七年國民政府北伐完成，念其內向心誠，及其對蒙藏邊胞之影響力，特准設立駐北平駐南京兩辦事處，並按月撥給俸銀一萬元。班禪與中央的關係更進一層。

十八年二月，蒙藏委員會甫成立時，曾議定統一西藏之大原則五項，第一步即設法調和達賴與班禪，護送班禪回藏以分達賴之勢。然而自貢覺仲尼事員入藏（十九年）向達賴請問八款（註十六），經康藏糾紛（十九年—廿二年）（註十七）迄黃慕松專使之入藏（廿四年）（註十八），中藏不時商討「班禪回藏問題」，却始终未能協調互諒。當反藏糾紛（註十九）發生時；班禪一度認為是回藏的良機，曾要求中央撥發步槍五千支，子彈二百五十萬發，軍裝五千套，並按月發給軍餉十萬元，俾資進行（註廿），如果中央限於環境，一時不能顧及，則由其自行籌劃進行。對班禪此一要求，中央認為可行，並認為應趁班禪自請回藏之際，確定政策，乃由外交、內政、軍事三部，共同擬定辦法三項如下：

1 由中央選派熟悉藏事之大員兩人，分駐前後藏辦理外交及重要政務，並節制駐藏軍隊，一面製定辦事大員公署組織條例，將來關於整理藏事的一切規劃，由中央交該大員等執行或由該大員等擬具辦法呈准施行。

2 為將來推行新政，實施中央一切計劃而無阻礙起見，似應由班禪親自請求國民政府，聲明所有西藏之外交軍事悉聽中央主持，關於政治上之改革計劃當商承駐藏辦事大員。

3 班禪如能照第二項辦法正式聲明，自可酌予援助，准予派兵護送回藏。至其所請成立衛隊，撥發槍械，或由其自行籌劃，應否照准，或僅就沿途保護，應呈請陸海空總司令核定辦理。（註廿一）

然而，班禪回藏的計劃，終因中國時局未定，加上康藏戰爭爆發，而擱淺下來。

康藏糾紛期間，班禪對於藏事曾經多次提出解決的意見。第一次在廿年二月，主要提出西藏內政、外交之處理方式，其主張：（一）內政方面請劃分前後藏，藏務行政由中央派駐藏辦事長官處理。（二）外交方面則應確守中英條約，至於西姆拉草約未經我政府簽字，不能承認，此後西藏對外交涉，應由國民政府辦理。（註廿二）

同年三月，中央以達賴代表及班禪雙方俱在京，認為是洽商藏事的絕好機會，乃由蒙藏委員會分函班禪及達賴代表，請儘量用書面提出解決藏事的意見，以便會商討論，結果班禪提出節略十六條及先決問題三項，達賴代表貢覺仲尼等人，則一無所提。

茲將班禪所提的解決藏事條款列述如下：

- 1 解決藏事以恢復中央西藏間固有之統屬關係為原則。
- 2 西藏與任何國家或地方所訂條約凡未經中央批准，一概無效。
- 3 前藏後藏西藏應劃清界線，樹立界石，永資信守。前後藏以千垣拉為界，前藏西藏以丹達山為界。
- 4 駐藏藏軍限期撤退，並早日成立西康省政府。

5. 前藏政教由達賴主持，後藏政教由班禪主持。

6. 政府派遣大臣二人分駐前藏後藏辦事。

7. 西藏軍事外交統歸中央主持。

8. 中藏人民往來應絕對自由，不能稍加限制。

9. 為前藏所逮捕拘押之後藏官民一律釋放恢復自由。

10. 前藏沒收後藏官民之財產一律發還。

11. 班禪未回藏以前由政府給予相當名義，並指定青海或西康適宜地方駐錫，兼為其徒眾居住生活之地點。

12. 班禪前往青海或西康時，由政府遴派大員護送，並通知蒙古各盟旗長官及各呼圖克圖自由歡送。

13. 班禪年俸請照前政府規定之每年十萬元成案，由中央發給。

14. 班禪未回藏以前，由政府按月撥發辦公費五萬元，至回藏之日為止。

15. 班禪成立衛隊兩團，所有餉械等費在未回藏以前，由政府發給。

16. 政府發給班禪無線電機五架，分設各處以通消息，發給長途汽車廿輛，以利交通。（註廿三）

又藏事先決問題三項：

1 以後凡漢藏各界人等及班禪需要物品，准許自由出入藏境。

2 後藏人民，除後藏正供外，不得有額外苛派等情事。

3 前被拉薩監禁之班禪親屬亞西貢古旭即行釋放來京。（註廿四）

觀其內容，有關中央主權等項，都能符合中央之要求。此外，與達賴之恩怨事，可惜達賴代表方面無意商談，班禪之提議節略遂僅止於政府之備存參考而已。

廿年六月，蒙藏委員會請頒給達賴「護國廣惠大師」、班禪「護國廣慧大師」封號。後經中央決議，先發表班禪稱號，至於達賴封號，先由蒙藏委員會徵詢本人意見再行發表（結果達賴迄無回答）（註廿五）。廿一年四月，國府又令派班禪為西陲宣化使，並指定青海香爾德為其駐錫辦公室。（註廿六）

然到五月，達賴代表貢覺仲尼等人向中央呈上「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員及民眾全體之宣告」，內歷數班禪罪狀（已如前述），並言若中央必要滿足其欲望，中藏和好根本無望，並提出左列要求：

- 1 對於班禪名號印冊及新授職位，即予收回成命。
- 2 班禪儲備軍火，請予分別沒收查禁，並將班禪暫留北平。
- 3 對於俸銀及招待費速予取消。
- 4 班禪各地辦事處，迅令裁撤。（註廿七）

對於這些要求，中央不能接受，班禪一向擁護中央，於邊胞之內向影響很大，中央於情於理，都應優待班禪，並助其達成回藏之目標。廿三年，中央派大員入藏，除了冊封及致祭外，未始不是為班禪之回藏鋪路。

三、班禪回藏困難之所在

達賴生前，曾與班禪派往西藏之安欽呼圖克圖晤面，表示歡迎班禪回藏。圓寂時，據說也有遺囑歡迎其回藏。惟當時藏中分三派勢力——政府派（熱振、司倫、噶廈等）、守舊派（各寺的喇嘛）、青年派（留英學生居多）。政府派與青年派中人大都傾英及提倡獨立自主者，惟守舊派一向同情中央，故除了守舊派外，其他兩派並不主張歡迎班禪回藏。（註廿八）後來黃專使入藏，與司倫噶廈都曾論及此事，原則上藏方已表同意，但主張班禪由海道返藏及不必中央護送。（註廿九）

黃專使由藏回京後，中央認為班禪回藏之時機已經成熟，遂派蒙藏委員會委員誠允為護送專員。誠專員於廿四年九月底就職籌備，十一月廿五日派參軍高長柱率同儀仗隊先入青海。十二月一日，誠允率參贊、祕書等亦出發前往青海，擬於青海會同班禪，於次年春起程（註卅）。後因天冷、經費短絀，及藏英之反對攜帶衛隊，致使入藏日期一延再延。尤以英國之干涉及煽動，竟使班禪多年願望未能於生前達成。

（一）西藏對攜帶衛隊態度之先後轉變

大致而言，西藏僧民大都歡迎班禪回藏。達賴班禪本是藏人信仰之中心，十三輩達賴已歿，十四輩達賴尚未尋獲，因此，後藏札什倫布各級僧俗官員民衆，曾呈請國民政府贊助班禪於甲戌年（廿四年）回藏，其言「藏衆既失達賴，而班禪仍不回藏，是猶失去父母之孤兒」（註卅一）。故自班禪準備回藏後，藏中民衆聞訊，異常歡迎。尤其是後藏，一得消息後，即組織歡迎代表三百餘人，於廿四年十一月抵達青海班禪之駐地，向其申述歡迎誠意。前藏民衆，亦於稍後，派遣代表兩百餘人，赴青海歡迎（註卅二）。至於西藏當局在黃專使入藏冊封致祭時，業已表明同意的態度，唯對中央派儀仗隊護送，持有異議。廿四年九、十月之交，西藏駐京辦事處，曾向蒙藏委員會表示歡迎班禪回藏，但須不派儀仗隊，若班禪須護送，可由藏方派兵至邊界迎接。（註卅三）十二月下旬，噶廈公所曾電中央及蒙藏委員會云：

「在中藏和平未解決前，請勿再派漢蒙官兵越界護送班禪進藏。」（註卅四）

雖然藏方一再反對攜帶衛隊，蒙藏委員會基於下述理由，除了向其解釋外，仍擬按原定計劃進行。

1. 班禪為維持尊嚴保護安全，應帶所須之衛隊，委員長（黃慕松）前在拉薩，曾與西藏當局當面約定。
2. 對西藏佛教領袖之歡迎，中央應派專使及儀仗隊護送，已有成例。
3. 班禪回藏為全藏人民所渴望，如中央不派專使及儀仗隊為之護送，不獨無以表示中央推崇佛教之真誠，且班禪勢必招募不十分精練的衛隊，以

壯觀瞻。

4. 班禪回藏之必須保障，事屬當然。

5. 如噶廈忽略實際情形，既不希望中央派員護送，又不允班禪自行帶兵，則不獨無以慰西藏人民渴望之殷，復逼班禪久住邊界，將來西藏局勢變化如何，實不可預料。

6. 班禪最初向中央要求的衛隊人數甚多，今准派三百人，此三百人對藏百利無一害。

7. 中央用意，一方面為維護班禪在佛教上之尊嚴，一方面亦為維持頗安定之西藏現況。（註卅五）

惟到廿五年四月，藏中政局有了變化，攝政之熱振呼圖克圖本已任期屆滿行將辭職，西藏民衆大會呈請留任，並表示嗣後藏中要務，不分文武，惟熱振之命令是聽，萬懇不再言辭。於是熱振不獨打消辭意，且進一步總攬藏中政教大權。熱振親中央，總攬大權後，曾向中央提出「和平徹底解決辦法」，且言「西藏只求內政自治，外交當交還中央」，駐藏之蔣致余曾因此呈電中央，謂藏事之「解決時機已成熟」，班禪入藏之良機，以此為最。（註卅六）

因此，熱振當權，護送班禪回藏一事已經有了轉機，另一方面，誠專員以藏方對於儀仗隊一直持著懷疑態度，乃致函熱振，對儀仗隊之意義詳加解釋。不久，熱振回電，對護送官兵表示歡迎，並盼班禪迅速入藏。其文：

「：班禪大師回藏實為佛教衆生之無上幸福，前此藏中群衆對護送官兵入藏與藏中政教利益關係不無疑慮，茲承來電解釋，誠意鮮明，自當遵囑極力開導轉令知照，以後情形當再電告，惟望貴使造福利益佛教衆生，設法敦促班禪大師迅速入藏，至所盼禱：」（註卅七）

雖然，熱振至盼班禪回藏，對護送官兵亦表示歡迎，但藏中反對的勢力並未消除。事實上，噶廈勢力仍大，尤以澤墨噶倫並無意解決中央與西藏之問題，藏中要員復多與英方勾結者，此即藏方態度多變的原因。到了十月，藏中氣氛果然轉變，藏當局委託英使館代轉一項文件給蒙藏委員會，文件中強調：中藏交涉尚未根本解決，西康境內彼此仍有駐軍防守，因此中國官軍絕對不得入藏。（註卅八）

自此以後，藏方對攜帶衛隊入藏的態度又變強硬，其原因與藏中親華勢力之消長有關，而最重要者，乃是英人在幕後挑撥唆使所使然。

英帝國不願中國恢復在藏的主權，我儀仗隊入藏，無形中必增高我在藏之聲望與主權，而英在藏的優先權難免不受影響，為其本身利益，極力慫恿西藏抗拒中央派遣儀仗隊入藏。早在民國廿四年十月間，駐西藏代表蔣致余曾電呈行政院，報告英人在藏活動情形，除進行一般陰謀活動外，英國駐藏代表威廉遜曾宴請司倫、噶倫等藏中高級官員，從中挑撥中藏感情，阻擾班禪回藏，並宣稱：西藏當迎班禪回藏，惟應拒絕中國官兵入藏，昔日中國駐藏官兵，曾欺

壓藏民，現為西藏計，自以拒絕中國官兵入藏為首要。各噶倫詢問威廉遜，謂中國如派來二千兵，西藏自可將其擊退，但中國是大國，若再派兵前來，英國能否助予兵械糧餉？威廉遜表示鎗彈餉糧當無問題，派兵實不可能，但須請示英政府。（註卅九）

英國極盡挑撥之能事，於此可見。廿五年四月，蔣致余又呈電中央，言英方面曾致電藏當局，表示有關護送班禪事，駐華英大使正極力在向中國交涉中，希望藏方堅拒。

七月下旬，蔣致余又電呈中央：

「據密報噶廈有函呈中央，請駐華英使轉請中央不派衛隊護送班禪回藏，查此為英藏互相利用妨阻中央進行藏事之計，務乞鈞院轉飭外交部設法應付，萬毋墮其彀中。」（註四十）

實際上，熱振已在此時當權，中藏關係本來看好，都因噶廈內部之親英之輩，與英方勾結，以致阻撓了藏事之解決。

廿五年九月，英方更允許出售大砲、機關槍、步槍、子彈等大批軍火給藏（註四十一），顯見對西藏反對中央儀仗隊入藏予以武力的支持。此外，英國更是時刻向我外交部交涉，要我政府放棄派遺儀仗隊護送班禪，頗有不達目的決不甘休之勢。凡此種種，皆促使藏方態度又轉趨強硬。

（二）英向我交涉不攜衛隊之經過

攜帶衛隊交涉之產生，主要是英挾西姆拉條約第三款的内容（註四十二），向我要求不派衛隊護送班禪入藏，因此班禪回藏一案，遂牽涉外交，而益形複雜化。

廿四年，中央既決定派專使率儀仗隊三百護送班禪，十一月九日，英公使賈德幹即向我外交部抗議，謂派遺衛隊入藏，乃違反了西姆拉條約第三款，並藉故聲言藏方認為三百名人數太多。惟我方並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何況第三款内容，主要是「中國於外西藏不派軍隊，不駐文武官員，並不辦殖民事宜」，而儀仗隊並非軍隊。故行政院決定堅守立場，十一月廿日，訓令蒙藏委員會與外交部：

1. 班禪回藏為應付西陲局勢，確屬實要，在目前，按照已定計劃實施，將來再行相機應付，以策萬全。
2. 因此案而生的對英外交，以事關我國內政問題，與之委婉周旋。
3. 對藏方表示誠專員負有附帶商談藏事之任務，以增高其願望，減少其反對，而削弱英人的藉口。
4. 聞英人有要求藏方割地開埠及設官案情事，如真有其事，當以反對為原則。（註四十三）

十二月廿三日，英大使館秘書裨德本又與外交部徐次長晤談，並送備忘錄，其內容仍是對攜帶衛隊之抗議。行政院經第二四二次會議決議，認為班禪回

藏衛隊，應仍照原案辦理，但可將英使之抗議，由蒙藏委員會通知班禪，徵詢其意見。

廿五年二月四日，賈德幹再求見，並提三點意見，望我政府考慮：

1. 藏政府屢次請求本國（指英）政府設法阻止此事。
2. 此事有妨害西藏治安之慮。
3. 此事涉及英國利益。（指英希望藏有一個鞏固及具有維持治安能力的政府）

賈德幹又言，廿四年十、十一月間，藏方曾有電報致班禪，表示在中藏問題未解決之前，藏方不能允許中國儀仗隊入境，結果班禪回電聲明，自己本無攜帶儀仗隊入藏的意思。英方認為攜帶儀仗隊乃我政府單方決定，非應班禪之要求，其實，班禪所指定不帶軍隊，並非儀仗隊。

賈德幹又言，藏政府在十二月廿一日，曾電我方政府反對儀仗隊入藏。其實，自始英政府關於本案向我政府所提出異議的次數，比藏方還多。

廿五年二月廿二日，賈又向我外交部部長張岳軍詢問班禪攜帶衛隊回藏一事，張部長因其干涉頻仍，為不得罪，乃向他表示：儀仗隊由蘭州至藏邊，尚須數個月，此期間的變化與西陲情形均難預定，我政府必竭力覓一個妥善的辦法，或者即採用賈大使之提議亦未可知（註四十四）。

此時，另一方面，班禪則為攜帶衛隊及回藏後，對後藏治權之歸屬問題，向拉薩積極交涉。然而雙方意見不能一致，尤其有關後藏之治權，班禪提議日喀則等縣之治權及地方各稅，歸其自理，而拉薩當局則表示應由藏政府治理，至於班禪費用則可由藏政府酌量供給。雙方商談不治，班禪左右不無強硬之趨勢，拉薩方面更有挾英人之自重之傾向。二月十三日，班禪致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深恐至藏邊，彼方以武力相見，呈請中央密飭青海馬榮芳師長，西康劉委員長出兵至藏邊，藉以聲援。蒙藏委員會黃慕松委員長得電後，擬定以下措施：

1. 儀仗隊應跟隨班禪，體察情形，第一步擬在青海玉樹之結古寺準備。
2. 班佛在青藏康交界處之安全，須有十分切實的保障。擬請密令青海當局及重慶行營，對於班禪回藏時，凡足以妨害和平之意外事變，宜有切實注意與準備。
3. 擬請設法使班佛方面之隨行人員及行李等均減至最低限度，以示別無其它企圖。
4. 擬請密令誠專員設法促成班佛與拉薩間為和平回藏重開商洽，以掃除或減少障礙。
5. 擬請密令財政部顧全事實，對班佛及誠專使經費多撥現銀，以收買邊地人心，消弭反抗。
6. 本會仍盡力與拉薩政府聯絡，並努力開導，以求其覺悟。（註四十五）

此後，英國又多次與我方交涉，如廿五年三月卅一日、十月廿四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十二日。重點仍在反對中國官兵之入藏。我政府對英方之一再表示異議，自亦不敢忽視，廿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外交部曾呈文行政院，謂根據致余電報：英方唆使下，藏方局勢難免不有釀成重大事故之虞。於是國民政府決定電告英方：

1 中藏問題乃內政問題，毋庸英國代為建議。

2 中國政府正在設法促進班禪與拉薩間，為和平回藏商洽，決不致引起西藏之不安（註四十六）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亦決定，儀仗隊護送班禪到達後即行撤回，令蒙藏委員會通知藏方。如藏方反對，再予核辦。（註四十七）

廿六年五月卅一日、七月廿三日，英國大使許閣森（接任賈德幹），又先後向我外交部交涉。七月卅日，班禪抵達玉樹，當時護送專使已由趙守鈺擔任，趙正會同班禪與藏方商洽儀仗隊入藏，以期不致發生糾紛，此時雙方意見本可漸趨一致，不料噶廈態度又變強硬。原來噶廈已答應儀仗隊可逕赴後藏作短時間之停留，並且不用第三者國際擔保。現忽然又堅持國際擔保，並且儀仗隊撤回時必須經由海道，不能走陸路。儀仗隊之外，前後藏治權問題亦為爭執焦點。關於前後藏治權，前據三大寺代表談話，原謂可先請班禪入藏，未解決之問題，留待日後解決，現忽然改變態度，謂須待一切問題解決後，班禪始可入藏（註四十八）。

考藏態度之所以又轉變強硬，除了英國在背後一再唆使外，實與當時之時局相關。彼時，中日戰爭已爆發，中央正待集中一切力量以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藏方即乘機再度拒儀仗隊護送班禪。而中央亦不願當此國事艱難之時，為了班禪入藏，在外交上與英國交惡。故行政院第三二五次會議決議：「抗戰期間，班禪應暫緩入藏，先暫駐政府指定地點（康定）」（註四十九）。

四、班禪回藏問題之演變

中央明令班禪暫緩回藏後，由趙守鈺專使偕同馬鶴天參贊及高長柱參軍會晤班禪，向他說明政府之立場與不得不爾的苦衷。班禪當下即表示願以大局為重，並電覆中央表示服從，然而內心不無衝擊，加上肝病病發，竟於民國廿六年十二月一日，圓寂於玉樹結古寺。

中央聞訊後，至表悼念，除了有各首長紛紛拍電慰唁外，考試院院長戴傳賢並為致祭班禪特使，親往祭悼，以表示中央篤念賢勞，尊重佛教的誠意。廿七年五月，戴院長抵達甘孜（班禪靈柩由玉樹移此），舉行致祭大典，致祭儀式非常隆重。

廿九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之坐床典禮。駐藏期間，派秘書周昆田向西藏政府商洽班禪靈柩回藏一事，藏政府答覆同意。卅年，中央乃特派前護送班禪之專使趙守鈺為護送靈柩專使。於卅年四月飛抵

青海，商得主席馬步芳同意，派兵一營，護送至青藏交界黑河附近之堅桑卡，再由西藏政府派高級僧官多人，歡迎班禪靈柩，送往後藏之札什倫布寺，按照歷代達賴班禪圓寂後安置的辦法，予以鄭重處理。（註五十）

班禪回藏問題至此落幕，一代宗教領袖由於詭譎之政治因素，不能於生前回到他的供養地，一直到死後四年才實現了生前的願望，亦可浩嘆！而藏務處理之艱難，從這裏亦可見其一斑了！

註釋：

註一：原文見西藏概況，頁卅四—卅八。西藏史地大綱，頁二五八—二六三。

註二：清廷於光緒卅二年設川滇邊務大臣，積極經營川康，宣統元年，出走之達賴回藏，得知清廷經營西藏情形，遂唆使康藏民衆為亂，清派知府鍾穎率川軍進討，達賴不敵，入印求援，避居大吉嶺，即指此事。

註三：西藏概況，頁卅八—四十。

註四：十九年三月，羅桑堅贊致蒙藏委員會呈文，外交部收文電字第二七一號附文。外交部，康藏糾紛附解答案原檔。

註五：清史卷五二四，見廿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彙編及引得（一），頁〇二八七，條十七。

註六：見民國十八年，八款「有關中央與西藏關係之問題」中達賴回答之第五條。外交部康藏糾紛案原檔，藏事摘要錄。

註七：邊疆宗教，頁三十五。邊疆歷史，頁二七八。

註八：清史卷五二四，見廿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彙編及引得（一），頁〇二八九，條廿六。

註九：同前註，條廿七。

註十：同前註，頁〇二九二，條四十二。

註十一：中國邊疆民族史，頁七二八。

註十二：同註八，頁〇二九一，條卅八。

註十三：邊疆問題（二），頁四四。

註十四：見外交部。康藏糾紛附解答案原檔。

註十五：廿二年七月廿四日，格桑澤仁與外交部劉明劍科長之談話。見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十六：民國十八年，達賴十三世派雍和宮札薩貢覺仲尼向中央表示傾誠內向之意，國民政府遂即命貢覺仲尼為赴藏專員，攜八款有關中央與西藏關係之問題請達賴逐條答覆。見註六。

註十七：民國十九年之康藏糾紛，起因於甘孜縣之達結寺與白利鄉互爭廟產而起，本為地方小事，但由於達賴之希望趁此奪得西姆拉會議所劃屬於外藏之土地，及英國之干涉與提供軍火，終使糾紛擴大，擾攘攘攘，直至達賴十三世逝世，才議定解決辦法。

註十八：黃專使入藏使命有二：①是冊封及致祭達賴。②是與西藏當局洽談中藏關係。

註十九：反藏糾紛起因於住藏的尼泊爾商民抗繳稅捐而起，十三輩達賴派兵前往拘獲，並執行槍決，尼藏糾紛遂起，雙方互派軍隊，箭拔弩張，中央曾有主張藉此規復西藏者。

註廿：同註四。

註廿一：外交部十九年四月一日去文五字第九二四號。同前檔案。

註廿二：藏事摘要錄。廿年二月欄。外交部，康藏糾紛案原檔。

註廿三：同前，廿年五月欄。

註廿四：同前，廿年五月欄。

註廿五：同前，廿年六月欄。

註廿六：同前，廿一年四月欄。

註廿七：貢覺仲尼等致行政院及蒙藏委員會之呈文。外交部，西藏問題案原檔。

註廿八：西藏問題：頁一七四。

註廿九：黃慕松先生遺著，頁一二—一二。九月廿五—九日日記，及頁一二五，十月十一日日記。

註卅：廿四年十二月二日，華報。外交部，西藏問題案原檔。

註卅一：後藏札什倫布各級僧俗官員民衆呈文。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二：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新民報。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三：西藏駐京辦事處威代電。抄本。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四：行政院第五九七六號函，抄原電。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五：蒙藏委員會廿四年十月七日，復西藏駐京辦事處陽代電。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六：蔣參議支電，（見行政院審26號附電。）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七：廿五年七月，誠專使電。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卅八：廿五年十月廿四日，英許閣森大使轉交蒙藏委員會文件。

外交部，班禪回藏交涉案原檔。

註卅九：廿四年十月廿五日，行政院第四八六二號電。

外交部，西藏問題案原檔。

註四十：廿五年七月卅日，行政院第五五六號電。

外交部，西藏問題案。

註四一：廿五年九月，將致余歌電。

外交部，英人在藏活動設電台濟軍火案原檔。

註四二：西姆拉條約第三款內容：

中國政府現在既承認英國以西藏地理上有特別利益，欲西藏建立有實力政府，保守附近印度邊界及其毗連西藏各處之治安，今特將訂定，除本約第四款所載外，中國於外西藏不派軍隊，不駐文武官員，並不辦殖民之事，如本約簽字之日，外西藏尚有該項軍隊官員與殖民等，應於一月內撤退。英國政府今訂定除一九〇四年英藏條約所載外，不在西藏派駐文武官員，除商務委員衛隊外，不派軍隊，並不於該國辦理殖民事宜。見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二四六。

註四三：蒙藏委員會致外交部，機字第九六號函。

外交部，班禪回藏交涉案原檔。

註四四：談話記錄，見前檔案。

註四五：同前。

註四六：同前。

註四七：同前。

註四八：行政院秘書處密函，附抄趙守鈺來電。外交部收文第一五六三一號。

外交部，同前檔案。

註四九：同前檔案。

註五十：西藏概況，頁六十五—六十六。

參考書目：

一、檔案：

(一)康藏糾紛紛解案原檔。民廿一年十月—廿五年二月。外交部

(二)康藏糾紛案原檔。民廿一年九月—廿一年十一月。外交部

(三)西藏問題案原檔。民廿三年一月—廿五年七月。外交部

(四)班禪回藏交涉案原檔。民廿三年三月—廿六年十一月。外交部

二、史料彙編、日記及專書：

(一)西藏概況，高長柱，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之一，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初版。

(二)邊疆問題(一)，葛綏成，新中華叢書，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廿三年。

(三)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彙編及引得，芮逸夫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料叢刊甲種之一，民國六十一年。

(四)邊疆宗教，胡耐安編著，蒙藏委員會編印，民國五十年六月。

(五)邊疆歷史，李符桐編著，蒙藏委員會編印，民國五十年六月。

(六)中國邊疆民族史，劉義棠，中華書局，民國六十年六月。

(七)西藏問題，陳健夫著，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廿六年二月。

(八)黃慕松先生遺著（新疆概述、西藏日記），民國五十三年。

(九)中英西藏交涉始末，呂秋文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藏族探源

蔣武雄

一、從唐代吐蕃來上推下衍

吾國藏族之源流，究係如何？自來衆說紛紜，及今仍未有明確之論，其中較可信者，即是謂其源於漢代之西羌。筆者亦贊同此一說法，故本文欲就羌族與藏族之關係，予以論述之。且試先從唐代之吐蕃說起，因吐蕃爲今日藏族之主支，已是不遑之論，人人皆可接受，故吾人依此予以上推下衍，當較可能尋出一合理而又爲人所採信之脈絡來。

史書述及吐蕃之源流者頗多，諸如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曰：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也。……以秃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通於中國。」（註一）

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曰：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西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註二）

唐會要卷九十七吐蕃曰：

「吐蕃者，在長安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種也，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南涼利髮利鹿孤之子曰樊尼，國溺之後，西奔於羌中，建國爲衆所懷，故姓窣勃野，或云以秃髮爲國號，語訛謂之吐蕃，歷魏及隋，際濶諸羌，未通中國。」（註三）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傳曰：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其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秃髮爲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註四）

續通志卷六三七，曰：

「吐蕃本西羌屬，種落莫知所出，唐以前未嘗通中國，居析支水西，其祖曰鶻提勃悉野，稍并諸羌，據其地。」（註五）

凡此所引，皆言吐蕃本漢代西羌之屬，其國號源於南涼秃髮氏，訛爲吐蕃，而其百姓仍均爲羌族，但是吾人查閱晉書卷一二六南涼及魏書卷九九鮮卑秃髮烏孤傳，並無秃髮樊尼西奔古國等事之記載，故似有所疑問。而新唐書所言

吐蕃爲西羌之發羌種，則較爲可信，蓋「發羌」之名，吾人可在後漢書西羌傳查及，故據此說法作一探討之方向，似較爲可靠。提及發羌與吐蕃之關係，吾師歐陽無畏在其「鉢的疆域和邊界」一文中，曾詳細地加以論證（註六），由於篇幅過長，今僅轉引李符桐先生對此一段話之簡述，具曰：

「據歐陽兄解釋：漢譯爲「發」，唐譯爲「蕃」，是「發羌」即「吐蕃」。蓋西藏民族語言中，會發重唇音之「f」和「b」，而不會發輕唇音「p」，今日蕃字讀作「fān」，是「奉」聲，收十四「寒」韻。但唐音則無嚴格分別。唐音之發「非」、「敷」、「奉」三聲之字，常用以譯發爲「幫」、「滂」、「並」音之字。所以蕃字今雖發奉或「f」聲，其實是唐時對譯「b」聲，故吐蕃之「蕃」，實在即譯藏人自稱之「bod」也。又唐書吐蕃傳：『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亦可作兩種句讀：一『「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二『「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前者該係「蕃」與「發」二字音讀相近，蓋「發」字乃「蕃」字之入聲化之讀音，漢書西羌傳之「發羌」，可能唐音讀之爲「蕃」。故不論爲「發」爲「蕃」，均爲譯音取其聲相近而矣。至於唐時於蕃字上加以吐字者，蓋吐有發聲之義，而「bod」字原義亦是發聲。藏人自稱爲「鉢巴」bod-pa，義爲「呼聲之種人」。其神話古史，自認其種人出自獼猴，猴類不能言也，祇會發出極簡單之呼喊聲「鉢！鉢！鉢！」——bod-bod-bod-bod——故其種人自稱爲「鉢人」bod-pa，所以鉢bod字，在文字中，不但其意義作「呼聲」解，而且也是猴語「鉢」——bod之一形聲字。因此「鉢」bod字，在音譯上爲「蕃」，在意義上爲「發聲」或「吐」，故「吐蕃」二字，爲唐時對吐蕃音義兩譯之字。」（註七）

果如是言，則吐蕃之民即源於發羌，乃無疑義矣。而發羌又爲西羌之一種，故吾人當可依此再上推至漢代之西羌。

二、上推至漢代之羌

史書述及西羌部族早詳細者，莫如後漢書西羌傳，其中「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蜀、漢徼北，……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註八）等語，尤足以說明發羌爲西羌之一種，且就其地理方位言，當爲唐代吐蕃之居地也。吾師周昆田亦曰：

「(無弋)爰劍之後裔，遂為諸羌的首領。及爰劍曾孫名忍的時候，適當秦獻公欲稱霸諸侯，忍季父印畏秦人的威迫，乃率其種人部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後居西藏及西康一帶的藏族，或其為印及其所率之種人部落之後裔。……及秦始皇而併吞六國，兵不西行，諸羌更得以休養生息。而爰劍系下之子孫後分百五十種，內發羌、唐旄走得「絕遠」，與西藏本部的藏族，關係尤多。」(註九)

此一論見，正可為筆者所提發羌源於西羌，吐蕃源於發羌，而吐蕃衍為今日藏族之推斷，作一有力之論證。

三、再上推至上古時代之三苗

由上之所述，吾人既知吐蕃即發羌，又為漢代西羌之屬，則西羌究又出於何族呢？尤有探討之必要。據前引後漢書西羌傳曰：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註一〇)

杜佑通典曰：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註一一)

馬端臨文獻通考亦曰：

「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謂之瓜州。」(註一二)

論至此，吾人可知西羌為上古時代三苗之後裔，為姜姓之別支，因遭舜之流放，而從南岳附近遠徙至三危西一帶，然後再逐漸繁衍。至於三苗又為何一族系呢？孔穎達尚書注疏注有曰：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鯀也。」(註一三)

史記集解五帝本紀引賈逵文言曰：

「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任縉雲之官也。」(註一四)

果如是言，則三苗即為炎帝神農之後，而西羌當亦可推衍為炎帝神農之裔矣。

四、下衍至清代之西藏

吾人以唐代之吐蕃為據點，既可上溯至漢代之西羌，及上古之三苗，而其下衍之情形又如何呢？唐代吐蕃與中原朝廷有密切之交往，始自其贊普棄宗弄贊之請尚唐公主，新唐書吐蕃傳記之曰：

「(唐)太宗貞觀八年，(棄宗弄贊)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

者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蕃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問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貨畜，又攻黨項白蘭羌破之，動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為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沮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也，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恐國人藉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橈毳罽絁絢為華風，遺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疏書。」(註一五)

棄宗弄贊死後，吐蕃又屢犯唐邊，並滅吐谷渾、黨項諸國，未久雖與唐廷再結和親，立盟誓，但仍時盟時叛，侵掠不已。至安史亂起，唐國西邊防務盡失，吐蕃趁機入犯，又與回紇聯軍入京師，幸回紇反而助唐，吐蕃兵始退。吐蕃贊普傳至達磨時，天災饑疫相繼發生，且因王嗣問題，引起內訌，國勢轉衰。唐軍趁機收復許多失地，但是唐之國力至此亦衰，無力安撫，不久即亡。(註一六)

唐亡後，吐蕃各部亦成分裂之勢，不如往日之強盛。宋國建立後，屢受西夏入犯，乃利用吐蕃較強部族夾攻之，並討其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為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後西涼為西夏所滅，宋廷復以宗哥城首領峭斯囉為保順、河西節度使，兼洮、涼兩州刺史。至峭斯囉曾孫囉珍來朝，宋廷賜以國姓，並封囉珍為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番都護。(註一七)

蒙古族興起後，於宋滅南宋之前，即先繞至宋國西南，先征服大理與吐蕃。不久，「兀良合台既平大理，遂入土番，其酋懼而出降。土番有民三十萬戶。兀良合台簽發土番軍，前鋒，進取其他諸部。」(註一八)自此宋人遂據有吐蕃之地，然而宋人亦始與吐蕃同信喇嘛教，二者之關係乃由宗教信仰之相同而益形密切(註一九)，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有云：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註二〇)

明時吐蕃改稱為烏斯藏，而明廷仍沿襲元人之策略，極力優禮其政教領袖，以便拉攏藏人，封有力之喇嘛為國師或法王，並允以互市懷柔之。明史卷三十三「西域傳」：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聚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聚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為大寶法王，錫玉印，既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為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綸袍衣及銀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為『煥盛佛寶國師』。」（註二）

至清代，烏斯藏改為今名——西藏。清廷於聖祖康熙五十九年，派兵擊退入藏之準噶爾軍，為藏人立達賴六世，並留兵駐守，納西藏為中國版圖，世宗時，在拉薩設駐藏辦事大臣，與中國之關係更為密切。

五、結論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今日藏族之源流，雖有族名之不同，而致學者眾說紛紛，但總不外為羌族之後裔，清朝續文獻通考輿地考有曰：

「西藏，上古三危地，虞舜流三苗於此，亦即禹貢崑崙織皮西戎之一。漢、魏為西羌，晉、隋以下，吐蕃漸盛。唐書謂，蕃音近發，以為發羌之後，或云吐蕃即禿髮氏南涼之族；或云出自黨項，謠稱唐古特。近人謂：中印度別部之主烏迦雅納為鄰部所攻，東北踰須彌山，止於藏江南境，為吐蕃之祖。言人人殊，皆無確證；實則戎羌之裔耳。李唐之世，吐蕃最強，兼併吐谷渾及西域四鎮；憑陵隴石，震驚畿甸；至下嫁宗女，冀息兵爭。唐季，分裂衰落；宋、元，尚存吐蕃之名；信奉佛教，獷悍漸消。元、明，稱烏斯藏，以番僧執政，榮以大寶法王、帝師、國師諸號，此皆紅教也。明代，有宗喀巴創立黃教，傳三世，而達賴、班禪二喇嘛分主前後藏教務，佐以貴酋曰噶布隆、第巴，並有蒙古唐古特汗駐後藏。國朝崇德初同奉表貢。……雍正初，簡大臣鎮守，始握其政權。」（註二）

此一段敘述，正足可說明今日藏族之源流，雖是眾說不一，然而實則皆為羌族之後裔，誠是不遑之論也。

註釋

註一：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吐蕃上，頁二六〇八，藝文印書館印行。

註二：唐書卷二百十六上，別傳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頁二四五八，藝文印書館印行。

註三：唐會要卷九十七，吐蕃，頁一七二九，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註四：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列傳第二百五十一，外國八，頁一四一五一，鼎文書局印行。

註五：續通志卷六百三十七，四夷傳三，吐蕃，頁六七三一，新興書局發行。

註六：參見歐陽師無畏撰「鉢的疆域和邊界」，西藏研究，頁一三一至一三三。

註七：李符桐著「邊疆歷史」上冊，第九章唐代吐蕃，頁一三五至一三六，蒙藏委員會編印。

註八：後漢書卷八十七，列傳第七十七，西羌傳，頁二八九八，鼎文書局印行。

註九：周師昆田撰「中國邊疆民族簡史」，第五章藏族，頁一四七至一四八，中華大典編印會印行。

註一〇：同註八，頁二八六九。

註一一：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八十九，邊防五，西戎一，序略，頁一〇一三，新興書局印行。

註一二：九通分類總纂，卷二百二十四，輿地類，引文獻通考，沙州條，頁二一三四〇，鼎文書局印行。

註一三：孫星衍著，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一，堯典第一下，虞夏書一，頁四二，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註一四：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頁五二，藝文印書館印行。

註一五：唐書卷二百十六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頁二四五九。

註一六：書同前，頁二四六〇至二四七九。

註一七：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列傳第二百五十一，外國六，頁一四一五至一四一六八，鼎文書局印行。

註一八：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冊，頁二三八，商務印書館印行。

註一九：關於蒙古與西藏之宗教關係，可參閱吾師札奇斯欽所著「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正中書局印行。

註二〇：元史卷二百二，列傳第八十九，釋老，頁四五二〇至四五二一，鼎文書局印行。

註二一：明史卷三百三十一，列傳第二百十九，西域三，頁八五七一至八五七二，鼎文書局印行。

註二二：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輿地考二十六，西藏，頁一〇六九七，新興書局印行。

西藏會被分割嗎？

明初

報載中共鄧小平於今（七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發出與印度改善關係的呼籲，說中共與印度間唯一的問題，是於一九六二年引起藏印邊界的一次爭執，而雙方如果採取理智步驟的話，此一問題不難於解決云云。

一九四七年印度自英國主子手中獲得獨立後，就一直想繼承英人原先非法在中國的西藏邊界佔有或聲明佔有的土地為其領土，主意打的主要地區一在藏東，一在藏西。藏東的一段即在臭名昭著的麥克瑪洪線以南、喜馬拉雅山麓以北，東起察隅、西至提朗宗，面積約有浙江省大小的山岳森林地帶。五十年代後期，中共為了表示和不結盟的鄰邦和睦起見，曾經暗示這一片八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將比照中共和緬甸的邊界協議，割給印度。而在和緬甸的協議中，的確割讓了高黎貢山以西的一塊比臺灣省還大的中緬未定界。藏西的那塊地叫阿克賽欽，是西藏阿里地區的一部份，介於崑崙山和喀喇崑崙山之間，當初英人隨手一劃，將之劃入英印帝國的一部份，併入印度拉達克地區。這塊地相當高寒貧瘠，却是西藏和新疆之間能夠開闢交通線的唯一地段，戰略地位相當重要。

當時的印度尼赫魯政府是想要吃下這兩塊土地，做為支援中共入聯合國和

參加第三世界的代價。印度的做法正如一個奴才在他的強盜主子衰老離開後，仍要千方百計的搶取主子從前鄰人手中明搶暗奪到的東西，真乃恬不知恥。後來由於尼赫魯的「築壩前進」侵佔政策，嚴重的威脅到中共戰略性的新藏公路，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爆發了一場短促而慘烈的邊界戰爭。印度慘敗，放棄了西段。而中共在戰勝之後，却撤退東段到麥克瑪洪線以北，實際上仍然是讓出了一大片國土。情形看似當年的滿清和法國間有名的中法之役。也正因此請讀者注意一下，所有的國際輿圖，包括美國和大英百科全書之內，都把這塊不丹國以東，廣闊的森林地帶，慷慨的在紙上割給了印度。

在我們中國人逐漸淡忘慘痛的割讓和鴉片戰爭之際，十二月份在新德里舉行的中共和印度會議，是否又是一種新的「印度鴉片」，再次の麻痺談判者的大腦和引致國土的丟失？既然中共要示好，而印度願意談判的，我中國的兩塊固有疆土，在所謂的友誼氣氛下，印度人在一九七四年非法吞併了錫金後，是否又將得到部份「合法」的中國領土，我們拭目以待。（十一月廿日撰於北美）——見七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報二版。

為續修周氏族譜詳陳徵編構想

周蔚岐

一、緣起

家族應有族譜，猶如國家之應有國史。家譜族譜是一家一族為生活與生命而奮鬥的記錄，也就是家史。國史是一個國家民族為生活與生命而奮鬥的記錄，也就是歷史。

歷史事實證明，只要歷史文化不滅，其國家民族就不會滅亡。同樣，只要

族譜系統不斷，其家族血統就會永遠綿延。我國歷史上因為某一家族有一脈相傳之族譜統系，始有千年不墜之血統。因為我國有歷久彌新之歷史文化，雖曾經改朝換代、風吹雨打，但中華民族迄今仍能聳立五千年，屹立不搖者，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我周氏族譜之始祖恩公，本為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周氏九世祖，在明朝嘉靖十年（甲子辛卯，公元一五三一）到單縣任教四年後，就寄籍單縣城西南雙廟

莊。迨二百七十年後，清朝嘉慶五年（甲子庚申，公元一八〇〇年）時，子孫繁衍已有十餘代，始由九世祖長立公手寫家譜，一因浙江周氏原有族譜散失，譜系無從稽考；二因交通不便，歷時過久，與浙江原籍家族失去聯繫。因此，長立公就以浙江九世祖恩公為單縣周氏一世祖，並制定含有姓氏源流遷徙概況及家訓意義之排行命名用字四句十六字，即：毓秀自岐，傳家在魯，積善餘慶，衍緒光祖。自十一世開始適用，每句一、三兩字為命名之上二字，二、四兩字為命名之下二字。但並未刻印流傳。

九年後，清朝嘉慶十四年（甲子己巳，公元一八〇九）時，九世祖英公以家譜不可不續，墓碣不可不立，祠堂更不可不修。遂會同長立公續修，因經費困難，拖延十三年之久，始於道光二年（甲子壬午，公元一八二二）續譜完竣，並建祠堂。家譜改稱族譜，祖塋各立墓碣。惟族譜仍未刊印流傳。

又過五十一年，已是同治十二年（甲子癸酉，公元一八七三），十一世祖毓楷公因多假旋里，串合族人把祠堂重加修葺，並以先人手寫族譜稿件，若不及時續修，將恐代遠年湮，縱令後人有意續修，亦泯滅無可稽。遂將自己所分廳房三楹售賣捐出，協助族人續修族譜，建立祖塋，並由十一世祖毓橋公撰書祠堂對聯。十年後為光緒八年（甲子壬午，公元一八八二），族譜續竣，存之宗祠，仍未付印。

嗣十二世祖京秀公念族譜以手鈔傳本，族中未克遍存，遂捐俸三修，並於光緒二十五年（甲子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刻印流傳，距二次續修已逾十七年。經查中外各大圖書館並無我們的族譜，只有十四世孫女寧岐不忘本源，在兵荒馬亂遠涉重洋中，尚能珍藏一部，其維護族譜之孝行，實屬難能可貴。

據說十三世祖自齊公會計劃續修，奈因天不假年，心願未償，屈指計算，我周氏族譜已有八十餘年，未加續修，實為我後輩之差。現續修藍本已有，播遷在外族人又多，若不將已知者續之，將來後輩兒孫不但無法稽考，而且相遇時與路人何異？

二、四修周氏族譜目的

修譜的目的，可能是見仁見智，每個人的說法不會一致。不過在此時此地，我們續修周氏族譜的主要目的，不外左列三項：

（一）保存史料——四修周氏族譜目的之一，在保存現有已知之周氏家族史料，廣為流傳，以免將來閣族修譜時，不致年久失傳，文獻無徵。而四修後之新譜內容有二：一為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三修舊譜之全部內容；二為續增之譜系及其他有關資料。因係部份續修，故舊譜以保存原貌不加修訂為宜。惟應在原文旁加註標點符號，原版影印，以便閱讀。新增部份編在舊譜之後，

另行排印，二者體例字體雖不能完全一致，但保存史料之原意則一。俾便參存。

（二）綿延生命——修譜原為保存家族史料，亦為延續家族生命，不但周氏家族應當每人珍藏族譜一份，傳之子孫。可能的話，亦應將新修後之周氏族譜，贈送中外各大圖書館收藏，使單縣周氏族人之光輝生命，永遠流傳，與山河並存。

（三）復興文化——百善孝為先，孝不忘其本，孝道得而國治，孝道失而國亡。可見孝道在中國固有道德中之重要性。因為孝是一切倫理道德的根本，也是我國歷史文化的核心。所以中國自來立國之道，都是以孝為本。我們續修族譜之另一目的，是旨在明倫教孝，固本溯源，敦親睦族，長幼有序。就家族而言，是為宏揚孝道，對國家而言，是在恢復固有道德，復興中華文化。

三、徵編修譜資料辦法

續修周氏族譜應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徵集續修資料，第二階段是依據編印族譜辦法之原則及徵集到之資料，分類編纂。茲分項分條列陳如左：

甲、徵集資料辦法

（一）制定表式——依照實際需要，制定左列三種調查表式，分送家族親屬填覆：

1. 山東單縣周氏家族世系傳略調查表。
2. 山東單縣周氏兒媳直系血親尊親屬傳略調查表。
3. 山東單縣周氏女婿直系血親尊卑親屬傳略調查表。前項三種表式附印於本文之後。

（二）詳填表式——周氏家族世系傳略調查對象，包括祖籍單縣而散居國內外已逝及在世之周氏子女，每人應詳填調查一份。兒媳及女婿亦同。若確無表內某項資料時，請註明「暫缺」或「待查補送」。如果發現原表項目不夠週全，可以另紙增列，隨表附送。另有詩、文、傳記及其他書面資料時，亦盼隨表提供，以期充實，而使參證。

（三）專項函詢——編纂時發現調查表漏填某些項目又未加註明，或所填資料有欠明確時，再專函催詢，以期真實，而免遺漏。

（四）多方徵集——為免調查不週，洽請有關雜誌將本文及表式刊布，以期普遍，而利徵集。如讀者親友中，確有祖籍單縣周氏家族時，務請設法通知其與筆者聯繫，或將其姓名住址函告，以便聯絡（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縣新店市中央路四街一〇一號）。

乙、編印族譜辦法

(一)冠譜地名——周氏族譜以定居單縣之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周氏九世祖恩公爲一世祖，且於定居單縣二百七十年後，始由單縣九世祖長立公創制家譜。故本族譜應冠上制譜時之地名——山東單縣，以利追本溯源，而便識別支派。

(二)續修監本——現存自由世界之山東單縣周氏族譜，爲清朝光緒二十五（公元一八九九）年十二世祖京秀公捐俸三修之本版本（以下簡稱舊譜），迄今調查結果，僅寄居美國加州十四世孫女寧岐珍藏一部。經外孫女李珊寧外孫婿陳士忠影印二份，作爲四修族譜（以下簡稱新譜）之依據。

(三)通俗存真——族譜世系表中已有尊卑之分，傳略中宜選用尊稱。行文用語宜用通俗之文言文，或簡約之白話文撰寫，並應加註標點。敘述務求真實，不知者寧可從缺，如現居山東河南之族人，得就已知者編印，狀況不明者，暫缺待補。

(四)戶籍爲準——一切人、事、時、地，以詳盡爲主，倘屬真實，雖微必錄。但原則上仍以戶籍資料爲準，如戶籍與事實有不符之處，應加註說明。

(五)依譜命名——舊譜關於命名排行，雖在三則說中有一條規定，但嫌不夠詳明。此次續修族譜，似應制定排行命名準則，各輩家族都應一體施行。現在族人只有學名而無譜名者，應於填送調查表時另起譜名，列入表內。以後出生者，應一律依譜命名，以符辨尊卑序長幼之修譜主旨。

(六)舊譜體例——舊譜共分五卷，首卷爲序文、封贈、祭文、碣文、墓表、墓誌、祠記、祠聯及三則說（凡例）。卷一至卷四則爲大宗世系圖、始祖畫像及各分支世系表與傳略。世系表內有子無女，學歷、官職、遷徙、婚姻、塋墓等，則分見於世系表及傳略。故舊譜體例在續修時，應就現實需要，斟酌取捨，不宜完全採用。

(七)新譜綱目——新譜將參照舊譜、外譜及實際需要，酌予增訂，其綱目如下：(1)卷首(2)源流考(3)世系表(4)傳略(5)婚姻志(6)藝文志(7)雜誌。

(八)卷首——凡序文、題名、記敘、總目及四修周氏族譜凡例等，均列入本篇編印，或併入舊譜卷首之前。

(九)源流考——包括周姓源流考，單縣周氏各支派之遷徙與發展以及排行命名用字準則等。

(十)世系表——參酌較新表式，依照戶籍記載，不分性別，子女並列，配偶兼載，以符法律上男女平等之精神。並增訂直系尊親世系表一種，儘量使每人與舊譜有直系血親關係，直至一世祖爲止。看起來一目瞭然，系統分明，以加強尊祖敬宗之虔誠意念。

(十一)傳略——依照代別及出生次序，每人編一傳略。舉凡代別、譜名、學名、排行、血型、宗教、學歷、經歷、配偶、像片、出生時地、直系尊卑親屬、

旁系血親、遷徙記錄、現在住址以及書面資料如自傳、傳略、行述、墓表等，都是編纂傳略之重要資料。

(十二)婚姻志——男婚女嫁，各有姻親，其與家族之盛衰與發展，以及男女雙方之血統遺傳與優生保健，關係至爲密切。故應另編一志，以便遺傳及社會學者有可信之研究資料。

(十三)藝文志——有關祖籍單縣周氏家族之詩、文、書、畫等，請儘量以影本提供，或以書名、詩集、畫名之創作時間及出版、收藏處所見告，以便搜集編入本志。

(十四)雜誌——不能編列上述各篇者，如各種統計表、編後記、徵信錄等等，都列入本篇。

(十五)修譜經費——修譜所需印刷紙張及郵資等費，由祖籍周氏族人，不拘多小，隨意樂捐。不足之數及編纂時所需一切費用，均由主修之筆者負責捐助。修譜經費收支，附印於新譜雜誌內，以資徵信。

四、祈求

以上所陳修譜目的及徵編辦法，只是筆者個人的初步構想，不週或錯誤之處，一定很多，敬祈專家學者，不吝指教，以匡不逮。

同時也以萬分虔誠之心，敬向海內外周氏長輩、同輩、及晚輩們祈求三點：

(一)本文所述緣起、四修周氏族譜目的、徵集資料辦法及編印族譜辦法，如有需要修正或補充之處，務祈多多指示高見，以期完善。

(二)附表共計三種，其中有關之兩表，務請儘速逐項填覆，以憑編印。如有書面資料，亦請一併附送。

(三)舊譜命名用字共爲四句十六字，已於本文前述緣起中述及，係九世祖長立公所預定，迄今已有一百八十餘年之久。所以舊譜中部份族人已排至「家」字輩，如不在此此次修譜時續增命名用字，將來周氏家族可能無命名準則可循。經已敦請十四世孫潤岐擬就續增命名用字八句卅二字草稿如左，事關修譜大事，務祈提示修改意見，與附表一併賜覆，以便制定排行命名準則：

中興台海 凱建鄉邦
仁孝忠勇 知行守臧
勤儉施博 群己平章
德術匡濟 安和永昌

表二 山東單縣周氏兒媳直系血親尊親屬傳略調查表

周氏族譜代別		稱姓	謂名	行排	血型	宗教	出生地	國籍	文外姓名	結婚日期	原住址	生歿		學經歷		（娘家如有家譜，請將代別列入本欄。）	
												年 月 日 生	年 月 日 歿	年 月 日 生	年 月 日 歿	年 月 日 生	年 月 日 歿
		媳	名														
		兒	名														
		明說	(一) 兒媳直系卑親屬已全部列入周氏家族世傳略調表內，故本表只列其直系尊親屬，可填至高祖。 (二) 自修私塾、科學、考試、訓練，都可填為學歷。士、農、工、商各業，都算經歷。得另附傳記相片。														

[illegible]

[illegible]

接上頁

中國邊政協會七十一年年會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

地點 台北市立法院第一會議室

出席會員 (詳簽名簿)

主席 蒙藏委員會薛委員長人仰

主席 席 阿不都拉

紀錄 李憲章

主席致開會詞：各位會員先生、小姐，今天是本會第二十九屆年會，明年則是本會屆滿三十週年。同時本會發行的「中國邊政」雜誌已發行了八十期，足以表示本會當初成立時的原則和旨意。這些年來，各位先生的不斷努力與貢獻，象徵著這一邊疆組織永久繫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的一個人民團體。同時還發行了邊疆唯一的刊物「中國邊政」，與各位先生及廣泛的讀者見面，雖然發行數不多，但「中國邊政」的發行網，擴大到世界每一角落，很多世界性的學術機構及國內外各大學圖書館，差不多都有本會發行的「中國邊政」，而且頗受各方重視。從這裡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與信心，希望我們不斷的努力，使本雜誌不但繼續發行，而且還要發揚光大。

過去多少年來，我們一方面開源節流，一方面得到各有關機關的幫助，尤其自去年開始，薛委員長主持蒙藏委員會以後，特別關心本刊物的存在性，也關心其內容的充實，希望本刊予以加強，對邊疆文物作廣泛的研究，對政府政策作擴大的宣傳。基於此一原則，本雜誌負責同仁，以及愛好本雜誌同仁，共同攜手合作，深使本雜誌繼續發行到八十期，相信以後不但能繼續發行，且能充實內容、擴大篇幅。中國邊政協會是大家的，希望大家愛護與支持，尤其希望青年一代的朋友們，今後能肩負起此一重大任務。

今天蒙藏委員會薛委員長在百忙中蒞臨本會，本人代表全體同仁表示歡迎，同時代表本屆全體理監事表示感謝薛委員長及蒙藏委員同仁對本會的幫助、愛護與支持。謝謝。

來賓致詞

薛委員長人仰：主席、各位理監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剛才主席講，非常感謝蒙藏委員會過去一年來，對於中國邊政協會的幫助。我同樣的、相反的，要向前後任主席，全體理監事及會員，以及負責編輯的先生們，表示我深深的謝意。因為現在的行政，是要與學術密切的結合，才能使行政不至于落伍，學術的研究才不至于落空。過去這些年來，在這一方面，貴協會與蒙藏委員會的合作，可以說相當的好，希望這種合作的精神，能繼續延長下去，一直到永久。

在目前這一階段，我們的邊疆工作，一般講起來，好像非常簡單，不外乎是運用人才，培植人才。關於運用人才，是運用現有人才。譬如說，在去年一年中，邀請了對邊疆方面很有研究及富有經驗的先生們，來本會講演掌故，把他們所有的經驗，很難得的，且親身經歷的來告訴我們，供我們工作上的參考。我們也曾經編過蒙藏叢書，執筆者亦都是貴協會會員及理監事。現在又舉辦一個人才的登記，我們想現有在國內外有關邊政人才，特別是有關蒙藏方面人才，希望先知道他們各方面的專長與成就，把他登記下來，隨時連繫，在國家需要這類人才時，延請他回來提供意見、貢獻才能。這些事我們不但在作，同時希望貴協會多多幫忙，以及「中國邊政」的發行對象，也希望多多，加以介紹。

其次，關於培植人才，是目前非常重要，也非常迫不急待的問題。舉一個淺顯的例子說，我們現在要培植一些說蒙古話的，說西藏的話，懂得蒙文的，懂得藏文的人才，非常難找，進而能教授蒙文、藏文的更難找；今天邊研所林所長也在坐，他們的蒙文、藏文最得力的老師，目前都在國外。所以現在要培植人才，實在是迫不急待的事。

總之，我們現在運用人才，連繫人才、培植人才，是目前蒙藏以及邊疆方面最重要的中心工作，而這些工作不但是蒙藏委員會的責任，同時也是貴協會的重要任務。所以希望我們彼此之間，今後能夠更加密切合作，共同達成我們共同所負的任務。謝謝各位。

工作報告

王總幹事志賢：

1 本會經費向極短絀，本(四)年三月份起，雖蒙蒙藏委員會薛委員長慷慨予增加補助費每月四千元，連前共計一萬元正，深為感謝，祇以本會着重於學術性之研究，上項增加之補助費，全數劃交邊政雜誌應用，近年以來，邊政雜誌無論在內容、篇幅、與設計、以及發行量方面，均處處有長足之進步，因而所增款項，與雜誌本身之發展與充實所需，仍難成比例，幸賴主持雜誌業務各位先生，多予支援外，仍擬從儘量籌措與節省方面着手，以維雜誌在正常的途徑中日漸充實與壯大，敬希各位先生大力支助。

2 七十二年三月份，正值邊政雜誌第81期出版期，適逢西藏抗暴二十四週年，該期雜誌將擴編為西藏抗暴24週年紀念特刊，增加篇幅，充實內容，籲請各位多賜文稿，其經費來源，除盡量籌措外，並蒙蒙藏委員會薛委員長

討論提案

一上 總統效忠電草案
總統蔣鈞鑒：共匪叛亂，竊據大陸，藉殘酷暴政以控制，置人民生活於不

中國邊政雜誌社七十一年經費收支報告表 71.12.11.					
收 入			支 出		
摘 要	金 額		摘 要	金 額	
70年結存現金轉入	100,216	00	第76期稿費及印刷費	31,272	00
文工會71年度一次補助	7,000	00	第76期發行郵匯費	484	00
蒙藏委員會71年補助費	88,000	00	第77期稿費及印刷費	37,090	00
基金利息轉入	20,000	00	第77期發行郵匯費	480	00
蒙藏會一次補助印刷費	20,000	00	第78期稿費及印刷費	37,990	00
行政院72年度一次補助	30,000	00	第78期發行郵匯費	514	00
台北市新聞處71年度一次補助	3,000	00	第79期稿費及印刷費	42,775	00
台灣省新聞處71年度一次補助	3,000	00	第79期發行郵匯費	568	00
71年上期活存利息	2,170	00	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合刊		
			本印刷費	7,910	00
			李憲章71年津貼(含年終獎金)	6,500	00
			中華民國雜誌協會入會費計	900	00
			零星雜支	388	00
合 計	273,386	00		166,871	00
說 明	(1)以上收支相抵結存現金 106,515 元整轉入72年現金收入。 (計壹拾萬零陸仟伍佰壹拾伍元整) (2)本報告表係根據各次常務理事會經費收支報告之綜合報告。 經理人 李憲章				

允予補助費三萬元，在這裡再次向薛委員長致謝。
3. 中國邊政雜誌、已經中華民國雜誌協會，於民國71年9月起正式列為會員。

4. 七十二年行政院例行補助費三萬元已撥交來會。

中國邊政協會七十一年經費收支報告表 71.12.11.					
收 入			支 出		
摘 要	金 額		摘 要	金 額	
70年度結存現金轉入	39,477	00	70年年會聚餐費計	15,080	00
蒙藏委員會全年補助費	24,000	00	70年年會雜支計	2,730	00
蒙藏會70年年會一次補助	4,000	00	電話費(含移機費在內)	4,288	00
中央社會工作會70年年會補助	4,000	00	工友津貼(含加年終獎金)	2,600	00
71年會費	4,150	00	會(社)址租金	6,000	00
基金利息轉入	4,377	00	宴客餐費	6,252	00
71年上期活存利息	231	00	本年度雜支計	1,940	00
合 計	80,235	00	合 計	38,890	00
說 明	(1)以上收支相抵結存41,345 元轉入七十二年現金收入。(肆萬壹仟參佰肆拾伍元整。年會開支未計入) (2)本報告表根據常務理事會各次經費收支報告之綜合報告。 經理人 李憲章				

5. 本年度經林常務理事恩顯先生介紹，先後有鄭依憶、徐桂香、簡媚媚、黃正旭四位申請入會，已經常務理事會通過。
6. 本會及邊政雜誌七十一年度收支報告表，敬請詳閱，如有需要解釋之處，本人再加說明。

願，早為十億同胞所唾棄，反共抗暴之行動已一一見諸事實，企盼王師，日益殷切，幸承
鈞座勵精圖治，國富民康，軍民一心，同仇敵愾，際此匪偽政權崩潰前夕

，又值本會七十一年年會，全體會員，一致決議，誓效忠貞，共赴國難，消滅赤寇，光復大陸，重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偉業。

謹電 擁戴，恭請 睿察。 中國邊政協會(7)亥真叩
決議：修正通過。

二 向陸、海、空、勤、警憲全體將士致敬電草案

國防部請轉陸、海、空、勤、憲警全體將士勛鑒：共匪叛亂，竊據大陸，殘民以逞，生靈塗炭，幸我國軍將士，枕戈待旦，捍衛國土，緬懷忠勤，曷勝欽崇，際此匪偽政權崩潰前夕，敬希我全體將士，待機反攻，重光禹甸，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神聖使命，茲當本會七十一年年會，特電致敬，並祝勝利，中國邊政協會(7)亥真叩
決議：修正通過。

三 慰問大陸邊疆各地區反共抗暴愛國同胞草案

大陸邊疆各地區同胞均鑒：共匪叛亂，竊據大陸，殘民以逞，暴政百出，致經濟萎縮，人民困苦，早為十億同胞所唾棄，反共抗暴之行動，已一一見諸事實，尤以我邊疆各地志士，義旗高舉，殺身成仁，屢仆屢繼，不屈不撓之精神，海內外同胞同表敬佩，現共匪內部分裂，外圍渙散，投奔自由者，日有所聞，行見崩潰在即，敬希我邊疆各地同胞，繼續努力，配合政府反攻復國之決策，光復大陸，重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偉業，茲值本會舉行七十一年年會之際，特電慰問，並祝勝利成功。中國邊政協會(7)亥真叩
決議：修正通過。

四 致僑居海外各地蒙藏維等各族同胞電草案

僑務委員會轉請僑居海外各地蒙藏維等各族同胞均鑒：共匪叛亂，竊據大陸，倒行逆施，民不聊生，致我邊疆同胞，家園遭劫，流離失所，其殘酷暴行，早為海內外同胞所唾棄，現值匪幫崩潰前夕，敬希各僑居海外蒙藏維等各族同胞，隨時與我政府加強聯繫，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共滅赤寇，重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偉業，茲當本會七十一年年會，特電慰問，並祝健康，中國邊政協會(7)亥真叩
決議：修正通過。

臨時動議

一 周開福先生：

建議調整本會會費，以資挹注，請公決案。

決議：交理監事聯席會議研究。

二 呂秋文先生：

關於調整會費，對在學學生會員，請勿增加案。

決議：交理監事聯席會議與前案併案研究。

三 宋念慈先生：

建議蒙藏委員會今後對所蒐集到的有關邊疆各種資料，不必過分保密，最好能繼續不斷的在報章雜誌上向社會大眾報導，使全國同胞瞭解共匪對邊疆同胞殘酷的統制與罪行案。

主席：宋先生的意見非常具體，剛才薛委員長聽了宋先生意見後，留下一個字條說：有關邊疆敵情資料，僅能作有限度的公開，但如果本會會員對邊疆政情有所研究時，隨時可到蒙藏委員會敵情科查閱，蒙藏會隨時予以協助。

四 鍾雲校小姐：（政治大學社會系助教）

建議本會印製優美的邊疆風光月曆，以出售或贈送方式發行海內外，除能充裕本會經費外，且能提高國內大眾對我國邊疆的共識，更能抵制國外誤認我們不重視邊疆而已為有機可乘的野心案。

決議：本案交理監事聯席會議研究辦理。

五 周開福先生：

建議本會於適當時期發表宣言，以示擁護政府政策案。

決議：交理監事聯席會議研究。

主席：請許常務理事占魁發表意見。

許常務理事占魁：主席，各位小姐，各位先生，本人藉此機會表示一點意見，可惜薛委員長有事離開了，不然的話，希望他也能聽聽我的意見。

本會成立將近三十個年頭，邊政協會的成立，顧名思義，雖然是一個社會團體，但實際上是具有政治價值的，我們談邊政即離不開國政，所謂邊政，也就是國家政治的一環，因此，當初發起成立本會時，本人是發起人之一，當時的想法很廣闊，並不僅限於蒙藏，凡是我國邊疆政治問題，都在本會研究範圍以內。為甚麼要成立這樣一個協會？坦白的說，是因為在大陸時期有着實質問題存在，無論中央政府也好，執政黨也好，以及社會人士也好，都不容許不加注意。嗣政府播遷到台灣以後，當局也好，一般社會人士也好，即不像過去因實質問題而加以注意，我不敢說大家忘記了邊疆，但以當時的情況，實令人痛心，那就是所謂邊疆問題已被遺忘而無人提起了。因此，我們覺得我們的國家、國策，是要反攻、要復國、要建國，中國是整體的，而邊疆領域廣大，是不容忽視的。例如美國各大學及學術團體，均設有研究機構，注意我們的邊疆問題，可是我們自己的中央政府，因處境困難，對這遙遠的邊疆問題，似乎顧不到了，但是顧不到也得要顧，假如要完成我們的國策，早就應該注意邊疆問題。所以，當初成立中國邊政協會時，不但提醒政府當局，同時也提醒社會大眾，不要忽略邊疆問題。我們今天所做的，發行中國邊政雜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邊疆政治問題，不但要瞭解過去，同時也要瞭解現在，不但瞭解現在，同時還要計畫將來，所以，本會成員是沒有種族或地區限制的。

再說我國的行政區域，是以省市為單位，為甚麼有個蒙藏委員會？國民

政府成立之初，有個蒙藏兩地方，這兩個地方的政治情形特殊，因此，當時爲了配合時局的特殊情況，從地方到中央以及配合具有領導與號召力人士，成立蒙藏委員會，來處理蒙、藏兩地方事務，因蒙、藏事務未包括新疆在內，乃成立新疆省政府辦事處，可是我們認爲雖然有了蒙藏委員會及新疆省政府辦事處，仍然不夠，故發起成立中國邊政協會，不分地區與種族，包括了整個邊疆，這是本會成立的動機？

今天爲甚麼要提這些問題？是澄清邊疆問題不光是邊疆人或那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全國性、整體性問題。人人都有責任，本人是邊疆民族之一。但對國家的整體性從未忽略，由於當時重視現實問題，而忽略遠大的邊疆問題，使得熱心邊疆政治的人深感無容身之地，而應注重的問題已不爲人所注意。

意，以致形成了今天臺灣份子不承認他是中國人的後果，台灣人竟然不承認是中國人，那麼蒙古、西藏、新疆，無論就地理上、文物上說，更不是中國人了。這就是在位當局者一味強調「此時此地」而忽略遠大問題的可怕後果。所以政府當局要能顧及到全面乃至於每一個人，絕不能因「此時此地」忽略每一方面而顧此失彼。例如本會成立將近三十年，在十多年前，行政院每年補助三萬元，直到現在仍然是三萬元，在立法院審查總預算時，打開蒙藏委員會的預算與僑務委員會預算比較，相差達二十倍，這證明當局目前不重視邊疆。本人沒有別的意思，而只是把國人的觀念問題，實質問題，說一說而已，謝謝各位。

主席：散會（聚餐）

歡迎邊疆青年報考政大邊政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簡介

一、宗旨

本所成立於民國五十八年秋。旨在奉行國家重視邊疆的政策，透過邊疆學術研究與教學，培養邊疆研究與高級邊政專才，以應政府光復大陸重建邊疆之需要。

因此，在教育目標上，力求理論與實際兼顧，歷史與現況並重，訓練研究生熟諳邊疆語文，探討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歷史、地理、文化、社會、宗教、政治、經濟、教育、國防、涉外關係等實況，進而分析歷代中央政府邊疆政策之得失，針對中共少數民族政策現況，擬定大陸光復後重建邊疆之政策與方案，爲國家奠定萬年安定進步的根基。

二、課程

(一)必修課程

1. 中央政府邊疆政策之研究。
 2. 邊疆地區（分蒙古、西藏、新疆、東北、西南）歷史研究。
 3. 邊疆各族（分蒙古、西藏、突厥維吾爾、滿洲、西南）文化與社會。
 4. 邊疆（分蒙古、西藏、維吾爾、滿洲）語文。
 5. 研究方法。
- #### (二)選修課程
1. 邊疆（分蒙古、西藏、維吾爾、西南）政制研究。
 2. 邊疆（分蒙古、西藏、新疆、東北、西南）地理研究。
 3. 中共少數民族政策之研究。
 4. 中國邊疆現況之研究。

三、師資

- 林恩顯教授：日本中央大學文學博士。
- 劉義棠教授：本校邊政系畢業、本所前任所長。
- 丘其謙教授：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人類學博士。
- 哈勒楚倫教授：台大外文系畢業、曾任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
- 唐屹教授：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學歷史學博士。
- 閻沁恒教授：政大新聞所碩士、英國南安普敦大學歷史研究。
- 趙洪慈副教授：本校政治所國家法學博士。
- 蕭金松副教授：本校本所碩士、曾任蒙藏委員會科長。
- 林冠群講師：本所碩士。
- 蔣君章教授（兼）：曾任本校、台大、師大、輔大教授。
- 歐陽無畏教授（兼）：馮庸大學畢業、西藏拉然巴格西。
- 李學智教授（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 李毓澍教授（兼）：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 陳捷先教授（兼）：台大歷史所前任所長、現任教授。

葛敦華教授(兼)：總統府戰略顧問、三軍大學前任戰爭學院院長。
龔煌城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註)下學年計劃延聘旅美西藏學者，日本名教授來所任客座教授。

四、招生辦法

(一)報考資格：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者。

(二)考試科目：

1 共同科目：(1)國文(2)英文(3)國父思想。

2 專門科目：(1)中國邊疆民族史、中國邊政通論(二科選一)(2)政治學(3)社會學或民族學(二科任選一科)。

(三)錄取名額：每年八名。

(四)報名、考試、放榜日期：四月中旬報名，五月中旬考試，五月下旬放榜。

國內外大事記

七十二年十一月至七十二年一月

七十二年十一月

一 日 西太平洋安全與合作會議一日在台北市揭幕，會期三天，計有十三個國家的一百七十多位專家與會，嚴前總統以「從全球戰略看西太平洋區域安全與合作」為題致詞。并強調消滅共黨才有和平，盼建立區域合作促進繁榮。

聯合報系一日使用衛星傳輸整版新聞，中文報業邁入新的紀元。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日訪問西班牙。

巴斯基坦總統吉亞與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一日就改善兩國關係舉行高峯會談。

二 日 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二日、三日分別訪問泰國及印尼，保證增加對兩國軍援，對抗蘇俄對東南亞之威脅。并將訪問新加坡、及澳洲、紐西蘭。

多功能迷你電腦，工業技術研究院自製成功，對提升我國工業技術，具相當特殊意義。

三 日 西太平洋安全與合作會議於三日閉幕。

美國期中選舉結果於三日揭曉，共和黨仍然控制參議院，民主黨在眾議院則增加二十六席，并多爭取到七個州的州長。

四 日 行政院四日院會通過「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決提供擴大農場經

(詳閱本校招生簡章或公告)。

五、獎助學金及其他

(一)本所研究生免繳學雜費用。

(二)本所有獎學金二名，每名每月四千元。

助學金不限名額，每名每月二千元。

(三)蒙藏委員會在本所設置蒙藏問題語文研究獎學金四名，每名每年一萬至一萬六千元。

(四)本所研究生得參與有關機關之委託研究計劃工作。

(五)研究邊政有報考邊疆行政人員高考機會。

(六)本校本所圖書資料豐富，教學設備齊全。

(七)本校備有男女研究生宿舍，環境幽雅。

(八)本所每年出版學術性刊物「邊政研究所年報」，已至第十三期。

(九)歡迎各系畢業有志邊疆研究或工作青年踴躍報考。

營規模的購地貸款。并通過「學位授予法」修正案。

黎巴嫩部隊四日開進東貝魯特，以解除基督教民兵的武裝。

五 日 立法院五日院會三讀通過「台灣省建設公債發行條例」。

聯合國大會於五日對福克蘭羣島問題作成決議，要求英國和阿根廷以談判方式解決主權糾紛。

六 日 新台幣一再貶值，對美金匯率於六日跌為四〇・二八元，破新台幣最低價位。

七 日 蘇聯主席布列茲涅夫，七日在「十月革命」六十五週年慶祝會閱兵及演說後，突於十日因心臟病發死亡，安德洛波夫十二日繼任俄共中央總書記。

土耳其七日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軍事領袖艾佛倫獲選為任期七年的總統，新憲法也獲絕大多數選民支持。

八 日 前中共飛行人員吳榮根，八日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宣誓脫離中國共產黨，并接受頒獎授階，典禮由參謀總長郝柏村主持。

九 日 第六屆中美工商界經合會議九日起在台北市舉行三天，共商投資合作及技術轉移問題。

立法院九日三讀通過國民體育法修正案，規定超過五百人機構，應聘請體育專業人員，教育部並設國民體育委員會。

蘇俄於九日正式抗議美國與日本協議在日本部署F 16戰機，并揚言採取

防衛措施對付這項協議。但日本已拒絕此項抗議。

十日 經濟部長趙耀東十日率團前往南非，出席中斐經濟合作會議。台灣省主席李登輝也於十日赴南非訪問十天。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十日宣布本年度學術著作、文學創作及技術發明等三項獎得獎人名單。

十一日 美太空梭哥倫比亞號十一日載四名太空人及兩枚通訊衛星發射升空進入地球軌道。

十一日中國土地改革運動五十週年，蔣經國總統頒賀詞，勉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繼續闡揚政府土地政策。

波蘭政府十一日下令釋放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他係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波蘭政府實施軍管後即被囚禁。

行政院長孫運璿十一日提醒全體國民，中共侵犯金馬台彭的野心未變，因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不能忽略戰備與緊急應變的重要性。

十二日 國父一百一十七歲誕辰紀念日及中華文化復興節，十二日全國各界均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中樞紀念大會由蔣總統親臨主持。

十三日 美國總統雷根十三日宣布解除對蘇俄天然氣管線禁令。

十四日 西德總理柯爾十四日啟程訪問美國，與雷根總統會談後發表聲明，決加強美歐團結合作，以實力維繫和平。

十五日 陸海空三軍官校及政戰學校，十五日在北投復興崗舉行聯合畢業典禮，蔣總統書勉畢業生「秉浩然之氣，立千秋大業。」

蘇俄頭子布里茲涅夫葬禮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四十國政要參加。

十六日 美國太空梭哥倫比亞號於十六日結束太空飛行任務，返回地球。

十七日 行政院經建會十七日決議，七十二年經建計劃經濟成長目標向下調整為百分之五點五。

中國石油公司包租的遠航直昇機於十七日在基隆外海失事，一人死亡，十四人失蹤。

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十七日提示從政主管同志，迅助工商業界克服困難，以迎接明年的經濟景氣。

第一位在加拿大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共留學生王炳章，十七日在紐約公開發表「棄醫從進」宣言，將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雜誌，支援中國大陸推動民主運動，受到學界注目。

十九日 行政院新聞局十九日指出，蔣總統於十七、十八兩日作例行的身體健康檢查，結果一切功能正常良好。

經濟部十九日宣布，政府自廿二日起，解除六九七項日貨進口限制。水梨及錄音機等七項仍受限制。

蔣總統十九日明令免除錢復外交部政務次長職務，廿日錢復受聘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辦事處代表。

中共科技學者陸懋宏、丁昇茂先後投奔自由祖國，目前已在大學任教及研究。

廿一日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於廿一日宣布與阿拉伯斷絕關係的緊張情勢已經結束，他并要求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

廿二日 美國總統雷根於廿二日宣布美國將以「密集部署」方式，在懷俄明州部署一百枚新型「MX」機動飛彈。

行政院長孫運璿廿二日巡視台東、花蓮，表示將全力開發東部，以促進繁榮。

廿三日 蘇俄最高蘇維埃於廿二日開會，安德洛波夫被選入主席團，但是沒有選出主席團主席。

廿四日 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於廿四日建黨88週年紀念日發表談話，勉全黨同志，抱持先烈先進一貫的「只見一義，不見生死」革命精神。

日本自民黨總裁初選廿四日揭曉，行政管理廳長官中曾根康弘獲壓倒性勝利，廣選總裁，並將出任首相，十六日公布內閣及黨三役名單。

亞洲商工總會第九屆會員大會廿四日在台北市揭幕，行政院長孫運璿開幕典禮時致詞盛讚亞太經濟共同體的構想。

廿五日 行政院廿五日正式核定「紓解企業年關及春節期間資金困難方案」。

瑞士商務辦事處廿五日正式在台北市成立。

廿六日 中共八代會第五屆五次大會於廿六日開鑼。

內政部廿六日制定「工資支付保障法」，決由政府提撥五億元，設保險機構分擔風險。

廿八日 賴索托王國總理約拿旦廿八日抵華訪問六天，先後與蔣總統及行政院長孫運璿就兩國有關問題交換意見，并簽署兩項經貿協定，於三日離華。

法務部廿八日宣布，民法總則暨民法總則施行法修正案，將從明年元月一日開始實施。

廿九日 孫院長運璿廿九日接待回國僑委，強調政府厲行民主憲政的決心，并表示在近幾年內完成自製高性能戰機及飛彈。

八十八國世界貿易會議，廿九日在日內瓦通過抵制全球性保護主義浪潮，鼓勵自由貿易。

卅日 全國各界表揚七十一一年好人好事代表名單於卅日公布，共選出七十位代表。

美總統雷根卅日啟程訪問中南美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和宏都拉斯四國。一日首抵巴西，與巴西總統費舍里度會談。

美國防部卅日通知國會，計畫售予中華民國總值九千七百美元的裝甲車

等裝備。

北大西洋組織於卅日重申在歐洲部署新型飛彈的既定計畫。
美國於卅日重申對西歐的防衛承諾，并拒絕片面裁減駐歐美軍軍力。

七十一年十二月

一日 為配合政府紓解工商企業困難、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決定擴大保證範圍，自一日起實施。

二日 第十屆東亞經濟會議二日在日本揭幕，我代表團由辜振甫率領赴東京與會。

行政院二日院會通過「公司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以保障大眾投資者權益，促進公司健全營運，并利管理。

三日 「商業團體法」修正草案於三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明定公營或民營公司行號，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加入地區商業公會。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三日發表政策聲明，強調日本將盡一切努力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并與蘇俄維持穩定的關係。

東亞經濟會議於三日在東京閉幕，中日雙方發表宣言，強調決進一步合作，改進雙方貿易差距。

四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四日在資訊週揭幕式致詞指出，希望政府、民間密切配合，加強人才訓練，不斷引進技術及研究發展，以順利發展資訊工業。

中共「人代會」四日通過新憲法，恢復「國家主席」職位。

美總統雷根四日由哥斯大黎加轉往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先後與三國元首晤談，五日結束訪問返美，強調將予各國援助。

六日 監察院總檢討會六日揭幕。

外交部長朱撫松與多明尼加工商部長馬卡諾六日簽署發表聯合公報，同意繼續加強農工貿易暨其他經濟方面合作關係。

七 日 台北市七日發生世華銀行運鈔車被搶劫案，損失現鈔一千四百萬元。

行政院長孫運璿指示治安機關全面查緝。

中央銀行宣布舊的一元及五元硬幣，從八日起停止流通。但在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均可兌換等值新幣。

世界反共聯盟第十五屆大會暨亞洲反共聯盟第廿八屆大會聯合會議七日在東京揭幕，一百一十個國家與地區代表與會。

美國眾議院於七日拒絕撥款十億美元開始生產M X飛彈，使雷根總統遭到重大挫折，正力圖在參院通過。

九日 中國人權協會於九日發表台灣地區政治人權調查報告指出，對當前人權狀況，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較前進步。

中共地球物理學者劉銑冰在加拿大投奔自由。

十日 哥斯大黎加副總統費特於十日抵華訪問六天。

七十位好人好事代表十日上午在台北接受表揚，蔣總統特頒賀詞勉率羣倫，壯大道德力量，強固國家基礎。

中國人權協會十日上午在台北舉行「世界人權日紀念大會」，發表宣言，決竭盡所能支援大陸人權鬥士，促使十億同胞早日重享自由。

十一日 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十一日決議，大學聯招生物、化學、物理三科，七十二年起增考申論題及運算題。

十二日 政府十二日決定擴大民間投資，成長目標，百分之十點六，以達成七十二年經建計畫總體目標。

十三日 政府十三日籲國人對國內外少數叛國份子，提高警覺，劃清界線，勿被其利用。

十四日 蔣總統十四日接見哥斯大黎加共和國第一副總統費特。同日中哥簽署技術合作協定。

即將就任美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伍佛維茨，十四日首次與北美事務協調會即將卸任的駐美代表蔡維屏晤面。

北葉門十四日發生強烈地震，災情慘重，兩千人喪生。

十五日 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十五日在中常會發表談話，盼國人洞察共匪統戰陰謀，堅持立場，并重申不與共匪妥協談判。

行政院經建會於十五日通過七十二年台灣經濟建設計劃，訂定明年經濟成長目標為百分之五點五。

十六日 台灣肥料公司於十六日通過將六種肥料價格降低。

行政院十六日通過加強推行人口政策方案，生育第三個子女將不發給生育補助、保險生育給付及教育補助。軍公教人員結婚男低於廿五歲、女低於廿二歲，不發給結婚補助。

總統十六日令：特任蔡維屏為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薛毓麒為韓國大使。

美總統雷根十四日宣布與國會兩黨協議，確保M X飛彈生產經費；美參院撥款會十六日通過購置製造經費，但在核准部署計畫之前，不准動用。

十九日 波共頭目賈魯塞斯基於十九日宣布，戒嚴法將於十二月卅一日終止實施。

二十日 美國參眾兩院協調會廿日通過法案，拒絕給予雷根總統開始生產M X飛彈所需的近十億美元經費。

廿一日 全國金融業務檢討會議廿一日揭幕，會期三天，分五組進行研討；行政院長孫運璿在開幕式中致詞，勉金融界革新健全金融業務，繼續支持經濟成長。

多明尼加新任駐華大使杜魯克，廿一日晉見蔣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立法院廿一日三讀通過「七十二年度所得稅稅率條例」，規定納稅義務人個人免稅額為全年兩萬九千元，扶養親屬寬減額每人兩萬兩千元。

廿二日 第七屆金鼎獎廿二日在台北市舉行頒獎典禮。

廿三日 行政院會廿三日通過中日合建大汽車廠案，決定日本豐田公司為合作對象。同日並通過七十二年度經建計畫，明年經濟成長目標訂為百分之五點五。另通過「大貿易商標準」，將予特殊輔導獎勵。

廿五日 廿五日行憲紀念日，蔣總統勉勵全國同胞，摒棄一切苟安僥倖依賴心理，排除和談及忘本的錯覺。蔣總統並在紀念大會及國大代表年會聯合開會典禮致詞指出，當前國家兩大任務是鞏固復興基地與光復大陸，且必須在三民主義指導下努力完成。並強調憲法為我國家命根，也就是我們的法統，不容任何人動搖損害。

國代年會廿五日舉行，行政院長孫運璿在會中報告，提出對憲法的四項基本共識，並重申我決不與共匪談判的立場。

廿八日 立法院廿八日院會三讀通過所得稅法修正草案，如發現重大逃漏稅嫌疑，可調查納稅人資產；同時為配合人口政策，扶養子女寬減額限二人。

財經當局廿八日決定組成九人「紓解工商困難指導小組」，負責對經營及週轉困難，且具有經營價值與發展潛力的企業進行審查。並於卅一日召開第一次審查會。

廿九日 蔣總統廿九日約見反共義士現已為國軍軍官的吳榮根少校，嘉許他反共來歸的機智勇敢和決心。

「一九四〇年代中美關係研討會」廿九日起舉行兩天，嚴前總統以「檢討歷史得失，加強中美關係」為題發表演講。

台北市銀行工會於廿九日宣布，卅日起銀行業一般存、放款利率全面降低零點七五個百分點，外匯存款及外幣存款利率降低零點五個百分點。

卅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卅日頒發表揚七十一年度傑出科技人才。

七十年學獎卅日評定，八位學者分別榮獲三民主義、教育、文、法、理、工、農、醫等科學術獎。

行政院會於卅日原則通過，自七十二年八月起，以三年時間，試辦「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

行政院會於卅日核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來華投資設廠，與我國合作生產數位制電話交換機、電傳打字機等通信產品。

日本內閣於卅日通過下一年度防衛支出增加百分之六點五。

波蘭於卅日宣布，終止戒嚴法。在移轉給文人政府前，進行無限期的半軍事統治。

七十二年一月

一日 七十二年元旦及開國紀念日，中樞舉行開國紀念典禮，總統府前約廿萬羣衆於清晨六時半舉行盛大升旗典禮。蔣總統經國發表元旦祝詞，鄭重宣告中共暴政必須推翻，馬列流毒必須肅清，中國統一必須依據憲法。

三日 蔣總統三日復函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他於元旦發表的「和平日文告」表示響應與支持。

四日 經濟部生產自動化先鋒隊，四日首次出發協助廠商建立生產自動化系統。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新任駐美國辦事處代表錢復，四日飛往華府履新。

行政院長孫運璿四日在國民黨中委會，發表「新年展望和努力方向」的專題報告。

五日 行政院經建會於五日通過台北市鐵路地下化及繞道線財務方案，預計八年内將動支二百五十八億元工程費用。

六日 國民黨台灣省第十二次全省代表大會六日揭幕，會期三天。中央委員會秘書長蔣彥士勉全體同志，堅定革命志節信念，貢獻力量，奮發圖強。

行政院長孫運璿六日提示各部會首長，應重視訴願業務，隨時檢討機關受理訴願業務的得失。

九日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九日抵福克蘭羣島訪問。

經濟部長趙耀東九日以「我們不應該再等待」為題發表演講，指出第三次工業革命已來臨，企業界必須體認經濟盛衰隆替緊要關頭，全面推動「技術升級」與「管理紮根」。

十日 行政院主計處十日宣布，我國去年全年外貿總額為四百一十億八千七百五十萬美元，較前年減少百分之六點二。順差為卅三億餘元。

美國十日對以黎談判議程問題提出新的折衷建議；以黎雙方十三日就議程達成協議。

十一日 蔣總統經國十一日主持軍事會議，期勉三軍加倍努力，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日本首相中根曾康弘十一日抵韓作兩天正式訪問，與韓總統全斗煥會談後同意與美合作共同增進東北亞安全。十二日發表共同聲明，一致認為雙方合作關係有增進必要。

十二日 美國與中共紡織品談判破裂，美十二日開始實施進口限制。

十三日 行政院十三日院會，通過「中正體育獎章頒發要點」修正案。

行政院十三日決定，七十三會計年度調整軍公教待遇，仍採年節加倍方式，即端午、中秋、年終計加兩個月薪俸。

內政部十三日決定以單獨立法方式，建立積欠工資保險制度。并決定退休給付為雇主責任，應在勞工到職日起，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儲存，作為勞工退休基金。

十四日 立法院十四日三讀通過「商標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明訂仿冒商品判處五年以下徒刑，但亦得處拘役或科以罰金。

十六日 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十六日訪問西德三天，表示決不接受中程核子飛彈的「零選擇」方案；西德柯爾政府仍堅定表示支持這項計劃。

十七日 行政院十七日提出七十三年度施政方針，強調繼續加速各種建設，擴大對大陸的領先差距。

高速公路基隆楊梅段交通控制系統，首期工程十七日開工。

日本首相中曾根於十七日赴美訪問四天，並會晤雷根總統，達成協議將軍事科技移轉美國，他并強調與美國的盟國關係。

十八日 台北地區防洪初期實施計劃中最重要的二重疏洪道工程，十八日凌晨五時開始施工。

十九日 中央選舉委員會十九日舉行會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明訂監察委員選舉方式，採限制連記投票法。

安理會十九日不理會以色列抗辯，決將駐黎和平部隊駐期再度延長半年。

廿日 美總統雷根廿日發表就任兩週年談話，強調決定按照計畫於今年底在歐洲部署新式核子飛彈。

廿一日 自由勝利大會於廿一日在台中舉行；卅三國一百廿餘位反共領袖參加盛會。

廿二日 七十二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廿二日決定聯招試務行程，并宣布命題、閱卷、監考人員，有子女參加考試者，應自行迴避。

廿三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廿三日在世界自由日大會以「開創人類自由的光輝年代」為題致詞，呼籲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劃清界限，打消和平共存幻想，為反共團結奮鬥。

警備總部表示，「春元十號」演習於廿三日起在台灣地區全面實施四十天。

蘇俄核子動力間諜衛星「宇宙一四〇二號」於廿三日脫離軌道，墜入印度洋上空焚毀。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廿三日在日內瓦舉行緊急會議，但未就油價、產量配額等問題達成協議；自由現貨市場油價廿五日巨幅下跌，波斯灣各產油國可能降低，並面臨經濟危機。

廿四日 教育部廿四日決定，空軍大學分正式生與選讀生，正式生須年滿廿二歲，選讀生年齡不限，修業年限最短六年最長十年。

荷蘭電視台廿四日晚間宣布，荷蘭政府已批准中華航空公司，四月一日起可飛航台北、阿姆斯特丹間的定期客貨運班機。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廿四日向國會發表政策演說，決遵守美日安保條約。

廿五日 教育部長朱匯森於廿五日指出，國中新課程標準將於明年試用，於七十五學年度全國正式實施。

美國總統雷根於廿五日發表國情咨文，呼籲盟邦堅定信心，建立強大防禦力量對付蘇俄。

共匪廿五日宣布，被判處死刑的江青與張春橋兩人改判無期徒刑。

廿六日 教育部廿六日正式成立中學數學及自然學科資賦優異學生輔導升學鑑定小組。

行政院經建會於廿六日原則同意開徵都市建設捐，并提高稅率上下限。厄瓜多共和國天然資源暨能源部長賈林多廿六日起訪華四天，廿八日宣布在華成立厄國商務辦事處，首任代表為厄國天然資源暨能源部油源司司長。

廿七日 行政院會廿七日決定七十七年以前，籌措四千三百餘億元，以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

國防部廿七日決定，近期内開放四十二處海岸軍事管制區，作為國民觀光旅遊地區。

教育部廿七日修訂大學規程，通過大學成績優異者可提前於三年級或四年上學期畢業。

美俄廿七日在日內瓦恢復復武器管制會談。

廿八日 財政部廿八日決定，房產稅與地價稅，由目前一年兩次課征，改為每年課征一次。

廿九日 行政院長孫運璿廿九日抵金門、澎湖，巡視防務與地方建設，并代表蔣總統慰問三軍將士。

台北市合江街滅門血案兇嫌徐鎮廷，廿九日拒捕，在桃園縣平鎮鄉山峯村家中刺胸自殺死亡。

美副總統布希廿九日啟程訪問西歐七國，首抵西德，三日在比利時與北約及共同市場領袖會談，呼籲北約團結，對抗蘇俄核武威脅。

美國務卿舒茲廿九日啟程訪問亞洲，首抵日本，與日本領袖就兩國共同問題舉行會談；二日自抵中國大陸，與共匪高級頭目會談，雙方歧見仍深。

廿一日 中鋼公司與日本豐田公司大汽車廠合作協議書廿一日公布，規定大汽車廠成立後第八年開始，外銷比率必須增至半數，至少有三成回銷日本，否則凍結豐田資金匯出。

美國總統雷根廿一日提出鉅額國防預算，大幅加強美國軍事力量，加強戰備與核武列為強調重點。

給自由中國

三十三年來臺灣寶島一直以自己特殊的命運為舉世所注目，對這一點我本人早就有堅定的體會，世界上已經有三十個國家淪入共黨魔掌之下，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能倖倖地為自己保留一小片獨存的國土，在那裏繼續為其破碎的國家謀求發展，向全世界顯示自己，並且和共黨的混亂現象作競賽地比較。富蘭哥爾將軍在俄國內戰時所據守的克里米亞很可能成為俄國的這麼一塊土地，可是我們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外援，而且反被不忠實的西方同盟者所拋棄，很快地就被共黨消滅了。而在中國，由於海峽遼闊，臺灣就成了中華民國所留下的一塊復興基地；就在這裏三十三年來不斷地向全世界顯示著，如果中國大陸淪入共黨之手，整個中國都會達到像臺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準。今天在臺灣的自由中國，在建設上、工業上和人民生活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並且顯示出如果大陸淪入敵人之手，國家的力量一定會朝向同樣明確的方向發展。

我總覺得世人會認清這種含有教訓意義的比較，會清楚的看到，凡是逃離共黨的人民是多麼繁榮，而陷入共黨統治下的人民却有千百萬人慘死。共黨暴政在蘇俄、在波蘭、在高棉的殘暴史實，早已為大家所熟知，至於在中共，在越南或在北韓，千百萬生靈被摧殘的史實，相信早晚也會很詳盡地被揭開，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推斷出來。

其實並不如此，事實上自由中國竟受到其他國家非常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待遇。世界上太多的國家都不顧道義地把你們逼出聯合國，他們把一千七百萬自由中國人民排除聯合國之門。那些代表在那裏叫囂、唏噓、吶喊著，可是聯合國變成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滑稽劇場而自取其辱。在這裏，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也像喪失理性的瘋子一般，扮演著跳樑小丑，他們不知道自由的真諦，而坐待壓迫桎梏的到來。

至於西方世界若干世紀以來，早已熟知自由的真諦，可是由於長久以來生活在幸福安樂之中，他們為自由所付出的，有愈來愈少的傾向。西方人一向珍視自己國家的體制（自由、民主），但是為保衛這一體制挺身而出的人愈來愈少了。西方保衛自己的能力正一個年代不如一個年代地衰退、喪失中。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背叛行為，只是為了自身的苟安，這種現象在第二次大戰前就已經開始了，到了戰後，更不惜出賣了整個東歐，只是為了能夠使自己的幸福生活持續更久一些。波蘭米可拉伊奇科政權，多麼輕易地被出賣了！同樣地，自己的戰時盟友蔣介石，也被輕易地出賣了！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一個西方國家只是為了苟全自己而出賣另一個國家。大多數恐懼共黨的西方國家為了怕激怒中共，甚至於不敢出售武器給貴國，你們對這點會感到驚奇嗎？事實上，他們對自由的維護和關懷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目前飽受威脅的歐洲最可能了解這種情況，可是怎麼都害怕承認中華民國和亞洲國家正遭受威脅的事

實呢？不久前，日本首相甚至說過，如果武裝自由中國，會給遠東帶來不安。果真如此的話，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他們在不斷地尋求苟安之道，選擇自己的替身而置身事外，並且創造出一個迷人的神話說：有「壞」的共產主義，也有「好」的共產主義，利用這個神話把中共塑造成一個本質善良的和平締造者的假象。但奇怪的是，當南韓目前免於遭受共黨攻擊之際，也竟產了一種神話，誤認為蘇俄並不仇恨他們，不像北韓那樣是南韓的直接敵人；現在他們為了儘量討好「北京」，而正在搖擺不定，是不是該把中共投誠的飛機交給自由中國呢？

這種神話的來源，並不是由於他們沒有遠見或是愚蠢，而是由於絕望和精神喪失的緣故。

美國對貴國的關係是很特殊的。到今天為止，美國的唯一保證就是使臺灣不受共黨攻擊，可是今天美國要保持對臺灣的忠實承諾有多困難呢？要知道它對貴國的承諾已經喪失泰半，美國業已屈服於世界上普遍的逆流，要背棄臺灣，陷自由中國的命運於危難的境地。為什麼美國要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它這樣做，錯在那裏？只不過是因為它要追隨一般西方國家，想與中共結盟那種枉費心機的夢想在作祟而已！美國限制了和貴國的關係，降低了軍事的支援，否定了你們的需求。

在放棄臺灣這問題上，有多麼大的壓力曾經加在歷任美國總統的身上，但是並非每位總統都能經得住壓力。有一位剛剛去過中國大陸的美國前總統詭媚地說：「強大的共黨中國才是和平的保障」。照他們的說法彷彿美國對一個強大的赤色中國有了興趣，這些人過去曾經治理過美國。其實沒有人敢保證，像這一類的人不會繼任雷根總統。

美國有形形色色的現象，有許多思潮，而投降的思潮很盛，若干有影響力的團體，傾向於為了討好一個極權國家，而不惜背叛一個自由國家。正因如此，他們欣然響應中共和平統一的虛偽建議。許多美國記者大聲疾呼：目前「北京」一定會遵守實踐和平統一的諾言。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共產黨人已經不止一次地欺騙世人。戰後東歐若干政府和共黨聯合的經驗，並沒有給世人留下任何教訓，而現在這種沒有希望的聯合政府的試驗，又在高棉重演；同樣地，在季辛吉和北越簽訂和約之後，世人一直到北越決定侵佔越南那天為止，都還相信北越會遵守諾言的。著名的美國傳播媒體甚至愚蠢到這種程度，竟然說美國並沒有犯任何錯誤。如果說中共違反諾言，以武力侵佔臺灣，那時美國又將可不受義務的約束，而再度開始運送武器，但是，到那時武器又交給誰呢？：這種謬語竟然出現在美國很多主要的報章上，他們這樣做究竟為了什麼？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明白吧！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先生訪華演講詞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台北市中山堂

美國有權威的人士竟然迫使臺灣去做投降式的談判，讓臺灣自願地獻上自己的自由和力量。

中共到底想向你們要些什麼呢？當然他們渴望侵佔你們繁榮的經濟，掠奪和吞食你們的一切。在經歷了二十世紀許多大事件之後，只有一些短視無知的人才會相信「北京」的諾言，認為他們會完全保留你們的經濟社會制度，甚至於你們的武裝力量，同時讓你們也保留某些自由的要素。

對他們來說，主要的並不在於要剝奪你們的財富，剝奪你們辛苦得來的果實，而是在於不管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是什麼事情，共產制度都不能容忍有一點點的偏差。與其說它所需要的是富足的寶島，毋寧說它需要抑制脫離它制度的偏差。中共所不能容忍的是你們經濟和社會的優勢，因為讓其他的中國人（指大陸同胞）知道沒有共產主義可能會生活得更好，那是不可以的。在共產黨的意識型態裏，是不容許有任何自由島嶼存在的，所以就連防禦性武器，他們也千方百計地制止銷售給你們，以便削弱你們的戰鬥力量，破壞海峽的均勢，使他們入侵臺灣的日期提早來臨。

爲了促使美國漠視臺灣，中共已開始利用它和蘇俄的和解（玩蘇俄牌），而這種和解並不是完全故做姿勢，而是有其遠景的，因為兩個共產政權畢竟是出自同一根源的。有一件事現在大家早已忘記了，那就是，一九二三年蘇俄的代表格魯金別格——化名「鮑羅廷」——曾經準備在中國發動共產主義的政變，因此，他才把毛澤東、周恩來提升到黨內最高地位。

我在此之所以把這些奉告諸位，乃是因為你們所面臨的是致命的威脅，幸好這一點在臺灣的人士——即使並非全部——大多數都很了解。你們對這種威脅的了解顯然地比南韓要好得多。在南韓，年輕的一代和大學生，完全忘記了共產黨侵略所帶來的短暫的恐懼，而覺得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似乎太少。可是，一旦他們兩手被縛，被押送共黨集中營的時候，他們就會懷念和重估今天他們所謂「不自由」的價值了。

在西方似乎流行著一種潮流，那就是：向站在反共前線的國家，向在敵人砲火威脅下的國家，要求廣泛的民主——不只是普通的民主，而是絕對的放任，以及背叛國家，和任意破壞國家的權利。西方國家不僅允許這些行為在他們自由的國家發生，而且更要求每一個受敵人威脅的國家，包括貴國在內，也要付出同樣的代價。所幸，在臺灣我覺得大家對這種行為都能有理性的節制，這都是爲了在反共鬥爭中能夠堅持下去的緣故。

可是，另一個危險正在虎視眈眈地環伺著，貴國的經濟成就和民生富裕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它是全中國人民光明希望之所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顯露出你們的弱點。因爲所有生活富裕的人們容易喪失對危機的警覺，沈溺於今日的生活，結果可能喪失了抗敵的意志。我希望並且呼籲你們，能夠揚棄這一弱點，在你們物質生活有所成就的時候，不要讓你們的青年懦弱到寧願做敵人的俘虜和奴隸，也不願去戰鬥。你們在臺灣三十年的和平生活，並不意味著

今後三年你們不會遭受攻擊。你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寶島上，你們應該全國皆兵，因爲你們不斷地受著戰爭的威脅。

你們一千八百萬的人口，所面臨問題的深度正如同猶太人一樣。但是猶太人的問題曾引起許多國家的注意，而成為當今世界的中心問題；你們的特殊情況，跟猶太人比較下，我不理解爲什麼臺灣的命運不能博得世界的注意呢？

當前世界出賣弱者的現象甚囂塵上，說實在地，你們只有依賴你們自己本良的力量。可是你們也有一個更大更光明的希望，那就是被奴役國家的人民，不會無限度的忍耐下去，當他們的統治者們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他們就會揭竿而起來推翻暴政。

在我閱讀過你們許多書籍當中寫著，瞭解到你們的寶島，乃是「民族復興的基地」。但願它是！自救和防衛不應是你們最後的目標，你們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幫助和解救你們在大陸受苦難的同胞。首先，最重要的是盡量而勇敢地運用你們的廣播的傳播功能。似乎在別人的心目中無法指出誰是你們堅強可靠的盟友，但是在你們面臨危亡之際，你們會有全世界最堅強的盟友，那就是億萬的中國人，他們的同情與支持，就是你們精神和士氣的最大支柱。就在幾天前，你們就收到了具有鼓舞性的信號，那就是唾棄共黨暴政的中共飛行員駕機飛抵南韓，投奔自由，這正表現了中國大陸人民嚮往自由的真正情感。我常常很痛心地想，中國「古拉格群島」裏許多無名囚犯，他們的苦難也許要到二十一世紀才能夠向世人宣洩。

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包括蘇俄人民在內，都不能依賴外界的援助，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瘋狂的中共和蘇俄的統治者之間發動了戰爭，整個世界都會作壁上觀的，說不定他們內心還會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但願這件事情不會發生，但是不管怎樣，讓我們在此爲中國人和俄國人間友好和信任作見證，甚至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之間都不要有矛盾存在。進一步來說，我們受迫害的兩國人民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兩個共產政權。不管兩個貪婪的、反人民的專制政權發生什麼事情，讓我們兩國人民保持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友誼，絕不讓無益的民族仇恨蒙蔽了耳目。

我們不知道共產主義會爲禍世界多久。在一百三十五年前，即使有人向當時若干大帝國的領袖們說，在歐洲所組成的一小撮烏托邦共產黨徒們，會用鐵和血征服這些領袖，並使他們屈服而喪失他們的權威和驕傲，誰會相信呢？可是這些領袖對這種狂言都認爲不值一笑，因爲他們看不出有什麼力量。共產黨的力量本是壓榨和殘酷，而西方世界的弱點在於缺乏戰鬥意志。

我們不知道人類歷史還要走多少稀奇古怪的曲折道路，我曾經表達了我自己的推測：全世界的共產主義思想，或許比蘇俄和中共的共產主義制度存在得更久，還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國家，因爲在那裏願意嘗試共產主義的人很多。不過在我們兩國國民的意識裏，理性的體任很佔優勢，儘管兩國人民飽經苦難，喪失甚多，畢竟正在邁向自救和復興的道路。

yours. But it seems that on your island the logical limits are known and will sustain your struggle.

There is another danger stalking you. Your economic successes, your living standards and well-being are of a two-fold nature. These are the bright hope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But they also can become your weakness. All prosperous people tend to lose the awareness of danger, an addiction of the good living conditions of today, and consequently lose their will for resistance. I hope and I urge you to avoid such a weakening. Don't permit the youth of your country to become soft and placid, to become slaves to material goods, until finally they will prefer captivity and slavery to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That for 33 years you lived peacefully does not mean that you might not be attack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You are not a serene, care-free island; you are an army, constantly under the menace of war.

You are 18 millions, about as many as there are Jews in the world, and your problem is of the same dimensions. But the Jewish problem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all states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central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times. Comparing this with the uniqueness of your position, I don't perceive why the fate of Taiwan should not command the equal attention of the world.

But in today's world betrayal from weakness reigns supreme, and it is only your own strength upon which you can really rely. But there is also one bigger and brighter hope: the peoples of the enslaved nations, who will not endure indefinitely but who will rise in one menacing hour—menacing to their Communist rulers.

In your books you write that your island is a "bastion of national recovery." So be it! Not only defense, not only self-preservation should be your goal—but help, but the liberation of your compatriots suffering on the mainland, and first of all, through free and courageous radio broadcasts.

It may seem, since no one comes to mind, that you have no firm, reliable allies, although they might appear in the hour of destruction. But you have the most formidable ally in the world: one billion Chinese people. Their sympathy is your mor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Just a few days ago, you had an encouraging signal from your compatriots through the act of defection of a Red Chinese air force pilot. Often I think of still anonymous prisoners of the Chinese Gulags whose true story might not be told until the 21st century.

All the oppressed people, including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cannot rely on outside help, only on their own strength. At the best, the whole world would watch indifferently, but possibly with a great deal of relief, if the mad rulers of China and the USSR should unleash war among them. I hope that won't happen. But in any case, let us testify here and now to the mutual amicability and trus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s, to the absence of contradictions amongst them; even more, let us hope for a union of our long suffering compatriots against both Communist governments. Whatever might happen between these two self-interested, anti-national governments, let us preserve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compassion and friendship; let's not allow them to blind our eyes and deaden our ears through fruitless national hatred.

We don't know how long the plague of Communism will affect our world. One hundred and thirty-five years ago, who would have told the leaders of the then great empires that the tiny group of utopians—Communists who organized themselves in Europe—would conquer them all with iron and blood, and force to their knees their might and pride? They would not even have smiled at such a prophecy. Such forces could not then be seen anywhere. The strength of the Communists was based on their drive and their cruelty;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was rooted in the absence of the will to fight.

We don't know what whimsical zigzags human history will follow. I have already expressed a supposition that world Communism will outlive both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s and spread over other countries, many of which are still eager to experience Communism. But in our two countries national common-sense shall finally prevail!

Anyway, both our peoples have suffered too much, lost too much! They are already moving along the way of liberation and recovery! □

Published by the Kwang Hwa Publishing Company
3-1, Chung Hsiao E. Rd., Sec. 1, Taipei (Taiwan). ROC

Printed by the Good Earth Printing Company
2, Lane 24, Fu Te S. Rd., Sanchung, Taipei County, Taiwan, ROC

1st edition, E4 October 1982
Catalog Card No.: KHP-EN-BL-71-076-711

Prin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United States provides the only outside guaranty restraining the Communists from attacking your island. But how difficult it becom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remain faithful to Taiwan; how much has already been lost on the way! The Americans have also succumbed to the general world trend to leav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its perils, to abandon it to its fate. America moved to abrogate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O.C. For what? For what fault of hers? Only to follow the futile Western dream of gaining an ally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 has restricted its connections with you, curtailed its military support and is denying you much of what you need.

What pressures have been exerted upon American presidents, urging surrender of Taiwan! Not all of them could bear the strain. Here we have a former president, just back from a visit to China, where he flattered his hosts by saying that "a strong Communist China is a guarantee for peace" and that America seems to be interested in a strong Red China. Such people in former years have govern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another such person might not succeed President Reagan.

The United States is highly heterogeneous. There are many currents, of which the capitulatory tides are quite powerful. Extremely powerful circles are leaning toward betrayal of a free country in favor of a friendship with a totalitarian one. They gladly picked up the hypocritical offer from Communist China on "peaceful unification." Many American journalists cry from the rooftops that Peking is now "bound by promises" to effect unification peacefully. They wanted to forget, and therefore successfully forgot, how many times the Communists have already cheated. The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s in concert with Communists" in postwar Eastern Europe has taught no lesson. This hopeless experiment now is being conducted in Cambodia. Similarly, according to Kissinger's agreement, North Vietnam was "bound by a ceasefire"—until it set the day for the seizure of South Vietnam. And leading American newsmen reached such heights of stupidity as to wri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make mistakes. If Red China "breaks its promise" and seizes Taiwan by force—then—only then—America would be freed from obligations and could again start to deliver arms...to whom, then?...Yes, such delirium appears on the pages of leading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hey don't realize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thus the influential circ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nt to force Taiwan to accept capitulatory negotiations, to relinquish voluntarily its freedom and power.

What, then, does Communist China want from you? Certainly, it is eager to grab your blossoming economy, to plunder and devour it. After all that has happened in the 20th century, only shortsighted simpletons can trust Peking's promises that it will totally preserve your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and even your armed forces along with some elements of freedom. But the main issue is not to take away your wealth, to steal the fruits of your hard work. The main thing is that the Communist system does not tolerate any deviation in anything or anywhere. Not even the wealth of your island is important. What matters is the deviation from their system. Communist China hates you for your economic and social superiority. For them it is not permissible that other Chinese should know that there can be a better life without Communism. The Communist ideology does not tolerate any islets of freedom. And so, with all their might, the Communists want to cut off the sale to you even of defensive arms, to try to weaken your defense capability, to disturb your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Straits—and thus to bring closer the day of intrusion into your island.

In order to nurture the apath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d China plays speculatively o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Peking and Moscow on matters of China-Soviet rapprochement. Such rapprochement is not make-believe. It is a very realistic perspective. Both governments have long had common roots, a fact which everybody seems to forget. As far back as 1923, a Soviet agent Grusemberg, alias "Borodin," prepared a Communist coup, and it was he who promoted Mao Tse-tung and Chou En-lai to the highest positions in the party.

All that I am telling you—because of the deadly danger in which you find yourself—is understood well by many, if not yet by all. The threat is understood better here than in South Korea, where the young generation, the students, have quite forgotten the brief horrors of Communist intrusion, so that the present freedom seems to them not enough. But they will remember and revalue their present "nonfreedom" when, after a command "hands back," they are driven under armed guards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It seems to be fashionable in the West to demand from all who stand in the forefront of defense, under machine-gun fire, to demand the widest democracy, and not just simple, but absolute democracy, bordering on total dissoluteness, on state treason, on the right to destroy their own state and country—such freedom as Western countries tolerate. Such is the price the West demands from each menaced country, including

To Free China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n Address Delivered in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October 23, 1982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For 33 years, Taiwan, I believe, has attracted, by its specific fate, the attention of many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I myself felt that way long ago. Three score countries have already fallen under the yoke of Communism. Scarcely one of them has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retain even a tiny patch of its independent national territory, where its state authority c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despite the disruption, and through comparison show the worl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elf and Communist disorganization. In Russia, such a patch of land could have been Wrangel's Crimea. But lacking any external support and abandoned by its unfaithful former allies, it was soon crushed by the Communists. But in China, thanks to a wide Strait, a fragment of the former state became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which, for a third of a century, has proved to the world what heights of development could have been reached if the whole of China had not fallen under the yoke of Communism. Today,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differs from the other in its development, its industrial achievements and the well-being of its population, thereby proving how logically the forces of a nation can be guided, if they are not in inimical hands.

It would seem that the population of our planet should clearly perceive such an instructive comparison and should have its eyes opened to see how peoples who escape Communism flourish and how those who fall victim to Communist tenets perish by the millions.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destruc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Poland and Cambodia are now known to all. The history of the millions destroyed in China, Vietnam or North Korea is yet to be revealed in detail, but many signs allow us to judge this history even now.

But NO! It is Free China which has had to endure and suffer from the greatest injustices and ignoble attitudes of other countries. The United Nations, long degraded to an irresponsible side show, disgraced itself by expelling from

membership the 17 millions of Free China. The majority of countries on our planet treacherously expelled your country from the U.N., whose delegates,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whistled, jeered and shouted. The majority of Third World countries behaved like madmen who don't know the price of freedom but are themselves waiting for the kick of the boot.

For centuries the Western World has known very well the price of freedom. But with years passing and well-being achieved, it is less and less prepared to pay for it. The Western people value their state systems but are less and less inclined to defend them with their own bodies. From decade to decade, the Wes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nile and unable to defend itself. The betrayal of one country after another had already begu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fterward, no scruples were felt in abrogating the whole of Eastern Europe just for the sake of the West's own well-being. How easy it was to betray the government of Mikolaychik; how easy it was to withdraw support from one's ally, Chiang Kai-shek. And soon we shall witness how one country will betray another for the price of surviving just a little longer. Should it be surprising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frightened Western countries are even afraid to sell you weapons for fear of angering Peking. That's how much their drive and concern for freedom is worth. Meanwhile, threatened Europe should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better but is so cowardly that it fails to recognize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Asia are themselves endangered. Just recently, the former premier of Japan declared that the arming of Free China would destabilize the Far East! What more can be said?

They are all obsessed with the search for self-protection and the quest for a stand-in. So there emerged an attractive myth—that there are "bad" and "good" Communisms. And out of such a myth grew the image of Communist China as a good-natured peacemaker! But should that be surprising—when in South Korea, which herself survived a Communist assault, there exists a myth that actually the Soviet Union is not directly hostile to them, not so much an enemy, not like North Korea. The South Koreans have also been doing their utmost to curry favor with Peking. Now they are hesitating about whether to give a defecting Red Chinese aircraft to Free China.

No, it is not out of shortsightedness, not out of stupidity, that such myths are believed, but out of despair, out of the loss of spirit.

In 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to you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p to this day, the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社會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〇九號劉學鈞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八十一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周昆

社長：宋念慈

主編：李啓元

副主編：劉學鈞

電話：三九二一—三三八四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一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八十二號二樓

電話：三九四一—三二六